

賽雪兒

大仲馬原著



自價畫圖術美種各局書正有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楊昇雪霽圖幅。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
葵春曉圖幅。元吳仲圭墨竹幅。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幅
。明董香光山水幅。王翬仿大痴山水幅。王翬摹仿大
痴山水幅。王石谷仿荆浩山水幅。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
二。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雨峯妻方白蓮夫人
畫杜鵑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
亭高逸圖橫幅。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
唐六如山水雲樓圖卷。明仇十洲山水雲樓圖卷。王翬摹
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翬摹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
谷畫冊之三。御題南田畫冊第四第五。湯雨生桐蔭書
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
。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
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
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葦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
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翬摹仿黃鶴山隱丹
台春曉圖。王翬摹仿梅道人山水。大漁子溪山釣艇圖。
石溪風雨圖。樺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蓬萊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
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祠陰坑月圖。王
烟客南山松栢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
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
翬摹仿高尙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園圖畫馬
。郎世甯畫虎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
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紈扇圖。王
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
王翬摹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隱退
思隱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雨峯畫園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
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
題文衡山水軸。明仇十洲搗衣圖。王煙客擬一峰筆意
山水。王翬摹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
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
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璽
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
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陔寮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
石谷泰嶽松風圖。王翬摹富春大嶺圖。王翬摹仿趙松雪
溪松仙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畫花沈。南嶽
秋寒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鐘馗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幅。明
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藕香閣
。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吳墨井南嶽
松雲圖。王翬摹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種天女散花
圖。王翬摹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
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計一元五角

宋盧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施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吳雲湖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翹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峰馮木圖。董雁林芝仙祝圖。壽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閣院圖。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計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鰲圖。王廉州松間泉聲圖。王石谷楊子鶴王漢傑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客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浙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雨峰飲簞圖。錢叔美仙蹤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第十一集 每冊計一元五角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長分三幅。崔南田做惠崇花塢夕陽卷分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分二幅。黃蘊氾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分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分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分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

中國名畫第十二集 每冊計一元五角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藤圖。明王元度畫牡丹貓。明金本清太僕畫雙鈴竹石圖。明張二山水。明藍田叔雲壑秋高圖。崔南田做宋人畫鷄。王石谷畫冊之十一。王麓臺晴峯隱翠圖。石濤上人山水大軸。石濤土人山水大軸。黃瓊瓢東坡得硯圖。黃胥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鐵生仿王叔明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中國名畫第十三集 每冊計一元五角

宋人畫鴉鵝秋菊宮扇。元八畫嬰戲圖。鄭見龍仕女停琴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叔明松溪高隱圖。崔南田畫菊圖。王石谷畫蘇子美詩意。石谷冊之十二。王麓臺畫鹿山圖。楊子鶴牧羊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着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畫翠雁高捲圖。

中國名畫第十四集 每冊計二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宋人畫工筆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卷。趙仲穆畫馬橫幅文衡山筆墨山水卷。唐六如山居圖卷。吳墨井雨散煙橫圖卷上。吳墨井雨散煙橫圖卷下。王烟客做大狗筆意長卷第一。王烟客做。大狗筆意長卷第二。王石谷籬山霽雪圖。五彩珂羅版印崔南田做子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上。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下。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二。

中國名畫第十五集 每冊計一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惲水女士工筆花卉卷一。黃胥令女士山水立軸。徐湘蘋夫人渡海觀音像。冒巢民姬人金曉珠花鳥立軸。冒巢民姬人蔡女羅荷花蕊卷。范雪樵女士木蘭從軍圖。范雪樵女士張敬畫眉圖。馬湘蘭畫蘭竹石。韻香女士蘭竹石。隨園女弟子縵織雲女史設色花蝶冊一二三四。明韓媛絲綺寫生冊一二。五彩珂羅版印吳香翰女史牡丹中國名畫集全年一分共十冊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中國名畫第十五集 (名聞寶籍)

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卷。戴文節寫湖春樓圖卷。顧西棣亭送別圖卷。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正有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 精製名畫外集已出五十七種 任取
木匣四十種用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
佳購者連匣實洋金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册 山水八開題字十
得意之作共十八頁平等閣藏本全册價一
元二角
- 第二冊 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
六頁王氏寄書畫新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
角郵費五分
- 第三冊 王山水合册 南田墨筆山水四
合為一册誠精妙之品現為陶齋尚書所藏
定價一元
-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
第叔平相國題誌共為一册定價六角
-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册 佳之作每册定價七角
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程德彝觀
定價八角
- 第七冊 御賜竹爐山房王孟端畫
卷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爐山房者高宗
寶也合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册 陶齋尚書
君及董香光十人之軸擇選佳品裝為一册
-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文
休承○揮南田○王石谷○潮江上人○鄒
虎臣○龔半下○查梅紫書畫各一定價一
元
- 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版精之
作平等閣藏定價
一元五角
- 十一冊 國朝六王惲吳山水合册
計煙客一頁廬州一頁石谷一頁麓台四頁
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願舊藏觀
審識八角
- 十二冊 金多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多心
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
有共十二頁一册定價八角
- 十三冊 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此册十
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名家誠為石谷
生平合作此册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陶齋
尚書所藏之冊端稱雙璧明眼人當自知之
後有吳榮光題誌一頁辛仿蘇部郎藏並用
珂羅版精印以供同好每册定價一元五角
- 十四冊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
為增 蒲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於臨學
共印成一册定價六角
- 十五冊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袖遠
○大滌子○趙左○張子初○蔣南沙○張
賜齋○王忌菴○王宸○王虛舟定價一元
- 十六冊 錢叔美山水人物册 此册精
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册十二頁裝裝山
方伯藏定價一元二角
- 十七冊 羅兩峯畫册 此册為兩峰精意之
作裝裝山方伯藏每册十
頁有伯題詠方于上端稱三絕也每册十
定價一元
- 十八冊 王廉州山水册 此册為王氏家
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宋元各
家初為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幅又自題兩幅
共九頁誠為廉州得意之筆也定價八角
- 十九冊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此
卷此
- 為著名劍迹屢著錄火焚缺少許有章
孟陽沈孝屏清溪王蕊心發茶山諸誌賦
寶也陶齋尚書藏定價大洋五角
- 二十冊 明代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
外冊 蔡觀察藏浩伯每册定價八角
二十一冊 國朝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
蔡伯浩觀察藏每册定價一元
- 二十二冊 扇面第二集定價一元
- 二十三冊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定價八角
- 二十四冊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
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册
定價二元
- 二十五冊 戴醇士山水花青册
定價大洋八角
- 二十六冊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此
風萬壑筆墨生動欲飛本用大片照為十八
開茲合印為九頁定價洋八角
- 二十七冊 戴醇士三卷合册 一山居圖有
一番雪草堂圖有俞蔭甫香雪草堂記一
附後一春江帆影圖三卷裝一册定價六
角
- 二十八冊 扇面第四集三松居士○南田訪
留韻圖○醉士雲風烟樹圖○藍田叔○文
衡山張君度○徐侯齋○南田仿趙大年畫
柳○王伯毅寫詩扇定價大洋一元
- 二十九冊 蔣南沙花鳥草虫册 此册
欲活精秀絕倫可稱美術之精十珂羅版印
原畫底清楚因此印出亦清朗見此册品可
以觀本局印刷之程度矣此册於學堂中可
幕最為合宜裝裝山方伯藏者計二大頁洋
一元二角

目價畫圖術美印精局書正有

外第 翁松禪人物山水册 相國畫
 且上有小楷題詩極精共十一頁定價八角
 外第 李復堂寫生册 爲復堂最得意
 愛之至計十頁定價洋八角
 外第 南田工筆花卉蔣南沙
 草花虫蝶合册定價一元
 外第 扇面第五集石谷六幅○南田一
 幅○麓台二幅○廉
 州一編定價一元
 外第 徐青藤墨筆花卉 卷以張類者
 法移寫花樹合見者嘆觀止始知向所見草
 都皆偽作矣後有翁覃溪作青藤墨筆卷首
 歌一長大又用青藤畫法作爲狂草題之真
 人間雙璧也每册大洋九角
 外第 華新羅八段錦畫册 新羅此
 八段做名八段錦乃著名之伴計山水花草
 鳥獸草蟲人物皆全精印成冊裝珥生太史
 藏定價大洋七角
 外第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册 是册
 八中國名畫全集內惟因欲單購此册者紛
 紛不絕今特用珂羅版印出單行誠爲無上
 之品計十頁定價一元二角
 外第 張華南山水册 此册乃聚精會
 神最爲經意之
 作樊奕山方伯藏有題誌于後運匪共九院
 定價六角
 外第 南老樓人鳥花山水册 陳氏
 號南樓老人錢陳萃之母也此册乃生平最
 得意作有其翁題首其夫題詩於上爲角錢
 氏家藏定價八角
 外第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有黃
 夫人蔡玉卿黃女史媛介妻實節之姝桂齋

南沙之妹嶺南等諸女史題詩於上又有錢
 香樹爲各女史書傳於後後更有錢鏞石何
 運勛等多人題誌定價八角
 外第 江左三大家詩畫合璧 吳梅
 西湖圖卷錢收舊題西湖雜感三十首此詩
 外題所未見半等閱詩話中只選刊十首
 尙有二十首以有思語未便選入茲將原跡
 用珂羅版印出又有錢芝麓題詩於後元
 左三家天然奇聚於一卷真至寶也一元
 外第 改七香紅樓夢臨本 定價
 外第 費曉樓臨耕烟十萬圖 定價
 外第 八大山人石濤上人畫合
 册定價二元二角
 外第 龔半千細筆畫册 定價八角
 外第 改七香百美嬉春圖長卷
 此卷共美人一百人窮態盡妍乃改七香臨
 仇十洲畫本洵爲美術界精品珂羅版精印
 爲十五大幅共訂一册王氏翁青霞軒藏定
 價大洋二元五角
 外第 王石谷嶺山鬢雪圖卷 此卷
 甚多凡墨色濃潤用筆粗俗者皆僞作也此
 爲劉祥伯藏清靈絕俗精品也每册定價
 大洋五角後爲橫橋者加裝工四角
 外第 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册 第一
 冊用濕筆濃墨爲香光別開生面之作二
 冊定價大洋八角
 外第 邊頤公花果草虫册 定價大
 洋一元
 外第 王烟客山水册 定價大洋二元
 外第 華新羅山水册 定價大洋二元

外第 王耕烟墨筆山水册 定價大
 洋八角
 外第 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
 耕圖卷 定價大洋一元
 外第 顧西眉任女人物大册 七角
 外第 顧西眉畫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第 大滌子大水册 定價大洋一元
 外第 趙孟頫畫枯樹圖 定價
 外第 沈石田墨筆山水長卷 定價
 外第 元柯九思竹譜 丹邱墨跡竹石譜人
 舊歲庚子之役失之嗣後於滬上以千元購
 論計畫竹十幅畫石二幅於初學者入手最
 佳精印每册定價七角
 外第 天然習畫帖 第一册 此册乃選
 取各種花
 卉攝影由美術家精心安插非尋常所
 能及亦非尋常習畫帖所能及凡寫生者得
 此真爲無上妙品矣此册無論中學堂小學
 堂以及女子學堂無不相宜而於習鉛筆畫
 水彩畫鋼筆畫亦無不相宜而於習鉛筆畫
 向所未會夢見者本局以便學子之故取價
 格外從廉每册定價大洋六角每册以上十
 册以上八折二十册以上七折百册以上
 六五折
 外第 南田樵古花卉册 本局現印
 種參名畫
 外第 耕烟山水小册 大洋六角
 外第 李復堂畫小册 大洋六角
 外第 董東山畫册 定價大洋六角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價目

西嶽華山廟碑三冊 <small>原裝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small>	定價五元	初拓劉懿墓誌銘	定價二角半
海內無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三元	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六角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四角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三角半
明拓漢隸四種	定價一元二角	原拓魏鄭道忠墓誌	定價三角
漢石經殘字	定價六角	宋拓黃初修孔廟碑	定價二角半
明拓拓史晨龔孔廟碑	定價二角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半
海內第一 漢刻熊碑	定價五角	龍門二十品	定價六角
宋拓孔宙碑	定價三角	魏晉造像二十品	定價四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冊	定價七角	珂羅版何緩夏張張黑女誌	定價一元
陶齋藏晉相乙瑛碑	定價八角	●晉碑	
宋拓魯峻碑及碑陰	定價三角	小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	共一元六角
宋拓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	定價六角	常燕翁氏藏青玉版十三行	定價八角
又珂羅版印精本	定價五角	小宋拓十三行	定價三角
明拓曹全碑	定價二元	唐拓十七帖	每冊定價六角
附錄 明拓石鼓文	定價三角	草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魏碑		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吳天發神機碑	定價四角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明拓秦碑山碑	定價六角	陶齋藏魏碑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泰山秦篆二十九字	定價二角半	大水前拓本蓮鶴銘	定價四角
海內大代華岳廟碑	定價四角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二角半
初拓崔敬邕墓誌	定價四角	開皇本蘭亭序	定價二角
初拓刁惠公墓誌	定價四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十三行原拓片洋六角	
初拓張猛龍碑	定價五角	珂羅版 柯丹邱藏定武蘭亭瘦本定價一元	
		附錄 最初拓拓魏龍顏碑	定價五角
		●隋碑	
		宋拓龍藏寺碑	每冊四角
		隋上方塔寺渠造刻漢地池五瑞圖題名合冊	定價四角
		冊定價四角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誌	定價三角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定價五角
		●唐碑 (帖類附)	
		五代拓聖教序	定價五角
		北宋拓聖教序	定價六角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北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指記	定價五角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北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	定價三角
		明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五角
		宋拓臯甫君碑	定價五角
		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宋拓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四角
		宋拓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四角
		宋拓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四角
		宋拓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四角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墨蹟價目

何陋本刻李北海法華寺碑	定價四元
又太史手鈎重刻本一冊	定價七角
行陶齋藏宋拓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行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行宋拓李北海雲應碑	每冊六角
草宋拓薛稷影書譜	定價七角
草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大本初拓書譜	每冊六角
寸原拓塔銘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半
寸刻到原拓塔銘	定價三角
寸宋拓唐姜柔遠碑	定價四角
草唐賀季真草書孝經	定價四角
草初拓懷素草書自敘帖	定價五角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達冲碑	定價五角
初拓出土本虞世南東廟堂碑	定價五角
張可直書李元靜碑	定價六角
小楷舊拓靈飛經	定價五角
初拓滋蕙堂靈飛經	定價四角
●宋元明帖類	
行書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定價四角
宋拓東坡西樓帖	定價五角半
大楷北宋拓蘇書醉翁亭記	定價八角
宋拓蘇書豐樂亭記	定價七角
行書新拓蘇文忠公習字帖	定價三角
三希堂蘇長公法書帖三冊	一元四角
三希堂黃山谷法書一冊	定價六角

三希堂米南宮法書帖上下兩冊	定價八角
三希堂蔡若模法書一冊	定價三角
三希堂小楷八種	定價四角
三希堂小楷五種	定價三角
小楷拓王右軍論略合刻	定價三角
行舊拓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定價二角半
正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定價二角
趙松雪小楷金剛經	定價三角
小宋拓王右軍金剛	定價三角
寸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定價二角
行金拓獨先主廟碑	定價五角
行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定價三角
●叢帖	
精印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天冊	定價十四元
宋拓淳化閣帖十冊一套	定價七元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	定價一元半
初拓快雪堂帖五大冊	定價一元半
思古齋真本足榻	定價三角
初拓真賞齋法帖	定價四角
初拓南田叢帖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雜類	
獨齋吉金錄	定價十元
鐘鼎款識原器拓片第一	定價四角
秘殿珠林 八冊	定價大洋二元

●墨蹟一 (六朝唐宋元)	
中國內府藏右軍千文	墨蹟合冊一元四角
日本內府藏右軍尺牘	定價四角
六朝人書左氏傳墨蹟	定價四角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	墨蹟洋七角
唐李懷琳草書絕交書	每冊四角
蘇黃米蔡墨寶	一元二角
宋元墨寶第一集	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	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屏	洋一元六角
宋人手寫發願經	定價二角
趙松雪淨土詞墨寶	定價四角
行趙松雪心經墨寶	定價四角
宋張樞察寫華嚴經	定價三角半
楊鐵崖書張氏通陵阡表	墨蹟定價三角
元明古德手跡	定價大洋三角
遺民爲僧之遺墨	定價四角
●墨蹟二 (明代)	
明代名臣墨寶第一至第八	每冊四角
明代名人手蹟第一至第五集	每冊四角
黃石齋書張天如墓誌	定價四角
吳穀人手書有正味齋續之九集	定價四角
黃石齋手書孝經	定價六角
黃石齋夫人書孝經	合冊
文衡山行	定價三角半
王稚登草北山移文合璧墨蹟	定價三角
正文徵明正草千文墨蹟	每冊三角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墨蹟價目

行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蹟洋四角	錢南園楷書墨蹟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蹟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	定價四角
行董香光墨蹟三種合刻	鄧石如書司馬溫公家訓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定價四角
董香光四種墨蹟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	翁相國手札第四集	翁相國手札第四集	定價三角
董香光五種合冊	鄭谷口隸書姜敬亭傳	翁相國手札第五集	翁相國手札第五集	每冊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蹟	何子貞臨張遷碑	翁相國手札第六集	翁相國手札第六集	定價三角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蹟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	翁相國手札第七集	翁相國手札第七集	定價四角
王冕斯草書	翁相隸書三種	翁相國手札第八集	翁相國手札第八集	定價四角
沈文合璧	翁叔平相國楷書巽宜人墓誌銘洋四角	十家手札	十家手札	定價六角
沈文恪公妙法蓮華經楷書墨蹟定價二角	翁覃溪手鈞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奚鐵生手札	奚鐵生手札	定價二角半
●墨蹟三 (國朝)	成親王臨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瑛夢祥致竹軒夫人手札	瑛夢祥致竹軒夫人手札	定價四角
國朝名人手跡第一至第八集每冊四角	大楷張廉卿墨蹟	高鳳翰左手書手札	高鳳翰左手書手札	定價二角半
劉石庵墨蹟	明姚廣孝手書金剛經正楷	劉石菴手札	劉石菴手札	定價三角
劉石菴楷書墨蹟	汪由敦臨多寶塔楷書墨蹟	李申敏公手札	李申敏公手札	定價三角
劉梁哈壁	何煥更行書墨蹟	完白山民手札	完白山民手札	定價二角
行張文敏公真蹟	梁開山水陰符經	董香光手札	董香光手札	定價三角
行姜西溟先生墨蹟	檀聯墨迹第一輯	王文敏手札	王文敏手札	每冊大洋五角
趙搗叔吳讓胡葵甫篆書合冊定價三角	翁松禪寫書譜墨蹟	●墨蹟五 (手寫詩稿八種)		
王夢樓行書墨蹟	小楷習字帖詞林硯滴	林和靖先生手書詩稿	林和靖先生手書詩稿	定價四角
行王夢樓行書墨蹟二三集	板橋書道情詞墨跡	舒銜雲往來手札及詩曲稿合冊大洋四角	舒銜雲往來手札及詩曲稿合冊大洋四角	
王夢樓書畫屏十二幅合冊	●墨蹟四 (手札二十一種)	王仲擢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王仲擢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小陳玉方小楷墨蹟	行三希堂藏趙松雪手札墨跡每冊四角半	傅青主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傅青主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行王虛舟先生墨蹟	明代名賢手札墨蹟一二三集每冊洋四角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兩冊八角
王虛舟臨高濂通天帖墨蹟	明清兩代名人尺牘	草行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蹟	草行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蹟	每冊二角
寸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蹟定價二角	翁覃溪手札	草書祝枝山草書墨蹟副墨蹟	草書祝枝山草書墨蹟副墨蹟	每冊三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行書陳曼生先生尺牘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每冊六角
		小楷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蹟定價三角	小楷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蹟定價三角	

顧西眉仕女人物大冊

一溇陽琵琶圖 一歸去來兮圖 一岳陽樓圖 一放鶴圖 畫筆極精印成大冊 定價大洋七角

吳墨井画王右谷小影留耕圖

此卷爲耕烟嗣孫瑞峰茂才世藏卷有耕烟父子肖像圖中樹爲墨井用意之筆且題

詩於後翁松禪英欽卿等多跋印成特別大冊

定價大洋一元

顧西眉畫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大獼子山水冊

定價大洋一元

上海新髻式信箋

上海自光復以後婦女頭髻形式翻新茲擇八種繪爲信箋

推雲托月式○綠雲鎖鳳式○東來鬢影式○綠鬢堆雲式○縷翻墮馬式○雙鴛戲影式○雲鬢倭墮式○舞鳳堆鴉式○共一百張爲一套大洋一角五分

時裝仕女新信箋

一封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奏本紙者每套三角

一打網球圖○一聽德律風圖○一讀情書圖○一騎自由車圖○一湖絲阿姊圖○一姊妹上學圖○一打絨線手工圖○一對鏡新妝圖○計八種共一百張爲新設分發行所泥城橋西有正分局

錄目聯楹畫圖術美種各印精局書正有

大畫片類

八彩珂羅版印

南田龍菊圖大幅

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五彩珂羅版印

○五彩大中堂四種

沈南蘋柳陰鷓鴣圖
卽世梅翠兒戲鸛圖

唐六如峯鴉高樹圖
吳墨井村莊樹杪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五彩小中堂五種

戴醇士深山讀易圖立幅
王六如寒林新雁圖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

一號中堂大畫片十五種

版印 蔡松原水督戲寶圖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大幅

每張八角
沈南蘋柳陰鷓鴣圖
沈南蘋太后戲筆葡萄圖
南田龍菊圖
沈南蘋山水釣艇圖
王叔明青下隱居圖
董香光山水大圖
仇十洲墨筆人物大圖
綾綾一元三角
顧見龍仕女圖
宣紙每張一元

高其佩鍾馗像
沈南蘋五仙圖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蘇東坡畫竹墨寶圖
王石谷松壑垂簾圖
丁南羽湖明渡酒圖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沈石田秋江泛舟圖
沈石田秋江泛舟圖

版印 樂民桐陰翠環圖
王小梅柳陰驚影仕女條幅
顧西眉仕女條幅四張共一元二角
顧南田竹石古柏小軸

○二號條幅畫片六種
王小梅人比黃花瘦仕女條幅
彩色黃華道人花卉
顧治御筆畫達摩渡江圖
每張大洋五角 綾綾一元

三號大畫片十三種

王叔明青下隱居圖大幅
王石谷竹林棲鷓鴣圖大幅
王廉州粉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大幅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大幅
王石谷平坡湖洲圖大幅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大幅
王烟客擬峯一筆意山水大幅
王石谷泠光濕翠圖大幅
仇十洲瓊筵儂美人大幅
卽世雷嬰戲圖大幅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大幅
卽世雷嬰戲圖大幅
每張大洋三角

楹聯類

新法印宣紙大楹聯五種

用特別新法印出與石印不同比真蹟無絲毫之異計先出

劉石菴七言
左宗棠七言
翁覃溪六言對一
張廉卿八言
每對大洋一元

石印書房掛小楹聯十二種

選擇名人最精之聯編成三尺左右計
翁覃溪七言
劉石菴七言
翁覃溪書與夫人七言一
張得天七言
李春湖七言
陳玉芳七言
戴醇士七言
顧南雅七言
梁山舟七言
每對定價大洋兩角已讀者加裝工洋四角

石印名人墨迹楹聯橫幅

每對定價大洋五角
聯橫成五尺對
每堂定價六角

翁相國字屏片

每堂定價六角

楹聯第一輯

楹聯第二輯

共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定價大洋四角

長篇小說



3 2167 9544 7

和盛外國金銀首飾號

開設上海江西路二百零二號

WO-SHING

202 Kiangse Road, Shanghai

Jeweller, Gold & Silver Smith and Watch Maker, Engraver

金銀珠寶。製為首飾禮品。

最為世界所歡迎。本號精

製各種。均仿照西國。新奇

特別。久已馳名各埠。如蒙

定造獎品銀杯銀牌等件。

自必格外克己。并備各色

樣本。以便 惠顧諸君閱

看。特此廣告。 和盛號啓

和(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教育雜誌第六卷臨時增刊
教育
研究
實用主義問題

朱元善編 一冊定價四角

本社實用主義徵文。前經登報披露
後。并選擇巨作數十篇。彙刊一冊。都
十餘萬言。顏曰。教育研究實用主義
問題。內容除徵文外。又采錄日本最
近之學說。以資參考。首有黃炎培莊
俞兩君敘文弁言。理論縱橫。美不勝
述。誠我國研究教育以來未有之大
著。凡為教育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賽雪兒

(法國天仲馬原著)

(毋我)

(冷血)

是書原名繡袍記。La Toie de Moles 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自巴黎出版後。始更名 Celine 賽雪兒。比京各書坊見之。私相翻版。消數獨多。蓋大仲馬善寫哀情。而此本尤妙。膾炙人口。實非偶然事也。

宣統二年冬月

譯者識

引子

話說法國自從拿破崙做了皇帝之後。氣象繁華。大非昔比。當時臺波路十一號房樓下。有個小小圍閣。閣內藍緞面湘妃榻上。臥一個女子。身穿印度白紗衫。四面緣着精細花邊。花邊下露出纖瘦剪絨睡鞋。尖頭上挽了個蟠絲高髻。雲髮蓬鬆。映在額上。一縷縷倒像栗色細絲。看他年紀。雖有三九華年。然望他裝束。倒像十八九歲的處子。天足細小。身段苗莖。肌膚乳白。體格風流。那股引人的吸力。足使石人回首。他的面貌。並不算十分美麗。不過善於修飾。輕描淡抹。像大畫家達維氏所畫的美女。達維氏所畫的美女。都是前二朝希臘古裝。別具手姿。風流蘊藉。巴黎婦女多半效顰。因此希臘極古的古裝。竟變做時下。

簇新的時裝了。這女子也是其中之一。有人嫌他鼻子太高，嘴唇太小，眼珠太大，皮色太粗，然而他的風韻，宛如一朵鮮花，使人神蕩目眩，妍醜莫辨，他的臉兒又能隨心所欲，變化無窮。自那會羞嬌怯，姑娘直至披髮癡狂的醉婦，都能變盡他的臉上，沒有喜怒哀怨的真情，欲哭欲啼，都是裝成的，却能維妙唯肖。他的魔力真是令人難測了。當下那女子手裏握一卷紙不住的把紙來看，細細讀了一回，合着嘴唇嬌聲作想，想罷放開了手，微微嘆一口氣，心中若有所事。看官要知道這女子是誰，原來不是別人，乃是法蘭西戲院一個著名坤角名喚花孃，手中拿的那卷紙是他今夜演戲的曲本。再說這花孃的閨房裏，擺得十分富麗，壁上釘着藍錦緞，衣每架壁上鑲着二枝古西林式的粉白金邊細柱，柱上掛着名人油畫，有幅愛神圖，是那旁比氏的真蹟，那間房却有四扇房門，二扇是假的那四扇門全是白漆地，金鑲邊門上掛幾竿竿子，竿上繞着些葡萄葉，長春籐，還掛着幾個喜劇悲劇面具，這都是花孃演戲的行頭。當時有一扇門不曾關緊，門縫裏透出一股奇香，便知裏間是他臥屋。外房擺一套硬木傢具，藍錦緞椅墊，檯檯擺得光怪陸離，除去雅典木棹，傍幾條石橙子，餘的沒一件不奢華了。衣架上擺一座籐牌面坐鐘，下邊四個仙女，擎住還有洋燭盤一個，也是四個仙女圍在一處，每個仙女手內各擎火把，火把上便是插燭的所在。這屋裏既有許多裝飾，又加着艷光媚氣的主人，自然莫怪人入其間。早已神游目蕩，心不自在了。且說當時花孃歪在榻上，正在揣摩着演戲情節，有一使女推進門來，笑迷迷要開口，却被

花孃問道。你又來做甚。我今正在預備戲文。偏你這奴才又進來胡纏了。康媛道。夫人休怒。無事不敢驚動。只爲外邊來了一個年少客人。要和夫人厮見。不得不來通報。花孃問道。你那年少客人。叫甚麼名字。康媛回道。他叫于莊。花孃慢慢地沉吟着。于莊二個字。說道。那有于莊的名字。康媛道。什麼沒有。這于莊二字。甚是好聽的。你若再瞧見了他的人。真是可愛了。花孃道。休得胡說。你可愛他。你去見了他。是了。何必來纏我。卻又說道。那少年的相貌。究竟什麼樣的。康媛道。我告訴你。那少年身長五尺來高。黑頭髮。黑眼睛。黑鬍子。黑面皮穿的。雖是粗呢衣裳。鈕扣洞裡。却露出一根寶星帶。看來倒是個官長。花孃聽罷。沉吟了一回。問道。甚麼于莊。又是黑皮膚。又有寶星帶。康媛。你到這里。一年多。了。可曾見過他。來。康媛道。我卻不曾見過。花孃皺着眉頭。說道。那是誰呢。莫不是于莊。哈哈。麼。康媛道。不是。花孃道。想是于莊。克。斯德了。康媛道。也不是。花孃道。那麼。定是于莊。克。羅斯。康媛搖頭道。那幾個于莊。我都見過。不是。的花孃道。這樣說來。我再想不出了。你快去回復他。說我不在家好了。康媛道。使不得。花孃生氣道。你快去。康媛那敢再說。只得聽了他話。出房而去。康媛去後。花孃沒精打采。仍舊看他曲本。看不到幾行。康媛又開門進來。花孃恨道。你又來做甚。康媛道。夫人。于莊先生不肯走哩。花孃道。爲甚麼不肯走。康媛道。他說。夫人早間決不會出門的。別要哄他。花孃道。這却如何是好。又道。有了。你就說我早晨不見生客。教他去罷。康媛道。我本這樣說來。爭奈他說。原是夫人的老友。不是生客。決不好不見的。花孃道。這又奇了。怎說。

是我的老友他敢是干莊太吉了。康媛道：太吉那里及他美貌。花嬢道：這還有誰呢？難道是干莊達居。康媛道：達居雖然好看也還不如他。花嬢正在沈思。康媛早將一只五佛郎大紅馬洛哥小皮匣授與花嬢。說道：他說把這匣子給你。你自然知道他是誰的。花嬢道：什麼說着便把匣蓋掀開露出一片照片。康媛在旁一見早叫道：阿呀！這不是夫人的相片麼？什麼你頭上披了白紗飄飄揚揚這般裝束。花嬢道：真是我的相片。正想問話。瞥見匣上有B、B二個字的暗號。便驚悟道：唉！明白了！快請他進來。可憐干莊害你等了許久。康媛不待花嬢說完。早似離弓快箭飛跑而去。花嬢卻是自己埋怨什麼。這般善忘。不到幾分鐘時。早見一個黑僧後生立在門口。那後生笑嘻嘻說道：花娘。俺特來奉候。不想許久不來。你竟變得親近不上。花嬢連忙迎上去。賠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我時刻在心的你。少年聽了這話歡歡喜喜。便和花嬢親了嘴。花嬢道：你只說是干莊我認識的干莊甚多。教我那裡想去。少年道：正是。我把你混在普天下。干莊裏面自然想不起我了。又道：那張照片快拿來。還我。花嬢笑道：那照片却值得甚麼。何須這般着忙。少年道：我時常想你。想不到你時便把這照片來解悶。兒怎教我不着忙說着拉只椅子坐在花嬢身傍。花嬢便對康媛說道：我在此伴侍王爵。自後無論誰來一概不要通報。你回說我不在家。就是了。康媛聽罷。瞪着眼把少年打量了一番。心想道：我看不出這美貌少年。倒是個王爵哩。心中好生納罕。便悄悄的地。出去了。花嬢又向王爵賠笑道：干莊方纔慢待你。求你勿怪。你幾時到這裡的。王爵拍着他肩答道：我的

可兒你不要多心。我決不怪你的。我自昨夜一到巴黎，便來尋你。花孃道：甚麼？你昨夜來過的嗎？王爵道：昨夜知道你不在家，所以到那戲院裏看。你花孃道：你來看戲的，怎麼特別包廂裏瞧不見你？王爵道：我不在特別包廂裏。邦尼多斯几却在特別包廂裏坐的。花孃道：我什麼也不見他。王爵道：他瞧見你來，你昨夜演的那戲，不是叫做才爾麼？你扮的是個露西林嗎？我寔對你說罷。俺躲在包廂角裏過意，不教你看見的花孃道：你獨自一個人去的麼？王爵笑道：還有你這張照片陪着。我再沒別人。花孃笑道：你又要取笑了。我卻不信。你是昨天到的。王爵道：誰哄你來？我不是當面討好你。你昨夜扮的露西林，卻顯得分外的好看。花孃道：我自知道扮的不像，你不要又來笑我。王爵道：看客的魂都被你攝了去了。還說不像。邦尼都斯几和我鄰座。我聽他說了多話。兒花孃道：你休再題他。這個人鬼鬼祟祟，最討人厭。王爵道：杜樂死了，你知道嗎？花孃道：怎麼不知道？我狠替他可惜的。王爵道：摩拉的錢聽說快用完了。花孃道：誰說摩拉不是也要像你這樣要做總督麼？王爵道：說是如此到底還不知真假。花孃道：你們貴族的進款不是很多的麼？王爵道：進款雖多出款却也不少。你問我這些事做甚？花孃笑道：于莊你怎麼老做王子幾時纔做皇帝？王爵道：我做了皇帝，你可願做我的皇后？花孃道：甚麼不願？我想做皇帝，最是稱心的。忽又說道：說了多時閒話，把我要緊話倒忘了。我告訴你，我快要離開這巴黎了。我想到密蘭去。王爵道：好，你只願去罷。到了密蘭，自有有人歡迎你的。我此番來這巴黎，爲的是調點部下兵隊公事完後，就去埃

阜夫再往突來斯屯。你不想也去突來斯屯嗎？花孃道：那邊我熟人，狠少認識的。只有馬斯佐治、達爾馬、三個彼此都不會說過話。王爵道：你真去假去？花孃道：我爲的是就要動身，這幾天戲也唱不好了。怎麼不真？王爵道：你真個要去，倒甚容易。我去和管戲園的魯維哥商議，沒有不成的。花孃道：虧你猜得着。這些事都是他經管的。王爵笑道：話也說完了，你也該替我做的事了。花孃道：你要甚麼？只請你開口什麼事都辦得到。王爵道：你把戲單給我瞧瞧，好教俺打定主意。這禮拜怎樣和你消遣？我想看那屯、濼、雷、戲。你不唱這齣戲嗎？花孃道：正是那齣戲。我扮的是寡婦，很難看，勸你別看。纔好。王爵道：你這副身段，扮甚麼都像。我是沒有不愛看的。花孃道：如此說來，你真要那張戲單麼？王爵道：正是花孃道：那戲單印的，狠不清楚。這齣戲多半是傷心事，沒甚意思。這齣戲園常唱這些無聊戲，怕快要關門了。王爵不答，只看住花孃，笑花孃尋思道：這戲單放在那裡？想了一回，隨手拉那叫人鈴。康媛聞聲進來，忙問何事。花孃道：昨天給你的戲單放在那裡。康媛道：我記得放在外房一個杯子裡。花孃道：王爵要看，快去取來。康媛去不多時，拿進戲單，授於花孃。花孃又授給王爵，回頭過來看。見康媛還不去，問道：康媛，你還在此處做甚？康媛道：我還有事要告訴夫人。外面又有人求見。說時，康媛把眼光打量他主人的面色。花孃道：難道又是甚麼可愛的美貌少年？康媛道：這次卻不是了，是一位怪可憐的小姑。花孃道：他叫什麼名字？康媛道：他叫賽雪兒。花孃道：姓什麼？康媛道：只知道叫賽雪兒。不知他姓氏。王爵插口道：這名字倒狠雅緻。花孃

道他來。此做甚。康媛道：說是有些東西要給夫人看看。我說我家主人最愛費那東西。定是用不着的。爭奈那孩子苦苦央求，弄得我沒法回他。只得教他在外廂等候。夫人准了，再喚他進來。那孩子如今還抱着箱子，坐在外邊恭候哩。

花

嬾問王爵道：殿下

可許他進來？王爵

道：我狠想叫他來

看看。看他箱裡到

底是什麼東西。花

嬾道：這樣便喚進

來罷。康媛去不多

時，果然領進了一

見了，後便知這女子決非等閒之人。王爵也自暗地裡納罕，看他雖在難中一舉一動都有大人氣象。

當下賽雪兒立在門口，一聲不語。花嬾道：姑娘請進來罷。想是和你有緣。我一見你心裡就覺歡喜。又道：



個女子生得金黃頭髮，雪嫩眼皮，如秋水，腰比柳絲，周身重孝，滿面愁容。年紀約有十八九歲，一望就知道是個落難苦人。花嬾心中原道：賽雪兒是個沿街賣貨的女化子，誰知一

你這箱裡。究竟是甚麼東西。賽雪兒含悲帶羞的答道。多謝夫人。這箱裡。這箱裡。是一件繡袍。我也曾給人看過。倒說這件袍兒。只有皇后穿得。他人不配哩。故此特來此地。求你這皇后。來說着這幾句話時。那聲音又悽楚。又大方。末後這一句。引得花嬈不覺笑了起來。說道。我倒也算得皇后。不過是一位戲園裡。女王。每夜自七點做起。做到十點。戲台是我。皇宮銅片是我。冠冕又笑道。不怕你見笑。我雖是假皇后。却有個真王爵。在此還算你沒有來錯。賽雪兒聽了這話。那知就裡。只呆呆地靜立一傍。對着王爵。瞧康媛。便將賽雪兒的箱子。接來。掀開箱蓋。露出箱裡那件袍來。花嬈一見。驚喜道。呀。呀。這件袍。怎麼這般精妙。說着。將袍來。披在椅上。細心觀玩。不忍釋手。那袍端的是十分好看。但見茜紗地上。繡滿了無數鮮花。一朵朵。連枝帶葉。都似活的一般。休說宮裡貴人。便是天宮的仙女。也許沒見過這件好袍。論到繡工。定是那大家閨秀。奇想絕作。尋常女工。斷沒有這般手段的。王爵雖不是願繡行家。見了此袍。也知道沒有好幾年。耐心沒有天生的聰明。斷不能繡到花嬈看了半天。問賽雪兒道。這袍子。誰繡的。賽雪兒道。我繡的。花嬈又問繡了幾年。賽雪兒道。二年。有半年。花嬈道。殿下請看這個。我倒相信。分明是手工繡成。決不是機杼織的。二年半的功夫。若不勤謹。想也做不完。他用這件袍。所以格外值錢的了。賽雪兒道。我是日夜繡他。有時還通宵不睡的做他。哩。花嬈道。當初繡這袍時。想來姑娘決不肯賣錢的。姑娘。你這件好袍。除了皇后。那個買得。他起賽雪兒道。夫人。可憐我。用錢緊急。因賣這袍。這袍却偏偏賣不出去。王爵笑問。

道。你要多少價錢。賽雪兒想一想。要說價錢。又想定似上幾次的嚇退了。主顧要想不說。又沒奈何。只得大着胆子戰戰兢兢答道。三千佛郎。花娘聞價。連鼻子眼睛都動將起來。問道。什麼。賽雪兒道。三千佛郎。花娘道。你要這樣大價錢。嗎。說着想了一回。又道。論到繡工。三千佛郎也值。賽雪兒聞聽此言。捧着手幾乎要跪將下來。說道。夫人。你肯買我此袍。你便積了大大的功德。賽雪兒今世感你大恩。不盡花娘道。好孩子。說什麼話。我心裡本來狠愛你這件繡袍。但是三千佛郎……賽雪兒打量着房中錦繡浮華。不待花娘說完。說道。夫人。這三千佛郎。在夫人手裡算得甚麼。花娘道。話却不錯。但是也穀我三個月薪金了。姑娘。你不如問問殿下。罷他或者買你這袍。送與宮裡的美人。王爵道。夫人言之有理。我買你此袍。就是賽雪兒於是歡天喜地謝道。呀。呀。先生。王爺爺。你肯出這個價錢。嗎。王爵道。正是。我便付你三千法郎。你如不穀。便再多些。也使得賽雪兒道。王爵穀了我只要了三千佛郎。便穀了再多也不值三千佛郎。三千法郎。王爵道。那就是了。現在請你。便把這箱。交我用人吉恩。他現在門外。教他把箱子放在軍中。你便把住址告訴了他。待我回去。就與你送錢。想你也等錢用。賽雪兒道。卻是如此。的。不然。我也不賣去。這件繡袍。說着把袍舉到口邊接了幾個。吻依依不捨。那眼眶裡早已積住許多眼淚。看他心中。卻有說不盡的萬種悽涼。於是躬身。向花娘。王爵。告辭。移步。向房門去了。花娘忙又叫住他道。姑娘。慢走。我看你如此傷心。狠覺難過。請問這件繡袍。到底爲誰做的。賽雪兒道。爲我自己。花娘道。有甚用處。賽雪兒道。是

我將來結婚的禮服說到此處。可憐那孩子嗚嗚咽咽再說不出話來。眼淚猶如瀑布一般。沾濕了胸襟。噎住哭聲。頭也不回急急的走了。三點鐘後。王爵派人把三千佛郎送到賽雪兒寓裡。到明日又坐了馬車。親自去看他。因為王爵見他可愛。可憐。已經奏明皇后。要叫進宮去看看。誰知到了他那裡。問那守門婦人。婦人道。你問賽雪兒姑娘麼。王爵道。正是。有一位美貌女子。年約十八九歲。名喚賽雪兒。他不是住在此地。考克路第五號嗎。婦人道。正是。正是。他有個外祖母。前三天死了。前天便是安葬的日子。他昨日出去了。一天傍晚纔回到了。今日一早又動身去了。他已不在此處。王爵道。他是否離了巴黎嗎。婦人道。大概已離巴黎了。王爵道。他向那方去的。婦人道。老娘不知。王爵又問賽雪兒是何姓氏。婦人道。沒個知道。他姓氏但知道他名叫賽雪兒罷了。王爵又向別家問了五七遍。都沒消息。只得嘆息而去。一禮拜後。花嬭唱戲時。穿出一件奇特的繡袍。看客個個喝彩。都說不知是那外國王送與他的。楔子表。過要知這賽雪兒究竟是誰。且待正文敘述。

第一回 貴婦人混過關卡

守城官私換路牌

話說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廿號。有輛蓬車。鋪着料草。車軸上坐着一個趕車的農夫。隨在十幾輛大車之後。在早晨十點半鐘。到了聖登尼埠。車中人俱似巴黎逃出的難民。當此亂離時代。出境原是不易。每輛客車。到埠須經關上人仔細搜查。除却常駐關員外。還添派四名城守。駐在城門口。查驗過路人民。

如無官長路票不許過關。城裡尙有團練兵一哨，以資巡防。當時前面各車，俱經守城官依次查過了。查得非常嚴密，連那車底車角處處查到，查的沒什麼可疑形跡。陸續放行，等到最後這輛蓬車也在鐵柵欄前，城守營門口，停住。那農夫不待官員吩咐，早已跳下車來，掀開了車棚，一面把過路牌票呈驗。這牌票乃是亞培維市長所發，票上說農民比亞和他妻小配堯母親亞諾爾由巴黎出境，回他們奴維安故鄉沿途官兵不可留難守城官看完牌票，把頭探進車去看見車裡坐着二個婦人，一個年約四十五至五十歲，一個年約有二十五至二十八歲，尙有女孩一口，三人都是話滿地方農家人打扮。只有那女孩却戴一個召克斯式帽子。守城官問道：誰是亞諾爾年長的婦人？答道：國民是我。官員又問：誰是配堯少年婦人？答道：先生是我。官員又問路票上爲什麼不寫上這女孩？趕車的農夫看着二個婦人說道：阿呀，那路票上沒有寫女孩麼？我們可是弄錯了。又對那中年婦人道：配堯你當時卻對我說過的。我因他年紀小一時忘了。官員道：這個真是你的女兒麼？那女孩正要開口，却被他母親一手掩住，接口說道：先生不是我們的女兒。敢有誰的官員道：是了。是了。照你說也不錯。只是我看有不符合之處。如這票上所說你母親今年六十五歲了，你的妻子也有三十五歲了。這二個人年紀卻沒一個相似。老婦答道：對的對的。我今年差不多有六十多歲。那少年婦人也答道：我今年正是三十五歲。小女孩道：先生我今年四歲，懂得寫字，還會念書哩。說了這幾句話，把二個婦人嚇得變了顏色。那農人在旁奪口說道：我兒，你說什麼？我

費去多少學錢。你難道還不會念書。會寫字。麼。在亞培維學堂時。一月費我六個佛郎。你再不會寫字。我肯放你過去。官員道。好了。不用說了。你們到我公事房裡去等罷。讓我查了這輛車子。老年婦叫道。阿呀。先生……說到這裡。少年婦急忙拉着老婦的手。說道。母親！不妨事的。由他查去。我們料草裡又沒藏着貴重物件。自然查過後便放我們去的。說罷。二個婦人違了官員的命令。去到城守營中。正在埋步進門。那老婦忽把手巾舉到鼻上。少婦連忙做個手勢。教他休做出惹人疑心的舉動。那農夫守着車子。立在門外。官員開了他公事房的房門。二個婦人帶着小孩。進入房中。官員忙把房門閉緊。對着二個婦人細看看的。他們不敢抬頭。但聽官員隨手取二把椅子。一面讓老婦道。候爵夫人請坐。又讓少婦道。男爵夫人請坐。嚇得二個婦人面如死色。那裡還敢坐上去。不知不覺跌在椅上了。老婦道。國民你錯認了人了。少婦接口道。先生你一定錯認了人了。官員道。兩位爵夫人不必相瞞。在小可處決無關碍。老婦道。你是誰人。如何認我們做爵夫人。官員道。小可便是勞治公爵夫人的舊僕。公爵夫人本是達德羅公主的保姆。目下隨着公主逃出巴黎。留小可在此照料他家產。小可前在主母處見過兩位爵夫人。二十來次怎會認不出少婦至此。纔說道。先生你既知道我們現在的性命全在你身上了。你既是公爵夫人家的舊人。我也不再相瞞。公爵夫人實是我至好朋友。求你可憐我們落難人。放我們去罷。官員道。爵夫人不必耽憂。都在小可身上。放你們出境。老婦道。先生你能如此。我們很感你大恩。將來要什麼官職。我

替。你。寫。一。封。薦。信。是。了。少。婦。嘆。道。母。親。可。憐。我。們。現。在。你。還。當。自。己。有。勢。力。嗎。慢。說。幫。助。他。日。後。如。今。我。們。還。仰。仗。他。保。護。哩。老。婦。道。我。兒。說。得。有。理。如。今。我。們。的。國。還。不。知。是。何。結。局。哩。少。婦。道。呀。母。親。你。不。要。再。說。這。樣。話。了。……官。員。道。爵。夫。人。在。小。可。面。前。說。出。這。話。原。無。妨。碍。候。爵。夫。人。我。勸。你。到。了。外。面。休。要。多。說。還。有。一。件。夫。人。們。遇。見。了。人。不。可。再。說。你。或。是。一。開。口。就。叫。人。國。民。這。都。是。惹。禍。的。根。源。老。婦。道。還。教。遵。教。決。不。敢。這。樣。說。了。少。婦。道。母。親。我。們。總。是。少。說。話。的。好。但。看。在。這。孩。子。分。上。他。父。親。死。了。我。們。再。要。一。死。他。不。知。怎。樣。可。憐。呢。老。婦。道。是。了。是。了。好。孩。子。我。留。心。就。是。官。員。道。夫。人。們。不。是。仍。用。這。張。路。票。出。境。麼。少。婦。道。先。生。有。何。見。教。官。員。道。小。可。既。要。救。人。須。要。想。得。週。到。夫。人。們。年。歲。都。與。票。上。不。符。這。位。小。姐。還。不。在。內。我。看。這。張。路。票。卻。使。不。得。少。婦。道。我。們。再。沒。有。別。的。路。票。怎。地。是。好。官。員。道。小。可。替。夫。人。們。想。法。換。一。張。罷。少。婦。道。費。心。費。心。先。生。如。能。想。法。真。是。感。恩。不。盡。官。員。道。這。又。何。勞。夫。人。們。在。此。少。待。等。候。半。點。鐘。我。便。去。想。法。少。婦。道。我。們。在。此。很。是。放。心。先。生。去。罷。那。官。員。出。去。了。一。刻。時。候。拿。着。一。張。泥。污。撕。碎。的。牌。票。回。來。叫。着。一。位。三。道。金。線。的。官。人。說。道。註。冊。官。費。神。到。鄉。審。判。廳。去。取。一。張。上。官。簽。過。字。的。路。票。來。你。將。這。個。獻。上。就。說。我。落。在。地。上。被。馬。車。壓。破。了。那。些。人。在。我。公。事。房。等。候。若。說。票。上。應。填。的。名。姓。我。自。己。填。下。去。是。了。那。官。人。授。了。污。碎。牌。票。去。後。少。婦。道。先。生。如。今。無。事。請。你。把。大。名。告。訴。我。們。好。記。在。心。上。在。上。帝。跟。前。也。好。替。你。祝。福。官。員。道。夫。人。小。可。理。當。效。力。些。些。小。事。何。足。掛。懷。小。可。說。過。的。便。

是公爵夫人家舊僕我娶的妻是他女公子的保姆我妻本是英國人還有個六歲的兒子現時都到倫敦去了夫人不是也到倫敦去麼少婦道正是官員道小可把公爵夫人住址告訴夫人他必與達德羅公公主住在一處夫人們到倫敦後自然尋得到他的少婦道他住在何處官員道住在聖傑姆街十四號少婦道多謝先生我記得了先生有什麼話告訴公爵夫人麼官員道就說小可多蒙天佑並沒有遭難他托我的家產能否保住現在尚不敢逆料少婦道我便替你告訴他決不有忘又道先生的貴姓究是甚麼官員道夫人請看路票下面所簽的字便明白了夫人小可雖不能親身護送夫人們有了小可簽字的路票也和小可親身護送一般說着那註冊官手裏拿着新路票回來官員對他說道請你坐下寫罷那官人如命入座抬着頭靜候官員告訴他應填的名字官員問少婦道婦人你丈夫是何名姓今年幾歲少婦道他叫比亞他今年三十六歲官員道是你母親呢少婦道名喚亞諾爾他今年四十五歲官員道你呢少婦道我叫配堯今年二十五歲官員道你女兒呢答道他叫賽雪兒官員道幾歲了答道四歲官員道是了是了約瑟那票費應給多少官人道四十蘇老婦便從衣袋裏掏出二個魯易來少婦捉住他母親的手叫道母親一面自己數了三十蘇的一枚一蘇的十枚交給註冊官人官人躬身退去官員當下在票上簽了名字將此票交與少婦道夫人如今好趕上前程決無阻礙的了少婦道先生替我們做下如許功德不但我母女永感先生大恩將來小女長大了知識也是感恩不盡老婦

也對官員道謝。客氣了一番。那女孩賽雪兒便跳上前去。和官員接吻以示親愛。三人立刻上了蓬車。比亞仍坐在軸上。趕車。看着二個婦人和女孩在車裏坐穩。便揚着馬鞭。一聲鞭響。輪蹄。鞦韆。的去了。過了。一刻。老婦在車內問他女兒道。嚶。女兒。他叫什麼名字。少婦看着牌票上。救他們恩人所簽名字。念出口。來。要。知。救。他。們。的。果。是。誰。人。且。看。下。回。分。曉。

第二回 徵惡兆風雲變色 傳亂耗帝室驚心

話說少婦看着牌票上救他們的恩人名字。念道。魯易斯杜華。老婦道。杜華嗎。想不到這樣的人。倒有良心。少婦聽着這話。不由得熱淚從腮邊滾落。幸虧賽雪兒和他母親一路親嘴。把少婦腮邊眼淚。都用嘴唇擦乾了。做書的如今把這幾人來歷略叙一番。省得諸公納悶。却說那老婦便是魯喜堡侯爵夫人。生在歐密萊富貴之家。休說嫁了侯爵。怎生享用。便在娘家。自小兒也曾享用慣的。這少婦乃是侯爵夫人的女兒。嫁的丈夫便是麥雪黎男爵。那女孩却是侯爵夫人的外孫女。男爵夫人的親生女兒。名叫賽雪兒。他父親。麥雪黎男爵。乃係法皇御前。侍衛大臣。歷任八年。忠清亮直。男爵夫人又是皇后前。入值的命婦。寵遇極優。入值皇后。已有五年。多了。男爵如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間。和同僚的人。同樣辭職。携了妻女。安居清靜之鄉。永享天倫之樂。也沒什麼難處。只因這男爵。生來忠勇。當此壯年。正要替皇家出力。一心只要捨身保國。怎捨得離去君王。他夫人爲要和他親愛的丈夫。尊敬的皇后時常親近。也不肯乞

休等到君王皇后想要逃走。纔令男爵夫婦自去逃生。他夫婦二人回到佛奴路第六號邸第收拾了行李。正要尋了君后一路逃難。忽聞外邊傳說君王和皇后已在瓦倫地方被亂軍攔住去路。折回巴黎了。於是他夫婦二人立刻去到都魯里宮探聽消息。可憐二宮回宮時。只有麥雪梨夫婦二人在馬車門前接駕。看官須知此刻的景況。他夫婦還去尊敬皇族。那是危險極了。初傳六月三十號革命黨起事。又說八月十號定要鬧事了。又說正月廿一號一定鬧事。當時巴黎正現一種新奇的怪象。街上人都無心買賣。人心惶惶。所說所做都像做夢的一般。正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個個提心吊胆。至於巴黎的公子少爺。都要想法逃難。也有弄鎗舞劍準備迎敵的。每日談的都是某處某處開仗的凶信。忽聞有一位狀師冒充賴斐脫的好細。彼人在呂一路活活打死。忽而又聞有個衛隊老兵。被人吊在公園裏。點景的泉水上。在一百多人面前弄死。看客都拍手叫好。忽而又聞有個頑固和尙。被人掛在路燈竿上。吊死。又說台潑耶貴族。被人在飛耶巷碎尸萬段了。凡此殺戮。都說是按了民人公法照辦的。這種消息傳到宮中。宮裏人都嚇得面面相覷。並不知這個公法是何來歷。怎能把君權官法一概傾覆。說也奇怪。萬事全到了災難之時。那天色也現了凶象。竟似要滅盡人間世的威風。天地上明現出幽暗的慘象。好似對了巴黎傷心似的。這日正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八月三號。這天氣十分可怕。一輪黃日高懸在鉛色天上。烘着巴黎。現出又疲乏又怕懼。又傷心又愁悶的神色。看他神氣似乎要滴下血來。染在巴黎人頭上了。

地上。人。民。一。堆。一。堆。也。有。聚。立。門。口。的。也。有。這。窗。口。對。那。窗。口。談。話。的。都。是。神。不。附。體。手。指。着。天。上。血。塊。似。的。紅。雲。自。窄。窄。空。向。西。方。鮮。紅。大。血。雲。處。洶。湧。而。流。那。天。色。永。沒。有。如。此。晦。暗。日。光。也。永。沒。有。如。此。悽。慘。的。忽。然。吹。起。了。一。股。熱。風。刮。得。異。常。利。害。街。上。人。連。口。也。不。能。開。急。忙。躲。入。屋。中。把。窗。門。盡。行。緊。閉。幾。繼。而。怒。風。四。起。走。石。飛。砂。這。天。的。風。和。一。千。八。百。三。十。年。六。月。大。亂。那。年。前。數。天。的。大。風。相。似。在。一。二。點。鐘。以。內。天。氣。和。人。類。爭。競。起。來。但。見。電。光。閃。爍。霹。靂。震。天。那。股。南。風。逼。得。路。上。人。同。大。風。混。入。了。一。氣。直。吹。得。一。堆。一。堆。的。人。在。火。風。急。雨。中。亂。滾。最。後。吹。得。人。羣。四。散。只。剩。閃。閃。的。電。光。照。在。寂。無。人。跡。的。路。上。這。夜。住。在。都。魯。里。地。方。的。人。一。夜。無。睡。連。君。王。皇。后。時。時。也。在。百。葉。窗。縫。裏。探。看。外。邊。氣。象。從。城。上。看。下。來。連。百。姓。的。影。子。都。瞧。不。見。了。不。但。如。此。只。怕。連。上。帝。自。己。也。要。被。轟。轟。怒。雷。給。震。昏。了。的。不。到。早。晨。七。點。鐘。那。風。勢。漸。漸。退。去。大。風。方。靜。便。有。種。種。警。信。傳。來。聽。說。被。雷。電。打。傷。的。地。方。不。下。五。十。餘。處。二。十。多。人。都。觸。電。身。亡。埃。雪。平。壤。的。十。字。架。克。羅。斯。尼。教。堂。頂。海。庵。地。的。十。字。架。和。蝦。耶。屯。橋。欄。杆。都。被。暴。風。吹。毀。這。夜。可。算。得。天。氣。最。壞。的。日。子。了。那。唐。屯。康。米。爾。台。斯。摩。倫。巴。巴。羅。濮。尼。斯。各。處。爲。着。這。場。大。風。都。說。是。八。月。十。號。鬧。事。的。豫。兆。到。了。八。月。十。號。果。然。鬧。起。事。來。了。且。說。八。月。九。號。麥。雪。黎。男。爵。正。在。都。魯。里。守。護。男。爵。夫。人。照。常。入。值。等。到。早。晨。八。點。鐘。聽。見。巴。黎。各。處。鼓。聲。咚。咚。這。是。衛。兵。隊。統。領。孟。德。諭。令。闔。城。武。將。護。衛。都。魯。里。的。號。鼓。因。爲。前。夜。探。得。近。段。亂。匪。要。來。攻。打。不。可。不。備。這。統。領。聚。了。半。天。不。過。招。

集三四隊步兵統共只有三四千人。一隊是太子殿衛隊。一隊是瑞士宮兵。其餘的都是宮樓上駐兵。那太子殿却與佛羅軒相通。此軒前面下望便是碼頭。那瑞士宮又和買桑軒相通。買桑軒下望便是今日的利烏路。到了中午將軍梅拉度令瑞士宮兵丁分路守衛。正在午時十二點鐘麥雪黎男爵奉旨護送御駕到禮拜堂行彌撒禮。這是舊時國有戰事前一點鐘照例的禮節。目下雖無動靜人家都覺有些兒凶險了。那場彌撒做的很是冷清。這便是營易十六世耳朵裏聽見最後的彌撒了。一面靜悄悄預備着防衛的法子。男爵奉命去到羅浮割走廊的地板（便是現時博物院陳列圖畫的長廊）到了晚間一點鐘巴黎市長斐第勇進到君主臥房。直至半夜纔去。這人於一年後自監中逃出。在聖米立安林中。被豹狼生食其肉。這是後話。且說君主開出門來。見是麥雪黎男爵。吩咐道。麥雪黎。今夜想不到倒比平時平靜。方纔市長奏說諸事安寧。你將此好音通告梅拉度罷。但是雖然安靜一切決不可不防。男爵躬身而去。正要出去傳旨。剛到大樓梯口。停住腳。一聽起初還當是耳鳴。誰知警鐘大響。戰鼓咚咚。聽得十分清楚。又聽都魯里隨處都有兵官發着威風凜凜的口號。道。準備迎敵。準備迎敵。又聽說囉囉塞大門已閉緊了。過了半點鐘四處喧傳。都說調來勤王的國家衛兵。竟反過鎗來攻打皇宮了。等到半夜二點鐘。君主叫人尋麥雪黎男爵進宮。時君主皇后並以利查白夫人同幾位知己朋友都聚在龍床隔壁的一間屋裏。男爵夫人和二位入值命婦都在凹進去的窗口邊立着。除了男爵夫人這幾個命婦都

是面無人色。當此急難之時。面子上雖然隨着。皇后心裏却很想要逃走了。君主當下尙未上床。躺在一張榻上。身穿紫色短褂。腰間懸一柄佩刀。一見男爵人來。那君王魯易十六世。卽從榻上起身。一手拉住男爵鈕扣。拉到了壁角裏。原來這君主若與他近臣談些密事。慣常要拉人家鈕扣。故此這樣的舉動。並不可怪。君主把男爵拉到壁角裏說道。我可愛的男爵。斐第勇的話。不但不確。看來外面愈加凶險了。聽說那匪徒愈聚愈多。天光一明。就要向都魯里進發。他們到底爲了何事。孤王不明白。想是那匪黨要我們性命罷了。據你看來。都魯里保得住否。男爵道。陛下可要知道實情。君主道。那個自然快把實情說於孤聽。唉！若是人人都說實情。這國事不會壞到這地步了。男爵道。若被全隊匪人攻打。不消二點鐘。這皇宮就怕難保。君主道。什麼難道。滿朝臣子都生了異心。竟沒一個忠臣嗎。男爵道。照臣下看來。衆寡不敵。雖無異志。二點鐘後。只怕也要死絕了。君主道。男爵不可說得太響。教皇后聽着。傷心。這樣說來。定是這個情形了。男爵道。正是。君主道。照孤王吩咐。梅拉度。一般辦法。你帶領五十名壯丁。男爵吓去到勞洛治門安設。二尊大炮。小心防守。這些守門將士。須用奮勇精幹之人。因爲這是都魯里最要門路。小心小心。男爵道。陛下分付小臣。定當盡力。說罷。正要躬身退出。君主又道。男爵慢走。且與你夫人。厮見一面。男爵道。多謝陛下。臣本不敢求此特恩。若非陛下聖明。焉知臣下的隱情。君主道。孤王亦有妻兒。與男爵何殊。且與我御妻情厚。說到此處。低聲道。可憐吓。馬麗。但願上帝保佑着他。男爵走近他夫人面前。

說道。魯施如今誰也不知是何結局。若使都魯里被賊人攻破。你去避在以利查白夫人書房之後。我若不死。定來尋你。男爵夫人道。娘娘若要離去巴黎……男爵道。偷是如此。我自隨駕。我夫妻倘有相見之期。決不致就此離散。說時他夫婦二人依依不捨。手牽着手。萬分悽楚。正在此時。男爵忽覺肩上有。人一拍。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曉。

第三回 破宮圍民黨猖狂 報君父忠臣盡節

話說男爵夫婦正在萬分悽楚之時。男爵忽覺肩上有。人一拍。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法皇陛下。當時法皇倚到耳邊。說道。抱住他。安慰他幾句罷。從此你夫妻分手。誰知死活存亡也。許將來永不能再見了。男爵一面謝恩。一面果然將他夫人緊緊摟住。那皇后見此光景。不由得紛紛珠淚落滿胸前。男爵見皇后傷心。連忙跪到這位馬麗安多妮皇后面前告罪。皇后伸出御手。教男爵親了一嘴。大家立刻起身。從此屋奔到彼屋。當下這皇后心裏苦的要放聲大哭了。且說君主皇后以利查白夫人。隨在男爵身後。衝出門來。親自要去勉勵三軍將士。君主見了人便說幾句勉勵話。皇后也相對將士們勸勉。借此激動他們忠心。誰知雖有許多言語。却塞在咽喉裏。一句也說不出。都變做眼淚和哭聲了。都魯里守門將士見此情形。現出全股熱心。瑞士宮兵士一個個振刷精神。都要替皇家盡忠而死。只有國家衛隊將官。很有強抗不服的神氣。其中如潑蒂班統帶的衛隊。摩蘭統帶的步兵。還有聖湯麥斯的兵隊。倒還

忠心耿耿。守護着太子殿瑞士宮二處。其餘如汝萊的步兵。克勞羅的炮兵。這都是邦台雅和非尼斯太所轄。竟把大炮換了方向。對都魯里。攻打起來。君王一聞此信。心也碎了。皇后和以利查白夫人都弄得毫無主意。這一夜宮裡人除了小太子沒一個睡得着的。等到明早六點鐘。聽得響聲大作。這便是間噁羅塞門進行的軍隊打仗。國王和皇后抱着太子。從大樓梯上下來。向朝堂走去。瞧見男爵勇抖抖。手握軍刀。領了五十名壯卒。立在大門門口。左右便是二尊大炮。亮晶晶分擺門邊。一隊炮手拿着引火繩。排立一齊。異常威武。兩宮走過時。皇后懷裡的小太子。還抬着小手。對人嘻笑。於是衛兵隊總口同聲三呼萬歲。只是兩宮尚未走到非愛耶甬道上。那甬道早被匪黨擁住。但聽匪人一聲大叫。跳出一個地雷。兵來指着。皇后大罵。並將皇后懷中小太子。一手搶去。搶了太子。進了朝堂。正在此時。勤王兵發了一聲號炮。拼命趕來。喊殺連天。炮聲震地。男爵夫人聽得炮聲。想起他丈夫所囑的話。連忙躲到約定的後房。還有三四位命婦也跟了他同去躲避。當下那炮聲愈放愈響。轟隆隆。響個不絕。又聽隨處都是喀輪輪鎗聲。響把宮殿震一個地動天。搖窗上玻璃紛紛碎落。打進房來。好似傾盆大雨。還有許多鎗子彈在壁上往來亂濺。如穿花蝶。忽而喊殺之聲愈來愈近。這是瑞士宮衛隊和國家衛兵在大樓梯口對殺的聲音了。國王趕到朝堂。親書手詔。教他們停鎗。情願投降。豈知竟來不及了。那宮殿已被亂黨打擊一空。但聽得無數腳聲。鎗聲。哭聲。喊聲。鬧成了一片。傳入男爵夫人所避的後房。夫人把耳朵伏在門上。聽得那

聲音愈鬧愈近。一聞鎗聲，就怕他丈夫被人打死，不由得心中突突亂跳。心想：這一鎗打來，我丈夫一定死了。正在萬分慌恐之時，忽聽嘍的一響，那後房門被人擊開，房門開處，早見摩蘭手下三個兵丁闖將入來，身上衣褲浸飽了血水，令人嚇煞。男爵夫人和三四個女伴，直嚇得哭做了一堆。原來這三個小兵也來這裏避難的。男爵夫人警嚇稍定，便問他丈夫下落，可憐竟沒個知道，又聽得殺人慘叫的聲音，即在隔房了。幸而房後有一扇門，此門通一道秘密樓梯。這後房眼，看着不可再留，只好有路就走。男女們三步并作一步，都從樓梯上搶路逃生。男爵夫人正要隨了他們下樓，剛走到樓梯第一級，想起他丈夫的話，便縮住了脚，耳朵靠在欄杆上，身子倚在樓柱上，眼往下看，下邊生路，看着他們逃，自己只好等在這裏聽死。但聽樓梯上脚聲剛完，便聞鎗聲大作，繼而喊聲繼而五六人衝突，逃命聲原來纔從樓上逃下去的人，正撞着幾十個亂兵，只得依舊上樓。衆人正要上樓，忽來一粒鎗子，打在一個小兵胸口，打得滾落樓下。後面幾個婦人，只得從死兵身上爬過，好容易上得樓去，又聽隔房大聲喊殺，那幾個亂兵，又從樓下殺上樓來。正是前有猛虎，後有豹狼，進退都沒有生路。兩個小兵只得拼了性命，隨手提起椅子拒敵。那幾個婦人沒奈何，只得跪在地上聽死了。正在此時，忽從隔房圓窗裏跳進一個克勞羅隊炮兵，跳在幾個婦人身邊，唬得婦人們個個叫苦。兩個小兵正要舉起椅來打碎這炮兵的頭，那男爵夫人忽然伸手拉住了這炮兵。原來這炮兵不是別人，便是麥雪黎男爵僑裝的那小兵。見有人認識，也就停住。

了。手男爵急將如何退入隔房尋見一個克勞羅炮兵死在地上。隨把那尸身拖至隱處。剝了死兵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知道這圓窗可通後房。便從窗口跳進來。救他婦人的話。說給大家知道。說話未了。早見亂兵殺上樓來。男爵情急。計生急忙迎上去。叫道。朋友們。這裏來。這裏來。那些亂兵問道。你莫非克勞羅炮兵嗎。男爵道。正是。正是。兄弟們聽着在下。若沒有這幾個婦人。將我藏在此地。不但在下。一人連那些勇士。早被官兵打死了。他們救了我性命。說不得衆弟兄也要顯些義氣。搭救他們了。亂兵叫道。是了。是了。但是須要教他們歡呼國民萬歲。纔可憐這幾個命婦到了此刻。什麼都肯叫自然立刻呼起國民萬歲來。那亂兵捉了兩個小兵。便散開去了。男爵叫道。衆弟兄。把這些無力婦人。留在此裏。怎不教歹人害了性命。他們既是我救命恩人。怎忍教他們受苦。還求衆弟兄。費心亂兵回轉身來。喊道。我輩豈肯負人好處。照你意思。還想怎樣救他們呢。男爵道。求衆弟兄。送他們平安到家。亂兵道。好了。好了。快把住址說來。快來牽了我們手。送你等歸家。就是男爵問他夫人道。婦人。你住在何處。男爵婦人答道。佛奴路第六號。男爵回過頭去。對一位面龐慈善的亂兵道。壯士。聽着我。我把他托付與你。這人。我時出力最多。況且住家不遠。一過森江。就到佛奴路了。那人喊道。老弟不必担憂。準教這好娘娘平安到家。我替你一力担保。就是可憐男爵婦人拉着丈夫的手。問道。國民。你怎樣呢。男爵既冒充了炮兵。只得答道。你休來管我。我須去看那昏王死也不曾。男爵夫人嘆了一口氣。放了手。倚着保獲他的亂兵。走了。心中雖有許多

言語。眼眶。雖有。許多。眼淚。當此。萬死。一生。之際。怎好。發作。只得。忍住。怨氣。低頭。疾走。原來。男爵。冒充。炮兵。只爲。救他。夫人。如今。既把。夫人。救出。便卸。下假。服。仍打。窗。口。爬出。去。勤王。禦敵。他夫人。到了。家內。左等。右等。終不見。丈夫。歸家。這日。正是。八月。十號。頂到。十一。號早晨。尙不見。男爵。影子。要知。男爵。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扮農婦太君抱怨 棄家井命婦悲傷

話說。男爵。夫人。直候。到十一。號早晨。尙不見。男爵。影子。到了。十一。號的。黃昏。時候。瑞士。宮門。丁。幫着。大家。搬運。死尸。方認。出男。爵的。尸首。也在。死人。堆裏。便去。通報。了男。爵夫人。可憐。夫人。雖是。平安。無恙。那位。忠。清。亮直的。麥雪。黎男。爵却。已盡。忠身。死。今世。永不能。再見。一面。了。男爵。夫人。一聞。凶信。不免。捶胸。痛哭。幸。虧。夫人。是女。中豪。傑。想他。丈夫。乃是。爲國。盡忠。况且。上有。老母。下有。嬌兒。只得。節哀。盡孝。若和。爵夫人。仍住。巴黎。前途。很是。凶險。因爲。老夫人。的性情。很難。改變。他老。人家。並非。生來。心硬。也不是。性情。固執。實。爲。生在。貴宦。人家。養成。了一。種高。貴的。習氣。所以。那氣。焰。雖於。一言。一動。之間。人家。沒有。看出的。目下。正是。多事。之秋。那。君王。皇后。已被。民黨。囚在。廟裏。殺戮。的事。街上。時常。不絕。眼。看着。將來。再有一。場。血戰。管。洛汀。新近。又送了。法部。一種。新法。明的。慈善。機器。也。叫什麼。管。洛汀。那就是。殺人。新機器。了。可見。這法。國。決不能。久住。然而。想要。逃出。法境。真也。很不容易。萬一。被民。黨捉。牢。又辦。的十分。殘酷。男爵。夫人。所以。

十分爲難。且說侯爵夫人安排着想要動身。要離開法國。又想多帶些物件。意中想帶一張睡椅。幾匹馬。匹。還想叫。欽。差。多。發。幾。張。護。照。倒。說。怕。他。們。不。放。行。嗎。男。爵。夫。人。再。四。的。央。求。請。他。老。人。家。不。必。操。心。諸。事。自。有。他。小。心。籌。備。隨。將。諸。事。佈。置。起。來。因。爲。男。爵。在。亞。培。維。利。孟。脫。羅。二。處。有。些。田。產。那。田。地。向。由。一。個。農。夫。監。管。這。農。夫。名。喚。比。亞。他。祖。上。本。是。麥。雪。黎。家。二。百。多。年。的。老。佃。戶。男。爵。夫。人。心。想。這。老。佃。戶。做。人。可。靠。遂。令。四。十。多。年。的。一。名。老。僕。去。與。佃。戶。商。議。那。老。僕。又。怕。路。上。被。人。查。搜。並。不。敢。帶。什。麼。書。信。應。說。的。話。都。是。男。爵。夫。人。教。導。他。口。傳。的。且。說。這。佃。戶。家。中。只。有。一。妻。一。母。很。願。來。巴。黎。居。住。讓。侯。爵。夫。人。母。女。換。了。他。們。衣。服。冒。了。他。們。姓。名。換。到。鄉。下。住。去。商。議。定。局。男。爵。夫。人。準。備。着。就。要。動。身。當。時。正。是。現。銀。變。做。鈔。票。之。際。休。說。窮。人。即。便。巨。富。之。家。也。沒。有。多。少。現。銀。男。爵。夫。人。好。容。易。湊。了。二。萬。佛。郎。現。錢。還。有。候。爵。夫。人。的。鑽。石。約。值。八。萬。佛。郎。這。是。出。門。後。如。有。急。用。方。許。變。賣。的。好。在。此。番。出。去。最。多。不。過。三。四。年。就。能。回。國。所。以。這。二。位。夫。人。籌。備。停。妥。決。意。動。身。男。爵。夫。人。爲。人。爽。直。並。沒。有。許。多。預。備。獨。是。老。夫。人。却。大。大。的。不。然。男。爵。夫。人。到。他。母。親。房。裡。只。見。他。母。親。立。在。一。堆。箱。籠。什。物。之。中。翻。的。碌。亂。那。些。包。裹。足。足。可。裝。三。四。輛。大。車。他。捨。不。得。這。樣。捨。不。了。那。樣。連。一。張。檯。布。也。要。帶。走。男。爵。夫。人。悲。切。切。搖。着。頭。說。道。母。親。你。何。必。如。此。費。事。我。們。若。要。人。看。不。出。破。綻。除。了。應。用。衣。裳。不。用。一。物。家。裏。的。東。西。那。一。件。不。是。花。團。錦。繡。只。消。一。塊。手。巾。帶。了。去。已。足。壞。事。教。人。看。破。性。命。就。難。保。了。老。夫。人。道。女。兒。我。們。斷。不。能。空。着。身。

子出門衣服是罷不來的帶些去。豈不是好男爵夫人仍溫溫存存說道：正是母親話雖如此，但照目下情形，我們的服飾愈平常愈容易脫身。說到這裏，勉強裝出笑容，說道：不要忘記我們身份。我們既裝做農人，便是農人的母親。農人的名字叫亞諾爾，我的名字叫配堯。候爵夫人叫苦道：這個如何使得？若使君王早把厄哩賴非脫治罪，何至害我們苦到這個地步呢？男爵夫人道：母親，你想別人比我苦，的還多着呢。只要將來一比也可以心足了。你想君王和皇后何等尊貴，怎會教人囚在廟裏？還有那位小太子更不知怎樣可憐呢？我們若不爲自己也要顧着賽雪兒。我們再要一死，他豈不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嗎？這些話說的很有情理。怎奈老夫人終不明白，只自連連歎氣。這也難怪，他自小嬌生慣養，衣飾食用那一樣不講究。豈肯將就？等到男爵夫人將布衣給他母親，老夫人大爲不悅。那衣服雖不十分粗糙，却比他常用的亨加利布粗的多了。那條布裙越發粗糙。老夫人賭着咒，決不肯穿用。他說：只有鄉下粗人纔肯穿他。男爵夫人悲切切說道：呀，母親，我們能在粗人堆裏混過一個禮拜，還算是僥倖。你不要瞧不起他們。如今粗人倒比貴族有勢力了。老夫人道：然而這種風氣決不會長久。決決不會長久。男爵夫人道：我也知道不長久。母親，我很盼他不長久。纔好你揀不要穿的脫下來，讓我穿在身上。穿到動身的日子，再說。老夫人到底並不是很心人，被他女兒左說右說，怎能不動情？自然要犧牲一切，都能依允。雖則依了心裏，却是十分痛心。少頃那農人同他母妻來到，男爵夫人當作他恩人似的迎接他。

們獨有老夫人並沒有一些禮貌。倒像人家該替他盡心的一般。那農人除了身穿衣服。還帶了些禮拜日穿用的新衣。以備候爵夫人母女穿換。當夜關緊門窗。演習起來。雖則面貌不同。身材却也相似。男爵夫人裝的真像農婦。惟有老夫人不住的叫屈。那只帽子。決不肯留在頭上。又說那雙鞋。定會穿傷脚的。又嫌衣袋做的怎生不對。男爵夫人勸他母親先穿在身上。出門時方能穿慣。老夫人倒說情願死了。不到急難決不肯就穿。於是商議定當過上一日。就要動身。農人的妻配。趕緊替賽雪兒做了一套衣服。那小孩子不論好歹。只要穿上新衣。自然歡喜。且說夫人們臨動身的前一日。比亞忙了半天。替他們去弄了一張過路票。幸虧並不爲難。但說要帶他母親妻小去鄉下三五天。其餘也沒有別的說話。竟把路票弄了回來。至於這小孩。票上應該寫不寫。倒也研究過的。但恐再去加上小孩的名字。要被地方官疑心。故此只好不題。起賽雪兒了。等到明早五點鐘。那蓬車已在場上等候。老夫人照例夜間二點鐘上床。直要睡到次日中午。纔能起身。沒奈何。今夜只好坐上一夜。決不敢再睡了。男爵夫人乘便把金子一塊塊縫在自己兜肚裏。又把所有鑽石縫在賽雪兒衣服的摺疊縫裏。直忙了一夜。諸事舒齊。當時正在天明五點鐘。男爵夫人去到他母親房裏。見老夫人也算穿戴好了。身上雖穿着農婦衣服。耳上還戴着鑽石耳環。指上也戴着很精緻的寶石指環。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假扮的農婦。那里像什麼。逃難倒像是要赴采衣跳舞會了。男爵夫人好容易勸他把耳環指戒脫將下來。可憐這位老夫人不知叫了多少屈。歎

了。多少氣。後來又到這最難做的難題。就是要上車了。老夫人這生世上。永歿見過這蓬車好坐人的心。想來的。若不是金鑲大轎車。必是四輪馬車。壞到了極處。也須是通用的客車。那知弄了這種車來。怎生上得身去。沒奈何。咬緊牙根。發一個大狠。爬進車中。要說離了如此快樂的家鄉。回想僕人服侍的何等。遇到也虧那農人情厚。都肯到來幫助。不由得教男爵夫人暗流珠淚。把一裸裸眼淚。吞入。又酸又斷的腸中。正在萬分悽楚之時。又吃賽雪兒拉着手問道。爸爸那里去了。爲甚的不與我們同去呢。男爵夫人聽了。自然更是傷心。忙掩住了他的嘴上。車以後。直到聖登尼埠。一路無話。到了那裏。便遇上文所述。的阻礙。幸而遇着好人。反倒逢凶化吉。有了那張新牌票。前路自然沒什麼阻礙。一路上早行夜宿。投下的都是些小客店。那匹馬日行三十里。倒是好馬。在第六日晚上。夫人們竟安抵布朗尼。了。經過亞培維時。比亞將牌票呈驗簽字。以便進行。那老夫人投宿在小客店中。只燃一枝牛油蠟燭。真是說不盡萬分怨苦。男爵夫人一路將溫言勸慰。至於賽雪兒。到得鄉下。見了野花。草樹。田色。青黃。倒覺興高采烈。小兒女本似禽鳥到了爽野之處。自然什麼都不問了。當夜到了布朗尼。投在巴黎路法蘭西客店。店主婦安白浪。媽媽最崇拜貴族。男爵夫人見他爲人爽直。便將滿腹愁腸。與店主婦統統說出。店主婦倒是熱心人。極願替他設法。說道。明晚若遇順風。便可動身向英國而去。說罷。讓他們住到官屋裏去。這官屋裝飾簡單。却也異常清潔。老夫人一路叫冤叫屈。見了這個臥房。倒也干戈少歇。一宿無話。明早店主婦去租船。

家商安船隻。原來這店主婦相識的船戶甚多。一說就成。只須四百佛郎。便可把男爵夫人一家送到。佛諸事定當。但等風勢。男爵夫人眼。看着窗外。指風的風。鷄。偏巧一連五六天。都是逆風。後來好似上天。哀憐。他們喪了家的人。到第六天晚上。風向居然轉順。店主婦歡歡喜喜的進來。教男爵夫人趁著城門未關。立刻動身。男爵夫人帶着他老幼。即在下午五點鐘上了蓬車。比亞仍似來時一樣。坐在軸上。趕車好在有了新牌票。一路並無阻攔。到了離村一里半的一條十字路口。便是店主婦鄉下家舍。這小舍離海邊不過一里之遙。凡有赴英的難民。大半都在這裏歇脚。候船。幸虧店主婦預先佈置。尤恐不能。遇到親自來到鄉間迎接他們。男爵夫人一家人來到鄉舍。正是夜間十點鐘。到了半夜。忽聽門外有人扣門。來的便是舢板船。船主男爵夫人先給他五十枚魯易。講明。只要一踏到英國海邊。再付五十魯易。船主應允。二位夫人於是圍上斗蓬。比亞抱了賽雪兒。當此夜深。人盡走。得如許長途。幸有好心人安白朗。媽媽扶了他。同向海邊進發。漸漸耳輪中聽得海水沖灘。其聲澎湃。岑寂之中。現一般幽慘氣象。老夫人想到自己要上小船。渡過那無邊無岸的海面。不由得陣陣寒慄。倒說情願避在鄉里。不要出門了。男爵夫人不免又是一番勸慰。說也可憐。男爵夫人一面走路。時時還回過頭去。瞧着賽雪兒。賽雪兒倒在比亞懷裏。熟睡一絲不覺。男爵夫人不聲不響。只自彈淚行來。已是海邊石壁的頂上。須要拾級下去。方到水面。面前屈曲的山壁。說得老夫人大聲小叫。那條山路。只有二尺來闊。繞着山崖盤旋。而

下。男爵夫人從比亞手裏抱了賽雪兒。店主婦牽了男爵夫人。船主扶了老夫人。比亞跟在後邊。好不容易下得山崖到了石卵灘上。眼望前面一片汪洋。又無船隻。老夫人驚失色。但聽船主吹了一聲哨子。遠處有一個黑點。漸近。漸大。見是二人搖的一隻雙槳小船。男爵夫人便回身謝了店主婦。安白朗媽媽。又和比亞告別。那誠實農人手裏握着帽子。呆呆地立在一邊。想要說話。又似不敢說的神氣。男爵夫人問道。我的朋友。你不想對我說話嗎。比亞道。夫人恕罪。要說夫人的事。小人本不敢動問。男爵夫人道。好比亞有何言語。只願說來。我很歡迎的。比亞道。夫人小人要說爲了夫人。這樣出門。去到英國。不知幾年纔能……男爵夫人見他說話停住。便答道。正是比亞道。正是恐怕夫人不及收羅現銀。男爵夫人搖着頭說道。比亞我的朋友。我明白你意思了。比亞道。若使夫人……我們尙有五六年的租期。我想盼望夫人照舊許租田地。我想先付二年地租。夫人肯收嗎。況且這筆錢存在我手頭。擲下很多盜賊偷了去。反爲不好。不如放在夫人手裏倒好放心。這二年租價。該是一萬佛郎。就請夫人收去。方才安樂。這個小袋裏就是袋裏都是舊銀元。夫人不必多疑。收去使用罷。這都是好錢。男爵夫人道。好了。朋友。我受領了。我們等時候。一太平。就可見面。比亞我永不忘你美意的了。正在此時。那船主驚慌慌叫道。快來上船。快來上船。查關的狗頭偷來這裏。巡邏我們性命難保了。這幾句倒是真話。男爵夫人不得已伸出精瑩如玉的手來。和比亞黑毛大手握別一面。又謝了店主婦。安白朗媽媽。便跳上船去。老夫人已和賽雪兒先

在船中。等候男爵夫人。剛跳到船上。忽聽岸上有人。喝道。誰人。走動。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店主婦村旅救忠良 貴夫人鄉居教淑女

話說夫人正跳到船上。岸上有人。喝道。誰人。走動。原來他們私逃出境。已被關員查見。故此大喝。船主。叫道。快開。快開。孩子們。盡力的搖。說着。竭力。將船尾。向海面。推送。自己也跳上船去。那隻小船。便飛也似的。開去。不到十分鐘。居然趕到航船。夫人們。換了航船。於次日清晨。竟安抵妬佛。男爵夫人。想雇一輛馬車。直往倫敦。無奈老夫人。很有許多周折。以為如今。已離法境。已到了安靖地方。穿着農人衣服。豈不教人笑話。決定主意。不改裝。是不走的了。好在男爵夫人。尚有十七世紀。孝順遺風。老夫人。雖有許多無理要求。只要沒有關碍。倒沒有不應允的。故此在妬佛。揀了個上等客寓。進得寓中。老夫人。不願長途。因疲。連忙開了。藏在車裏。帶來的衣箱。一面尋出。他常用的裙襖。一面急把。身上這套。重笨農服。脫下。梳起頭來。拍好了粉。拿鏡子。千照萬照。倒象要赴皇后御宴的一般。賽雪兒。立在門口。玩耍。男爵夫人。瞧着他女兒。消遣。當夜一宿無話。等到明早九點鐘。男爵夫人。要往倫敦。揀一個住宅。一家人。坐了馬車。向英京。進發。英國的馬車。最是好。因此老夫人。上得車去。不像先前。跨上蓬車時。那樣。抱屈了。處處。又有他女兒。盡心照料。倒也舒服。且說從妬佛。到倫敦。很是容易。只經過。肯透波里。和洛采斯。透兩處。途中。並不停留。一天上。便到了。男爵夫人。是滿腹深愁。路上。景色。雖佳。無心觀看。惟有。老夫人。瞧見。道傍。千紅萬紫。男女。成

羣那般繁華氣象。法國近三年中真不曾有過。心想倫敦要算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英國人也要算世上最偉大的人物了。不說老夫人若何羨慕。且說男爵夫人一家人到了英京。住在安白朗媽媽告訴他們的那家金場客店裡。這金場客店離聖傑姆街很近。爵夫人登時寫信寄與勞治公爵夫人。把已到此地的話告訴了他。公夫人和男爵夫人最是知己。得了信當夜就來訪問。不免叙了許多舊話。公夫人道：夫人們住在英京。人地生疎。定嫌寂寞。倘蒙不棄。奴家倒可常來作伴。男爵夫人謝了他美意。就本不想久住英京。要屏絕塵世的心思。告訴了他。問他鄉下有什麼清靜地方。可以安心去教育女兒的。公夫人回說：亨屯地方最好。不但地方清靜。鄉間的景緻。都像畫圖一般。男爵夫人聽他如此讚揚。想來這亨屯地方必然可愛。不如明早就去看看。到了明日。男爵夫人帶着老夫人賽雪兒先去回拜了公夫人。並問杜華夫人下落。心想逃難時若沒有杜華搭救。怎能平安到此。因此男爵夫人很記念他。不到數分鐘。公夫人竟將杜華夫人尋來了。杜華夫人帶了他六歲的男孩。同來拜見。從來小兒女最易親密。不消一刻。那小孩子便與賽雪兒一同戲耍去了。男爵夫人隨將杜華先生託傳的口信。告訴了公夫人。並將如何感恩的話。謝了杜華夫人。可憐這杜華夫人。差不多有三個月沒聽聞他丈夫消息了。自從八月十號反亂以來。竟不知法國是何狀況。不知他丈夫死活存亡。問問法國來的人。又沒一個知道的。如今有了這個好音。心裏如何不喜。叫他兒子上來。捏了這小子的手。說道：愛華。你問問男爵夫人。許你親他手嗎。他

告訴我說。你爹爹還在。你應該從心底裏謝他。賽雪兒聽了此話。也問男爵夫人道。媽媽我的爹爹呢。他那裏去了。可憐男爵夫人聽得這話。一陣心酸。淚如泉湧。只得拉着二個小孩的手。用好言安慰了一番。是晚男爵夫人接讀公夫人來書。信中大意說。天人獨去亨屯。他放心不下。明日定將自己的馬車叫來。和他回到鄉下看房子去。到了明早十點鐘。公夫人果然坐着馬車到來。男爵夫人和賽雪兒早已穿好衣服。在寓裏等候。好容易候老夫人打扮完備。一同上車。原來這亨屯離倫敦不過幾里路程。不消二點鐘便到了。一路上瞧見道傍許多小舍。幽雅悅目。男爵夫人不禁喜出望外。他本是實誠婦人。常愛住在家裏。不歡喜出門的。自從男爵死後。更變清靜了。見了這些村舍。怎生不喜。心想若能常在這裏住着。豈不快活安靜。後來到了亨屯。果然和公夫人所說的不錯。倒是英國有數的村庄。恐怕荷蘭比國都找不出這種好地方來。公夫人問道。你着這些村舍如何。男爵夫人看看沒一處不中意。巴不得立刻搬來住下。於是便相約下車去看。看見一所。愛一所。自己也不知道那一所最好。幸虧公夫人很熟這裏地方。情形。他說比這些好看的村舍多着呢。不如一同去看完了再定罷。於是走過五六所小屋。到一處最好的地方。公夫人道。再尋就怕都不如這個了。何不過去看個緻細。男爵夫人很是歡喜。便說。只要今日能覓借到了手。願出八十磅一年的屋租。這村舍端的好看。正是兩層樓的一所小小白屋。百葉窗。是綠的。週圍都是綠色。方格籬籬上爬着。寄生草。那大葉子鮮紅。悅目。屋前有一塊場地。兩邊都有花池。池中

野。花。馥。郁。門。前。三。層。石。級。綠。色。大。門。上。裝。一。個。紫。銅。扣。門。機。亮。晶。晶。宛。如。金。子。進。了。門。就。是。一。間。滿。闔。屋。大。的。客。廳。有。一。扇。後。門。開。出。去。是。半。畝。地。的。一。個。小。花。園。草。地。碧。青。有。一。條。圓。形。小。徑。徑。傍。種。的。是。聲。息。花。圓。蔭。樹。和。那。香。樹。那。一。頭。是。一。個。古。銅。色。的。涼。亭。亭。中。放。着。一。張。棹。子。四。脚。椅。子。那。亭。後。有。一。道。小。溪。溪。水。從。斜。石。上。淒。淒。下。流。引。入。一。個。小。小。池。塘。聲。如。金。石。那。池。塘。甚。小。只。要。日。光。整。日。的。一。晒。就。要。將。池。水。飲。乾。的。至。於。屋。中。內。容。更。是。簡。單。了。走。進。去。便。是。大。廳。那。大。廳。可。通。四。扇。房。門。第。一。扇。通。一。間。膳。房。第。二。扇。通。客。屋。第。三。扇。通。臥。房。第。四。扇。通。書。房。那。樓。上。另。是。一。個。樣。子。了。上。得。樓。去。也。是。一。間。大。廳。廳。裏。開。出。三。扇。門。來。第。一。扇。通。一。間。接。待。室。第。二。扇。通。一。個。臥。房。第。三。扇。通。一。間。梳。裝。室。後。面。尚。有。上。下。兩。小。間。披。屋。上。面。可。作。僕。人。臥。房。下。面。是。一。個。廁。所。老。夫。人。看。了。嫌。這。房。子。太。小。又。嫌。樣。子。太。不。好。看。倒。說。並。不。像。住。家。格。局。只。能。夏。天。暫。住。男。爵。夫。人。笑。迷。迷。告。訴。他。母。親。道。先。在。這。裏。過。了。夏。再。去。倫。敦。過。冬。罷。老。夫。人。心。裏。雖。不。滿。意。只。好。從。了。他。女。兒。在。此。暫。住。但。是。這。所。房。子。是。空。的。須。要。租。借。一。應。家。具。公。夫。人。道。法。國。不。過。一。時。擾。亂。不。久。皇。帝。復。位。我。們。又。好。回。國。應。用。家。具。犯。不。上。置。買。只。揀。上。等。的。租。了。些。就。是。了。男。爵。夫。人。雖。在。愁。苦。之。中。倒。很。有。些。見。地。說。是。二。年。租。價。差。不。多。和。買。的。一。樣。決。意。要。置。辦。家。具。先。請。他。母。親。揀。定。自。己。中。意。的。臥。房。老。夫。人。道。這。所。房。子。全。給。我。也。不。穀。我。擺。衣。箱。從。前。在。土。蘭。因。舊。第。那。間。後。房。便。好。裝。得。下。這。整。所。的。房。子。呢。老。夫。人。這。句。話。果。然。也。是。實。情。只。可。惜。如。今。並。不。在。土。蘭。因。是。在。英。吉。

利沒奈何只好將就揀一間。上樓下樓。來回走了二十遍。方纔揀定樓下的一間臥房。一間書屋。揀定了房間。夫人們一同回了倫敦。男爵夫人急於把房子租妥。明日一早就請公夫人派人去量了房間尺碼。若說男爵夫人。雖是名門貴族。並不愛浮華。把實話告訴了公夫人。說道。帶來的資財有限。連老夫人的鑽石并在一起。統共只值十萬佛郎克的錢。公夫人道。既有十萬佛郎克。又有你這樣精明人。還怕過不了五六年嗎。況且明明用不着五六年這樣長久。那聯軍離京不過一百多里。眼看着法國就要太平的家鄉。又有許多田產。斷不了法國原原的滙寄錢來。不愁沒有接濟。這些個話說的很像有理。無奈男爵夫人終不肯相信。公夫人和老夫人都說他過於遠慮了。後來公夫人派去僕人量了尺碼回來。男爵夫人便親身去置辦家具。過了一個禮拜。這村舍都布置完備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六回 論教育慈母有方 治家政夫人得體

話說男爵夫人親自置辦家具。一禮拜後。這村舍都布置完備了。東西不多。倒也十分雅緻。檯布蓋碟。一樣不是現購的。雖然千省萬省。也化去二萬多佛郎克。這是男爵夫人所有財產中五分之一。手頭只有比亞預付的地租一萬佛郎克。此外便是老夫人的鑽石。約值七八萬佛郎克。雖有此數。男爵夫人卻又時常發愁道。這五六年裏。知道有何變局。還不知將來怎樣過法呢。又想雖如此說。當此時代。能毅太太平平住在此間。還算不幸中的大幸呢。看官須知。這老夫人決不能幫助他女兒一點力的。鋪張家具。

都是男爵夫人獨自料理。他老人家住在倫敦。整日和公夫人閒談。不來照料。幸虧杜華夫人很來幫忙。替男爵夫人相幫布置。杜華夫人是個英國中等社會婦人。才富學廣。很有才能。在公夫人處充當保姆。倒是個教員身份。

他丈夫雖在法國無恙。究不知何日回家。故此零丁寂寞。也像居孀一樣。男爵夫人與他同病相憐。相聚不過五六天。倒像多年故舊。自從二人商量著布置這所村



圓園徑上往來遊行。兩小無嫌。十分相得。一星期後。杜華夫人代尋了一個女廚子來。不但烹調得法。還會料理家務。事情辦完。杜華夫人要回倫敦去了。那二個小孩臨別時說不盡彼此眷戀。第二天。公夫人

舍談談說說。越發親熱了。杜華夫人自知身份。格外謙虛。至於賽雪兒和愛華。並不懂社會上等級。或在草地一同打滾。或在廳裏地毯上玩耍。或是你追我逐。或是握着小手。同在後

和老夫人帶着一個法國女僕。坐着馬車來了。男爵夫人見他母親又新雇一名女僕。心想寄身異國。何必如此糜費。想要不用。又素知母親是富貴氣派。伏侍的女僕自然少不得的。況且他老年人家。已經受了許多委屈。再要省這筆女僕費。未免太嫌苛刻。只好由他了。且說老夫人的皮氣。沒一樣和他女兒合得來的。男爵夫人所享的福。並不在他母親之下。不過經了一番傷心事。也沒什麼鋪張的興致。況且他又是吃得辛苦的人。寧願節儉煩勞。倒可忘却心事。賽雪兒是個小孩。但顧自己。更沒有什麼商量。可喜可憂。都聽着人家亦懂。不得什麼。叫愁。樂。況他年紀。不過三歲多些。但是他的容貌。却生得異樣嬌妍。那股溫柔態度。賽如天女。凡是女子。應有的麗質。無一不全。因此男爵夫人。愛如掌珠。一意要好好教育他。老夫人對他外孫女。也算是鍾愛的了。初見面時。宛如生吃得的一般。常向房裏。或是園裏。叫了來。撫摩愛惜。視如至寶。但是老夫人素來耐不住煩。撫摩他外孫女。不到十分鐘。就要厭煩。叫他回到娘房裏去了。可笑老夫人活了四十五歲。還像小孩子玩弄洋娃的一般。不見賽雪兒並沒有什麼記掛。不過一時想起了他。立刻要叫來。把外孫女當洋娃玩罷了。然而他老人家。待外孫女。氣量倒也不小。說是竟肯爲了外孫女捨命。其實連一禮拜的功夫。還不肯用在賽雪兒身上。其餘更不必說了。閒話休絮。且說男爵夫人和老夫人搬到亨屯後。第一天。便商議教育賽雪兒的方針。老夫人說他外孫女應受的教育。須要合乎貴族的身份。因爲法王平了匪黨。自然復還王位。將來定可賞還原有的資產。故此賽雪兒除

了學些語言圖畫跳舞之外。其餘都不必學。男爵夫人却不謂然。他自己本來聰明能幹。見地又極明白。想那君王皇后已爲朝裏囚人。他母女又是逃在外國的難民。將來過的日子就怕兇多吉少。因此賽雪兒的學問總以切於實用爲主。須要養成安嫺貞靜一無嗜好。的女兒。至於貴族中應酬技術等。將來有了好日子。再學不遲。如今須從立身上着想。教他刺繡功夫。將來家產賞還。那是將來的話。目下既無恒產。何能請什麼跳舞畫圖。或言語科的教師。老夫人却道。我情願把鑽石變價。替外孫女聘請教習。但是男爵夫人所見的遠心。真雖然感激他。痛愛賽雪兒的好。心終不肯附和其說。心想我母親爲着賽雪兒連心愛的寶貝都肯犧牲。真也難得。遂對他母親說道。眼看法國的事。一天不比一天了。那些寶石不如留待將來急用。輕易費了去。將來有了困難如何處置呢。教育賽雪兒還是孩兒自己担任。好教他學些女子應用的技術。不但失了貴族身份。還能免了外來的壞習氣。老夫人不愛強辯。聽了男爵夫人這句話。便賽雪兒的事。讓了男爵夫人主張。自後男爵夫人便開起課來。立了幾條規則。定好時刻。意中又要女兒雖在遊戲之間。也要厲着婦女日常應用的學問。故此借着遊戲教賽雪兒工作。那孩子本來孝順。母親的話倒沒有不依的學起來。自然格外容易。清早起來。便去讀書習字畫圖。午後學習音樂遊戲。一日三餐。甚是有度。時光迅速。心身兩樣。都是日長夜大。閒來家人團聚樓下客廳。閒談家事。過了幾時。早膳時候。見不到老夫人的面了。照例這頓早膳在上午十點鐘的。老夫人嫌得太早。三十年來他老人

家都是睡到十一二點鐘纔肯起身。不見一客。便是自己丈夫。沒有事情也見不到的。所以起了幾天大早。覺得太吃力了。教人每早送一杯果哥茶。送到他床上。好似前在佛奴路舊第一般。男爵夫人又要料理家政。又須教育女兒。足費整日工夫。忙得一些也沒空了。老夫人既不聞問家務。又不管閒帳。關上門。整天在房裏看書。不是馬蒙脫氏的小說。便是克雷比耶的傳記。他雇用的那法國侍女。名喚亞巴雪。除了替主人梳裝打扮。沒有別的事情。常坐在老夫人傍邊。一面繡花。一面閒談。老夫人手裏一放下書本。便當他朋友似的。與亞巴雪談天。後來他又嫌得寂寞。想與鄰舍家通個往來。男爵夫人一任他母親。自便。自己寧願清靜。決不和外人週旋。過了冬季。這一家人多虧男爵夫人治家得法。過的甚是平安。雖有老夫人常時打擾。却因男爵夫人舉止端方。有條不紊。也不怕擾亂的。後來從法國逃來的人愈多。傳來的消息也愈可怕了。風聲一天不如一天。自從八月十號和九月二號鬧到如今。不但關係法國。連那全歐洲都要牽動了。這是正月二十一號的事。夫人們得了這消息。愈加惶恐。傳說國王魯易十六世死了。又說皇后太子也快死了。亂黨和王族開了大戰。恐怕法國的皇族沒有立足地了。老夫人聽了這流血警信。決不肯相信。男爵夫人却早料到前途必是兇多吉少。況且天下事都是禍不單行的。後路茫茫。不禁傷心痛哭。賽雪兒見母親又似六個月前那樣悲傷流淚。摸不着頭路。問道。媽媽。爹爹來了。信嗎。他難道不會再來了。嗎。男爵夫人聽他一問。自然格外傷心。如何還有回答的話。只看着賽雪兒默默垂淚。這

賽雪兒却比從前長得又高又美了。好似待春含蕊的鮮花。看了他倒能分愁解悶。時光易過。轉瞬又是春天。村舍中又是一番景象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七回 雪妹妹將花作友 愛哥哥撲蝶爲纓

話說到了春令。這村舍又是一番景象。那花園越發精緻。玫瑰樹上長滿了花蕊。綠葉香樹上也有了成球的紫花。聲息花順着春風吐出陣陣的香氣。那條冬天凍住的小溪。雖似縮縮畏寒。這溪水又在那里流動了。四圍格子架上冬天枯去的寄生草爬得又是十分豐茂。這園裏全是少年活潑的氣象。賽雪兒因爲英國的天氣冬季十分寒冷。又時常下雨。悶的難過。他母親管理着家務。這孩子又沒什麼心事。倒像住在佛奴路舊第的一般。並不知去冬和這冬有什麼改變。去年的事大半都忘却了。獨有這個春天。在法國沒有見過。眼前萬象都像含苞將開的花朶。不覺興致勃勃。異常快樂。一得暇便去花園裏享他幼稚清福。他母親並不攔阻。由他作樂。漸漸如撥霧見天。每見日光自白雲孔中穿出。他娘告訴他這日光便是上帝察看下世的眼光。大凡地上萬物得了這道聖光方能生長。話分二頭。且說老夫人並不問春夏秋冬。不到十一點半終不肯起身。先在被窩裡呷一盃菓哥茶。然後下床梳洗。拍粉更衣。打扮完畢。又把看過幾十遍的舊說部拿在手中。與侍女亞巴雪評論書中人物。男爵夫人却替他亡故的君王。夫主並將死的皇后太子時常祈禱。有事話長。無事話短。亨屯村並無他事。不過聽說法國國民黨連連得

了勝仗。黨人的頭目如佛羅瓦爾米之流。連亨屯這小地方。都聞得他們大名了。且說男爵夫人既有厭世的主義。老夫人又有這樣怪皮氣。弄得賽雪兒孤零無伴。悶悶不樂。男爵夫人怕孩子悶壞。教他讀完書。做完功課。不必再做工作。去到後花園散悶。從此這花園便成了賽雪兒的天國了。又經男爵夫人一番點綴。在園中添種許多悅目花草。如百合。玫瑰。山茶。薔薇之類。簇種成堆。色香俱備。賽雪兒光着腿。披着短衫。美髮垂肩。面龐嬌嫩。也像一枝解語的活花。這小花園不但是羣花香國。却另成了個小天地。美麗飛蟲。跳動草際。活潑玲瓏。倒像翠玉小玩器。更有那穿花蛺蝶。翼似寶石。五光十色。似從天上散花的一般。其餘則有黃鶯。織柳。金雀。穿枝口啣食料。哺他們小鳥。那小鳥伸長了頸。張開了口。都在乾草巢中。吱吱叫喚。賽雪兒得了這個美景。自然格外精神。男爵夫人既不與外界週旋。賽雪兒自然沒有小朋友來與他戲耍。只有這花園是他世界。花鳥蛺蝶也都是他好朋友了。賽雪兒每日回房。把所見的東西。一樣樣請他母親解說。男爵夫人告訴他道。這些個都是上帝創造出來。教他們活在世上的。并指明日光能發發生萬物。花朵是夜合。早開。蛺蝶是日中和。媛纔出。天光將暮。就回去。除了夜鷹。鳥類都在星光裡睡覺。黎明就醒。其餘像善飛的花朵。叫蛺蝶。地上的香星。叫花朵。說話之間。把宗教思想漸漸輸入他女兒腦中。凡有生無生的物。都含着宗教意思。即如鳥啼蝶舞。也說爲了贊美上帝纔有的。賽雪兒愛花比鳥蝶尤甚。因爲有時候追捕蛺蝶。那蛺蝶從他指孔中爭脫飛去。有時在小樹枝上偷攬雀鳥。那鳥立刻

停了歌聲飛到捉不到的地方去了。獨有花朵最可愛。由他親嘴撫摩。或是採將下來。並不逃走的。然而一朝採落。那花朵顏色也退了。香味也走了。這花朵就算枯死了。卽由枝上一朵玫瑰花。男爵夫人對他女兒警說。生活的意思。又把一枝折下的百合花。譬喻人死的樣子。從此賽雪兒再不肯採花了。這是從不知不覺間試出來的。也虧他聰明會想。竟將花的性質都揣摩出來。他的花。或是有病。或是舒展。或喜或愁。他都能知道。或爲病。花哀憐。或爲好。花祝賀。花若是有了病。便去守護他。憐惜他。花若是有了愁。便去勸慰他。撫摩他。有一天到花園。比往日早些。瞧見百合花和玉簪花上。露珠透濕。回去流着眼淚。對他母親說。道那花朵。必是有了愁了。不然爲什麼哭得如此透濕呢。又有一天。男爵夫人見他女兒漲紅了臉。拿着一塊糖。儘力的讓給一朵玫瑰花吃去。因爲偶不留神。拼傷了玫瑰。一根花莖。特意將白糖與他賠不是的。這也可算賽雪兒愛花心切了。不但如此。賽雪兒平日凡用鉛筆所繪的圖畫。用針繡所繡的東西。最心愛的便是花朵。若見一朵開得別緻些的百合花。定要把他描下。樣來好似替朋友畫什麼肖像。若見顏色特別的玫瑰花。也要繡下來。留個紀念。故此每逢春夏秋三季。他和活花爲友。到了冬季。却與所畫所繡的花影做朋友了。至於飛鳥也算賽雪兒第二種好友。以前法國女將貞德。那麻雀。停在他肩上。還能在貞德胸前拾食。這花園裡的鳥。漸漸也和賽雪兒熟識。每天必有二三次。親拿穀食。散在鳥巢的樹下。讓這些善哥朋友享受。省得老鳥去遠處拾食。又不去擾害那小鳥。故此連小鳥都相愛。

雪兒相熟。花園又成了賽雪兒天然的大鳥籠。他一到園裡，那些鳥如母雞，跟隨農婦似的，跟住他走。凡遇賽雪兒對花友閒談，或在涼亭裏讀書，那鳥終在他身邊飛來飛去，唱著最悅耳的歌兒。只有那蝴蝶，雖然顏色美麗，賽雪兒覺得終有些無趣，因為每想與他和花鳥相似，做個朋友，却終究不能親近。有一次，想與蝴蝶握手，用大帽拍到個大花黑蝶，又用扇子拍得一只金黃黃蝶，到了手，那翅膀已經斷落，只好放了。他們由此知道愛他，反倒害他，不如任他們自由飛舞，還是不親近的好了。這是賽雪兒心中的思想。賽雪兒具此柔情，他外祖母性情和他不合，素來翻覆無常，有時候要表出心愛，反把他嚇的直哭。只有男爵夫人，雅重貞靜，能與他共賞好花樂，共慰花愁，共觀蝶舞，共聽鳥啼，纔能解賽雪兒的真意。且說亨屯村舍，如今不像先生這樣寂寞了。公夫人常來走動，還有杜華夫人，也常到男爵夫人處問好。初起，賽雪兒一見杜華夫人到來，非常歡喜，因他必帶愛華同來，好與愛華同在花園裏遊戲。或在草地上打滾，或在樹蔭下捉迷藏，或與他採花，裂葉，攀巢，捉鳥，撲蝶，追風。如今賽雪兒早變了，護花使者，每見愛華來到，很願讓他踏進花園，起初也感化愛華，致他也懂得鳥啼花笑的奇趣。怎奈愛華粗俗，反大笑道：花木怎懂得感情？那裏就知愛憎痛癢？至於這些鳥，我還想捉幾隻，養在籠裏玩呢。賽雪兒道：上帝給他們翅膀，分明不教他被人關在籠裏跳來跳去，爲的是教他們在空中飛翔，飛得乏了，停在高竿或樹頂上，一曲高歌，醒人耳目的。後來愛華做了一件壞事，賽雪兒再也不與他相好了，到底爲了何事？

呢。因爲賽雪兒一天正與他玫瑰、花、細、訴、衷、曲、沒、留、神、愛、華、的、舉、動、誰、知、那、孩、子、把、一、隻、孔、雀、斑、文、的、蚌、蝶、用、針、子、穿、了、肚、子、頂、在、帽、上、笑、嘻、嘻、的、走、來、給、賽、雪、兒、看、賽、雪、兒、見、了、傷、心、流、淚、倒、弄、得、愛、華、不、明、白、了、問、明、了、原、因、說、道、我、家、裏、還、有、三、百、多、隻、蚌、蝶、都、在、肚、子、上、釘、住、釘、在、匣、裏、泡、製、起、來、如、同、生、的、一、樣、很、好、看、的、賽、雪、兒、從、此、不、許、愛、華、再、進、他、花、園、了、下、次、來、時、情、願、把、自、己、玩、的、洋、娃、小、屋、給、愛、華、玩、弄、由、他、弄、壞、倒、也、情、願、決、不、肯、讓、他、再、去、作、弄、花、園、的、朋、友、們、了、男、爵、夫、人、看、出、他、女、兒、心、思、等、愛、華、去、後、問、他、爲、什、麼、不、殺、那、孩、子、進、園、賽、雪、兒、便、將、愛、華、殘、害、蚌、蝶、的、話、說、明、問、他、母、親、道、孩、兒、所、做、的、錯、也、不、錯、男、爵、夫、人、道、不、錯、不、錯、我、兒、你、做、的、很、是、世、上、萬、物、並、不、再、爲、我、們、造、的、怎、好、任、意、毀、壞、他、況、且、地、面、上、所、有、生、物、都、是、上、天、所、創、花、鳥、蚌、蝶、甚、至、於、無、邊、大、海、一、滴、之、水、一、線、之、光、莫、不、有、上、帝、在、內、上、帝、是、無、所、不、在、的、賽、雪、兒、聽、了、點、頭、領、會、自、此、以、後、更、把、那、園、中、各、物、盡、心、保、護、了、且、說、男、爵、夫、人、一、家、人、僑、居、在、亨、屯、村、舍、眼、前、雖、是、一、派、昇、平、氣、象、怎、知、歐、洲、又、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八回 還義金節婦甘貧 賣珍寶商人濟急

話說歐洲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你道什麼的。原來法國自從民黨弑了君王皇后。竟結出一個最可怖的果來。那殺人的。好似跳在虎口的蠻兵。都被他人殺却。今日我殺人。明日人殺我。輪流替換。都弄到殺。

人。機。器。裏。收。場。到。了。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七。號。法。政。府。已。被。民。黨。傾。覆。正。在。亂。離。之。際。那。杜。華。眼。見。得。法。國。不。可。再。任。只。好。逃。回。英。國。也。顧。不。得。公。夫。人。的。委。托。了。杜。華。回。到。英。國。他。妻。子。見。了。自。然。大。喜。那。公。夫。人。在。英。國。沒。有。財。產。不。用。什。麼。司。事。他。家。鄉。五。十。萬。資。財。明。明。保。不。住。了。不。得。已。將。杜。華。辭。却。這。杜。華。正。在。青。年。沒。有。恒。業。怎。能。度。日。便。把。所。積。的。五。萬。佛。郎。克。押。在。銀。行。做。担。保。即。在。本。地。銀。行。謀。了。一。席。寫。字。職。司。他。本。是。精。明。強。幹。的。能。手。做。不。上。一。年。就。有。名。譽。銀。行。大。班。十。分。賞。識。給。了。他。幾。分。紅。股。從。此。杜。華。也。算。得。行。中。小。股。東。了。後。來。公。夫。人。和。達。德。羅。公。主。要。離。去。英。京。杜。華。夫。人。稟。明。公。夫。人。要。辭。去。保。母。之。職。好。與。丈。夫。同。住。英。京。公。夫。人。心。想。出。門。日。子。又。要。放。長。了。出。門。人。總。以。節。儉。爲。是。便。應。許。了。他。從。此。杜。華。夫。婦。仍。在。倫。敦。居。住。那。公。夫。人。却。遷。往。德。國。去。了。不。料。出。於。公。夫。人。意。料。之。外。那。聯。軍。竟。被。法。人。驅。逐。到。邊。境。不。但。僑。居。英。國。的。人。不。能。由。法。國。滙。寄。錢。來。連。他。們。所。有。家。財。都。被。國。家。充。了。公。當。作。民。主。國。的。公。產。那。貴。族。也。和。平。民。一。樣。沒。什。麼。分。別。了。男。爵。夫。人。得。此。消。息。登。時。寫。一。封。書。把。比。亞。預。付。的。二。年。田。租。一。萬。佛。郎。克。寄。還。了。他。推。說。住。在。外。洋。倒。很。有。進。項。日。用。也。很。寬。裕。不。必。再。需。此。款。並。說。了。許。多。感。謝。的。話。安。慰。比。亞。不。如。此。又。怕。他。不。肯。收。受。爲。了。大。義。也。顧。不。得。說。幾。句。假。話。了。男。爵。夫。人。看。看。手。頭。的。錢。已。經。用。盡。所。剩。只。有。他。母。女。二。人。的。鑽。石。了。便。到。老。夫。人。房。中。正。見。他。老。人。家。津。津。有。味。靠。在。榻。上。看。閒。書。老。夫。人。看。完。了。一。段。閒。書。方。問。他。女。兒。道。女。兒。有。什。麼。事。情。男。爵。夫。人。道。母。親。我。想。把。我。二。

人所有鑽石湊在一起。很算得一宗巨款。把他存在英國銀行。生息也足。數度日的了。如此一說。老夫人明見得要與他鑽石分手了。怎奈他老人家所有的威風。盡在這幾塊鑽石之上。常打箱裏搬出來。撫摩玩弄。害侍女亞巴雪。很是眼熱。於此亦足以自豪。豈可賣脫。乃急急分辯道。這些寶石。都是祖傳之寶。怎忍放手。等到萬不得已。沒奈何。典去一塊。回了法國。自然不爲難了。男爵夫人道。母親請想。如今是什麼時勢。我們回國的日子。還很遠。很遠。與其零星出售。不如一次上盡行賣出。還倒成個數日。靠着利息過日子。怎生不好。老夫人想把愛情去打動他女兒。說道。女兒呀。我留住這些鑽石將來也是你的。爲的是與我外孫女做個賠嫁。罷。說到這裏。老夫人不住的搖頭。想從眼角裏吊一點眼淚出來。誰知一滴也吊不出。乃說道。不如此。他將來沒有別的首飾了。男爵夫人悲慘的勉強裝着笑容。道。母親求你想想。賽雪兒今年不滿七歲。大概再遲十年。也未必出嫁。這十年中。若非聽了兒的話。你我二人的鑽石。都要吃盡。典完。還收不到分文利息。老夫人動了火。問道。如此說來。你可憐兒的賽雪兒。難道不用一些首飾嗎。男爵夫人仍舊溫言說道。母親放心。女孩兒家。只要貞儉溫良。再加上天然姿態。那便是本來首飾。他姿色如今一天比一天的長進了。首飾乃身外之物。倒沒甚要緊。老夫人道。好了。好了。女兒讓我想。想。妥了。再說罷。男爵夫人道。母親請想。說完了話。恭敬退出。過了幾天。男爵夫人再去商議。誰知這幾天。老夫時常吃藥。不知那里來的許多變理。終也說不明白。況且所議的鑽石。又是老夫人的物件。准不准。只

好。由。他。怎。能。勉。強。可。憐。男。爵。夫。人。垂。頭。喪。氣。的。出。來。總。嫌。自。己。不。會。說。話。不。能。打。動。他。母。親。慈。念。決。不。怪。他。老。人。家。不。對。的。這。天。他。寫。了。一。封。信。寄。與。杜。華。請。他。夫。婦。帶。了。兒。子。禮。拜。日。同。來。亨。屯。相。叙。一。日。杜。華。這。位。好。人。果。然。於。禮。拜。日。中。午。來。到。他。舊。時。不。過。做。個。夥。友。如。今。成。了。銀。行。股。東。做。人。還。是。一。樣。老。誠。忠。厚。不。怪。公。夫。人。先。前。這。樣。倚。重。男。爵。夫。人。如。此。敬。仰。他。了。老。夫。人。嫌。他。女。兒。和。平。民。杜。華。家。做。朋。友。心。中。很。是。不。樂。常。說。他。女。兒。不。該。與。杜。華。家。這。等。親。近。男。爵。夫。人。若。提。起。舊。時。救。命。的。話。來。老。夫。人。倒。說。那。個。時。候。雖。沒。有。許。多。好。人。救。人。之。急。也。是。老。實。人。應。做。的。事。不。算。希。奇。故。此。每。逢。杜。華。家。的。人。來。到。老。夫。人。便。裝。做。頭。痛。不。肯。斷。見。話。分。兩。頭。養。雪。兒。的。花。園。終。沒。教。愛。華。進。去。過。如。今。愛。華。是。十。歲。了。生。得。一。表。非。俗。十。分。長。大。更。不。能。體。惜。他。花。鳥。蝴蝶。了。杜。華。先。生。一。心。要。兒。子。學。好。雖。不。及。男。爵。夫。人。教。育。養。雪。兒。這。般。高。尚。却。也。費。過。一。番。心。血。愛。華。居。然。能。毅。拿。着。筆。做。得。了。長。行。的。加。減。乘。分。記。性。也。倒。很。好。故。此。他。父。親。十。分。寵。愛。且。說。杜。華。家。人。在。男。爵。夫。人。處。吃。完。中。飯。男。爵。夫。人。把。杜。華。請。到。他。房。裏。坐。定。一。面。把。首。飾。箱。子。打。開。這。箱。裏。全。是。自。己。的。鑽。石。取。出。一。對。耳。環。一。枝。十。字。架。正。經。說。明。了。度。日。難。處。請。他。把。鑽。石。帶。去。倫。敦。克。實。珠。寶。店。家。變。價。杜。華。請。他。不。必。賣。鑽。石。要。用。銀。錢。儘。好。通。融。可。惜。說。了。二。十。多。遍。男。爵。夫。人。終。不。肯。向。人。借。錢。只。自。謝。他。好。意。並。求。不。可。見。怪。杜。華。知。道。不。能。勉。強。只。好。另。想。他。法。男。爵。夫。人。又。怕。杜。華。先。生。心。眼。太。好。必。要。暗。地。裏。添。送。銀。錢。硬。說。鑽。石。漲。了。價。值。故。此。先。把。話。來。說。破。說。道。那。鑽。石。只。值。八。

九千佛郎克再多。必是你故意添出。真要這樣。決不收。受。弄得杜華沒法。除了鑽石價值不能多送些銀錢了。男爵夫人和杜華商妥此事。回到客所。但見兩個小孩正在所中戲耍。杜華夫人在傍邊看着他們。始知這一席話。差不多說了有一小時了。且說當時正是拿破崙出征埃及。拿破崙離了法國。差不多連勝仗的神。都被他帶走了。雖有許多兵將。法人與意國德國交戰。屢戰屢北。國中政治。又弄得雜亂無章。真所謂內扛外侮了。這些消息。傳到外國。男爵夫人把所有將來希望。都拋去。大海分明。是前途冥黑。決沒有好收場了。想到忠義之家。弄得如此下場。也算天公害眼。次日杜華夫人來到。不知爲了何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回 太君吝物做平民 賢婦飲愁成死病

說話杜華夫人到來。把賣得的鑽石錢面交男爵夫人點收。統共是九千佛郎克。杜華怕男爵夫人見疑。連倫敦珠寶店的估價單。也包在銀票裏送了來。男爵夫人有了九千佛郎克。可敷過二年日子。這二年中又出了多少大事。不但保不住貴族的祿位。連希望都沒有了。你道爲何。原來那拿破崙打埃及回來。在十一月八號打勝了馬倫哥一仗。自己做了什麼。叫康塞爾（法國大亂時代的大憲）外面謠傳。倒說他專爲法國皇族出力。打退革命黨。後仍把這江山交還君主。然而稍有見地的。就知這句話靠不住。拿翁連打羅蒂三角石頭。和馬倫哥三場勝仗。把歐洲人嚇得個個膽寒了。餘事慢說。且說男爵夫人自

從那日和老夫人商議變賣鑽石後耐了許久終不曾開過口老夫人也不問他女兒怎生度日如今委實需錢孔亟萬不能再耐只好再去與老夫人商議老夫人見女兒又提起變賣鑽石的話來很不高興還是一味保護他鑽石然而這次乃是迫於急用男爵夫人又說得圓到懇切沒奈何老夫人深深嘆息開了首飾箱取出鑽石項圈一枚約值一萬五千佛郎克男爵夫人仍主張把所有鑽石一起售出存在銀行生息無奈老夫人說說又要動氣這條陳終歸無濟了老夫人還說賣了項圈至少要給他三千佛郎做個小小零用男爵夫人自然應允仍托杜華代賣把項圈賣了一萬五千佛郎杜華又想故意幫些兒錢無奈這好夫人終是不依那時養雪兒今年已是十二歲了出落得萬分雅秀落落大方魄依宗教靜若幽蘭那容貌如仙女一般鮮嫩那性情像他母親一樣忠誠這都是遭際不佳纔養成這副十全性格他母親常自窗口望見他在玫瑰叢裏對着花姊十分情重可知不消三載這女兒就好長大成人不知終身誰屬倒替這如花美女重重耽憂要說男爵夫人心中愁悶不爲自己實爲他女兒的終身心想自己身體一日不如一日住在英國空氣裡終覺煩膩況且有老母下有嬌兒都要自己一肩担負今年不過三十二歲從小倒是氣質康強素無疾病近來因爲愁勞二迫常覺說不出的困疲到了秋令尤其利害竟成了一種病原這病勢除却夫人自己沒人知道若教外人看來他面色反比從前好了往常面上毫無血色如今腮上紅潤潤倒有了桃花色竟像輕了許多年紀真後生了他以前說話便到了爲

難的時候。也是慢吞吞很有鎮定功夫的。如今變的響亮爽直。故此人家都道他比賽雪兒還要美麗動人。怎知他是變症呢。男爵夫人自己明知道是有病的惡兆了。到了一千八百零二年。法國稍稍平靜。僑居外國的人。又能回國。男爵夫人意中。也想回國。然而佛奴路舊弟已被人佔去。連那滿的幾處田產。土蘭因和不列丹尼的產業。都變做國家公產。一概允公。既無資產。即便回國。也難度日。況且搬場走路。非錢不辦。手頭的錢。也是不敷。老夫人倒極意催促他要回國。並說到了巴黎。那職位還可立刻弄回來。至於所有房田財產。他自去面託有權勢的老友。那怕弄不回呢。但是男爵夫人知道他母親沒甚見識。不肯輕信。情願等大局定妥。再行回國。到了一千八百零三年。賽雪兒雖是十三歲。看上去倒像月圓年紀。身體發育得雖快。心地還是一片天真。純乎是小孩樣子。二三年中。他只和愛華一同游戲。如今變得越發端莊了。除却杜華。或是他自己母親。永不和他人說話。他母親監管功課。也比往時認真多了。那功課很高尚。大凡婦女應有知識。無不教他習學。倒不為將來謀生。實為利便自己。花朵兒畫得真似活的一般。他並沒有學過油畫。所以一手全是水彩畫。有時彈起琴來。隨口唱一闕曲子。心裏永沒有印入半點琴曲中詞譜。不過由着自己不知不覺腔調自來。唱將出來。好像前生學過的一樣。他心裏自有現成的音樂似的。此外還有二種特色。一種是精通地理歷史。雖不會盡心學過。有人問他。都沒有對不出的。第二種就是精明幾國言語。操起外國語來。與外國人一樣。對他母親。便說意大利或法蘭西語。對着僕人

或商人。便用英國語了。且說當時杜華的家業。蒸蒸日上。很有些錢了。他原是有本領人。待人又極厚道。怎會不發達呢。年來杜華和男爵夫人友誼日深。時常邀請老夫人母女帶着賽雪兒到倫敦去游玩。但是男爵夫人每每婉言謝却。因為很知道十四歲的女兒最易習染。怕擾亂賽雪兒貞靜的性質。故此終沒有去過。男爵夫人每見杜華來到。很是歡迎。反嫌他不肯常來走走。說也奇怪。不知杜華還是怕人說他不來。或者另有他意。來的竟比往時格外慇懃了。不但這杜華先生。便是他夫人兒子也是常來真教。老夫人看了頭疼。因為他老人家最講尊卑之分。見他女兒和幾個平民相好。心裏十分動氣。又不便說出口。來定了主意。特意要顯他尊貴的樣子。每逢杜華家於星期日到亨屯。到了午膳時分。老夫人雖肯俯就下來。同棹用饌。他老人家定要穿上盛服。還把所剩首飾全數插戴出來。顯顯身份。可憐杜華夫人素不愛穿戴。身上衣服極其樸素。被老夫人一比。更顯得杜華夫人沒穿戴了。這樣氣派。教男爵夫人看着。又不敢說他母親不是。心裏真是萬分難受。幸虧杜華夫婦並不見怪。他夫婦即便看出老夫人怪氣來。也當他老人家皮氣如此。倒沒什麼見怪。賽雪兒原不懂社會上這種分別。但知杜華先生是他母親的恩人。故此每見杜華來到。必去含笑相迎。臨別時。便伸出手去與杜華握手。每見杜華夫人。他必是親親熱熱上去親嘴。當作親娘一樣相看。還說很想有愛華這樣個人做他哥哥呢。這種溫柔優待。杜華一家人很以為榮幸。因此無論在家出外。常把男爵夫人和賽雪兒的好處。當作美談。時光易過。一棧又

是數個月了。男爵夫人的錢，將次用盡。連老夫人上次要去的零用，也都用光了。沒奈何，又須和老夫人開口。老夫人懂不來鑽石項圈的錢，並沒有多少日子。怎地便用光了？免不得要男爵夫人還報。他幾時幾日，那銀錢作何用法？此種况味，更有說不盡的難過。回報了帳，起初他老人家還不肯信好容易說了半天，纔肯拿出第二樣來，變了價，還要一萬佛郎克做個零用。男爵夫人照舊寫信去托杜華，杜華接信登時來到亨屯，見男爵夫人氣色大不如從前了。不過一禮拜沒有相見，他面色怎變得如此快呢？可憐夫人面上，尙帶着擦不乾的淚痕。賽雪兒雖不懂什麼叫生計，什麼叫世情，在這二天內，也看出他母親的愁緒來了。那股愁緒並不現在面上，然而見他整日發呆，這樣大的姑娘，如何看不出眼色？故此等杜華一到，賽雪兒拉了他手說道：「呀！可愛的杜華先生，我狠性急盼你來到。我母親這幾天很爲難，很愁悶。到究也不知爲了何事。我問他時，他把我當作小孩兒，不肯實說。先生呀，你若能幫些忙，還求你設法纔好。這位好人把慈愛眼光看着賽雪兒，說道：『我的好小姐，小可原想幫助男爵夫人，怎奈對他說了好幾次，夫人終是不依，說着深深嘆一口氣，又說道：『可憐啊！你知道小可和男爵夫人並不是平等人，故此決不肯受我分毫禮物。』」賽雪兒道：「杜華先生，你說我母親與你不平等嗎？這句話我真有些不懂。先生每到這里，難道我母親慢待過你嗎？」杜華道：「天在頭上，小姐怎說慢待男爵夫人待小可真是好到極處了。」賽雪兒道：「如此說，定是我賽雪兒得罪先生了。果要這樣，我是無心的錯，務求先生包涵恕罪。這幾句話

說得杜華更把賽雪兒愛到了極處。說道：你怎會有錯。可愛的姑娘。吓。照你說來。連天上仙女也好見怪他了。不是。不是。噯。決不是的。賽雪兒道：既然如此。請你告訴我。我母親怎會成了這個樣子呢。杜華道：要問你母親嗎。小可倒畧知一二。賽雪道：噯。先生。你若知道。告訴我。：或者我能替他解些兒愁。：杜華道：小姐。你便可以解得他愁。賽雪兒道：如此。請你快說出來。杜華道：我現在須去見你母親。和他說幾句緊要的話。他若肯依我的話時。：噯。他自然問你。只要你一許。我們大家都有了好處了。賽雪兒張大了眼睛。很覺詫異。要知杜華說出何話。再看下回分曉。

第十回 提親事商賈情深 感恩義夫人淚濕

話說賽雪兒張大眼睛。正候杜華說話。誰知杜華並不再說。竟走向男爵夫人房中去了。杜華一進房門。見男爵夫人氣色大壞。第一句就問他有何貴恙。夫人搖搖頭。說不病。一面伸手和杜華握罷。請他坐在傍邊椅子上。靜了一刻。方纔說道：杜華先生。我不必開口。你定知我請你到此的原因了。杜華家答道：正是。男爵夫人。小可一接到信。心裏早明白了。小可有一句話。不知夫人許問嗎。男爵夫人道：先生請說。我洗耳恭聽。論到我們友誼呢。沒什麼不可說的話了。敢說先生所說。定然歡迎。決不見怪。杜華再拜道：男爵夫人。這是你第二次與我鑽石。教小可變價。不知夫人的鑽石還有若干。男爵夫人道：差不多還有三分之二沒賣出去。杜華道：小可說出這句話來。夫人休怪。既有這許多首飾。何不把所有鑽石。盡行變價。

定成六七萬佛郎克巨款。存在英國銀行。每年也有二三百磅利息。還不敷度日嗎。男爵夫人道。我原有此意。可惜這鑽石並不是我的。都是我母親的。我早對他說過。他老人家決計不從。也是沒法。杜華道。若說老夫人這個性情。小可倒很相信。一看他神氣。就看出來了。說到此處。杜華立即告罪道。夫人恕罪。這樣話小可不當說的。一時脫出口來。冒犯冒犯。男爵夫人道。不礙事的好朋友。我母親真有些不講情理。我也知道。又常見你格外包涵。明見他這樣。竟似沒理會似的。像你這樣好人。真也少有。杜華先生。這是一粒扣子。差不多值一萬佛郎克。求你帶去變價。杜華接過首飾。看了一遍。說道。願效微力。夫人。我眼見你所剩首飾。一件件的賣去。心裏很替你擔憂。男爵夫人微笑道。杜華先生。不如此。那有別法呢。我們只好聽天由命了。杜華道。夫人。這是你自己說的小可本不敢動問。如今夫人自己言道。你的首飾。差不多去了一半。這一半首飾。過了六七年日子。其餘的最多也不過六七年。便弄光了。請問以後作何辦法。男爵夫人道。這只好聽着天命了。杜華道。有什麼定見嗎。男爵夫人道。沒有。杜華道。有什麼希望沒有呢。夫人道。但望將來魯易十八世接了皇位。把我們家產賞還罷了。杜華道可憐啊夫人。你也很知道。這個希望就怕一天比一天的無望了。那總司令拿破崙做了大憲。如今又自稱大總憲。聽說不久就要改稱皇帝了。你想他怎肯把已得的江山拱手讓歸皇族呢。男爵夫人裝作不信似的。只自搖頭。杜華道。小可再說一遍罷。請問六七年後夫人怎生度日。男爵夫人一言不發。只自嘆氣。杜華又說道。賽雪兒姑娘今年

是十四歲了。男爵夫人聽到此處。彈去一絲眼淚。杜華道。再過二三年。你也該與他定妥親事了。男爵夫人道。唉。杜華先生。請你不要說了。若提起我女兒前途。我真信不過天道爲什麼如此不公。杜華道。夫人差矣。你還該盼着天公。旣送他天女下凡。終不致捨棄纓好。怎說天道不公呢。敢卜將來必有年少貴人。慕他顏色。使他享受大福。令人欽敬。這倒不必擔憂。男爵夫人道。可惜杜華先生吓。賽雪兒見今窮了。那里想得到這種好處。況且誰肯特到此地來尋地呢。我們住在這亨屯村裏。一慄已是十年。進我們的。除你父子外。沒有第三個男人。杜華先生。我忘了沒給你夫人公子問好。杜華夫人好嗎。愛華好嗎。杜華道。多謝夫人。他二人都托福安好。男爵夫人吓。小可很愛惜我愛華。他倒是好孩子。夫人。小可敢說他將來必不會學壞。女孩子嫁着這樣的丈夫。也算終身有望的了。男爵夫人笑道。有你這樣好人。他自然學好了。我看他定能學你樣子。是啊。你說得很是。女孩子嫁着愛華。必能終身快樂的。杜華急問道。夫人當真這樣想嗎。男爵夫人道。爲甚的不真。否則我怎會說出口來呀。杜華道。小可想夫人必是隨口一說。要我歡喜罷。男爵夫人道。先生不必少疑。我素常說話。心口決不兩樣。杜華道。夫人如此說來。真教小可感激到心底。男爵夫人啊。小可此番到來。本想表明一樁心事。又不敢直說。小可在倫敦。倒像說了出來。不什麼緊要。然而一到亨屯。愈近這個所在。這句話愈不敢說出口來。自己終覺太嫌冒昧了。男爵夫人道。杜華先生。你說得半吞半吐。教我不明白你意思。杜華道。夫人。小可的意思倒極容易看出來的。男爵夫

人道住了。我想你知道……杜華道：你笑了，分明不見怪了。小可方纔言道：有人娶得到賽雪兒姑娘，真算天生福氣。你却說女孩子嫁了愛華，必定終身快樂。男爵夫人道：杜華先生……杜華道：夫人想罪。小可早知道說出這樣話來，太覺莽撞，想不到竟忘却自己卑賤。我們門戶不當，怎能妄想。然而縵細想來，先前呢，我們是天懸地隔，想不到如今我二家友誼日深，多蒙夫人抬舉，另眼相看，這都是天大幸。有此機會，小可纔敢生此妄念，偷從信實上取人，或能光我門楣，豈不是一樁快事。男爵夫人請想，若使小可所求有望，將來的事，還有何事不可直說，更沒有嫌疑了。小可雖不敢自說有多少資財，要送過你幾次，怎奈夫人終不肯收受。夫人，我們英國地方，與貴國不同，大凡商務中人，都看得極高的。小可的兒子，將來便是銀行中人，不能算下等。夫人，小可也知道賽雪兒姑娘本是侯爵夫人的外孫女，又是麥雪雪黎男爵親生國女，名門貴族，怎能配平民愛華。譬如愛華也是公爵，那就沒有別的話處了。然而偷蒙天佑，愛華有了數百萬巨金，獻在賽雪兒姑娘面前，教姑娘終身快樂，豈不像貴族一樣舒服嗎。小可雖沒有數百萬巨資，却有三四千萬佛郎克家財，也很殷，姑娘享用了。夫人我說的是否夫人，你怎麼哭了。男爵夫人道：是的，我哭了。可愛的杜華先生，因為你所說的話，直刺我心裏，你至誠待我，怎教我不感激零涕呢。此事我一人若能專主，就論你這番用情，我非但不怪，定要伸出手來，立刻應允。然而我還須和賽雪兒商議，免不得也要稟明我母親，方可報命。這是你知道的。杜華道：若和姑娘商議，大概還願意。小可

自從心裏有這個念頭。留心細看他對於愛華的舉動。也知道姑娘並不鍾愛我愛華。這也難怪。像他這樣大家閨秀。年紀又輕。夢裏也想不到會愛我一無品級的愛華。但他們做了多年朋友。彼此尙稱和好。總之決沒有恨他的意思。賽雪兒姑娘偷知此事。能使夫人歡喜。必然肯依允的。獨有老夫人。小可敢說不必開口。他老人家定不應承。男爵夫人道。杜華先生。我自替你說去。放心。放心。我盡力就是了。杜華手裏抖着鑽石說道。男爵夫人。我們現今是越發親近。這個似乎用不着了。男爵夫人道。先生。見今事情尙不會定妥。我告訴過你了。賽雪兒今年不過十四歲。至少再停二年。我們纔能定局。求你仍照着請你到來的意思。費神代辦。杜華明知男爵夫人的話。一出口決不肯更改。只得起身告別。男爵夫人留他飯後再走。杜華急於把有希望的消息告訴他妻子。故此再三道謝。匆匆的去了。臨去時還叮嚀男爵夫人緊記着這段親事。男爵夫人見杜華去後。心裏直樂得感謝天地。若說這頭親事。教他人處於夫人的地位。決算不得僥倖。爲什麼反感謝天地呢。但是十年困苦。長進男爵夫人許多見識。他是見得到真理了。心想僑居外國。既不能回國。又把資產用光。自己又有了病。若與賽雪兒另尋別的門戶。決定做不到了。有此機會。怎生不喜。再說那貴族。本是借着皇族寄生的。長春藤皇族。旣滅焉有貴族。生路如今是大廈已傾。貴族中人。永不能再見天日了。往後更有說不盡的大苦。賽雪兒又是閨女。避居鄉下。不像男人。倒可借着貴族的招牌。出去揚名顯姓。况且那些貴族少年。弄得個個都窮了。娶個有錢的妻子。方好依持。裙

帶上升騰。若娶了賽雪兒。這個窮女子。除却虛空的名望。一無長物。將來女婿。困頓連女兒的名望。也要隨着帶壞了。人家斷不肯爲了虛名。特來求娶賽雪兒的可憐。他除了姓名。竟絲毫無有。男爵夫人想到此處。很願和杜華家攀親。然而細想起種種益處。免不得觸動了許多舊恨新愁。何況這事不過出於自己的意思。還須和他母親跟女兒商議。尙有二道阻力。不知能否成功。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請醫生姣娘施妙計 遇才郎琴曲話知音

話說男爵夫人意中要和杜華家攀親。遂把賽雪兒叫來。告訴他將來過日的難處。並把所有意思。一一說明。賽雪兒聽着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尙不懂夫妻情趣。問道。母親孩兒和杜華家做親。你我二人會離開嗎。男爵夫人道。不離開的。孩子。只有此法。我們方能在一處。賽雪兒因此轉驚爲喜道。這就好了。只要我母女不離。孩兒倒沒什麼。不肯依的。男爵夫人早看出賽雪兒和愛華。但有兄妹的感情。恐是弄錯了。意思想他除去愛華父子。從不曾見過第三個男子。怎會知道什麼。叫男女的愛情呢。但知不與他母親分離。便一口應允了。至於老夫人那邊。男爵夫人纔說了一句。他老人家直氣得發昏。怒道。這是強盜親事。怪事。怪事。這樣乖謬的親事。我寧死不依的。不說老夫人怎生動氣。且說杜華夫人於第二星期照例下鄉。來探望男爵夫人。老夫人又說頭疼。只有男爵夫人一人接待。二家對於這頭親事。一字不提。杜華夫人但與男爵夫人談些家常閒話。不過愛華臨到時。去親賽雪兒的手。賽雪兒臉上漲得緋紅。由此

也。可。理。會。他。們。意。思。了。杜。華。夫。人。母。子。見。此。情。景。心。裏。自。是。喜。歡。但。是。男。爵。夫。人。隱。愁。未。解。心。想。三。百。年。來。祖。宗。沒。一。個。辱。沒。麥。雪。黎。貴。族。家。門。此。番。之。事。要。算。獨。出。條。理。大。背。祖。宗。家。法。然。而。不。如。此。又。怕。女。兒。終。身。無。靠。如。今。是。落。魄。異。鄉。不。得。已。將。錯。就。錯。了。再。說。賽。雪。兒。看。他。母。親。這。幾。日。病。容。漸。漸。發。見。今。日。更。不。比。往。日。越。發。愁。容。滿。眼。心。想。我。母。親。面。上。往。日。花。色。很。好。爲。什。麼。變。得。白。如。死。色。胸。口。又。時。時。發。一。聲。乾。咳。呢。正。在。納。悶。只。見。男。爵。夫。人。忽。於。談。話。中。間。走。出。房。去。賽。雪。兒。很。不。放。心。却。緊。緊。隨。在。他。母。親。身。後。跟。了。出。去。瞧。見。他。母。親。方。走。到。客。廳。裏。即。在。廳。壁。上。靠。住。把。手。巾。擦。着。嘴。回。頭。瞧。見。賽。雪。兒。立。在。後。面。男。爵。夫。人。急。將。手。巾。藏。入。衣。袋。經。不。得。賽。雪。兒。眼。快。已。瞧。見。那。手。巾。上。有。一。塊。血。蹟。嚇。得。正。要。喊。出。口。來。男。爵。夫。人。連。忙。迎。上。來。與。他。女。兒。親。了。一。個。嘴。便。把。賽。雪。兒。喉。間。的。喊。聲。親。回。去。了。於。是。母。女。二。人。回。到。書。房。杜。華。夫。人。見。了。很。覺。詫。異。心。想。爲。什。麼。男。爵。夫。人。母。女。忽。然。逐。個。走。去。見。今。他。母。兒。回。進。房。來。杜。華。夫。人。便。問。男。爵。夫。人。出。房。何。事。男。爵。夫。人。但。說。心。裏。一。時。難。過。賽。雪。兒。一。言。不。發。却。在。傍。邊。揩。眼。淚。杜。華。夫。人。坐。了。一。刻。也。就。帶。着。兒。子。回。去。男。爵。夫。人。母。女。送。客。出。門。杜。華。夫。人。臨。去。時。賽。雪。兒。做。做。手。勢。請。他。回。來。央。他。設。法。不。使。男。爵。夫。人。得。知。托。杜。華。即。在。倫。敦。尋。一。位。好。醫。生。來。杜。華。家。的。一。口。應。承。彼。此。分。別。且。說。賽。雪。兒。送。客。回。來。見。他。母。親。獨。自。在。房。不。覺。心。中。憂。懼。全。上。來。了。意。中。又。想。掩。去。自。己。憂。慮。不。使。他。母。親。知。道。然。而。人。當。愁。懷。正。盛。之。時。決。不。知。從。何。自。掩。這。賽。雪。兒。直。到。今。日。尚。沒。有。上。過。真。愁。男。爵。夫。人。既

看出女兒爲了他擔憂的神氣。更不忍把自己病勢教他女兒得知了。賽雪兒反恐母親爲着那件親事擔愁。自己倒去安慰男爵夫人。教他安樂。故此這件親事倒更有希望。看官須知。世上有一種年紀。決不信有死的一說。這賽雪兒年方二七。正爲含苞之花。正在蓬蓬勃勃。覺得自己全身子都是活潑。怎地想到他母親的病。竟會死的。次日杜華先生請了一位朋友來拜見男爵夫人。那朋友說道。杜華先生托我捎了一萬佛郎克。說教男爵夫人點收。原來這一萬佛郎克。也是男爵夫人托賣的鑽石錢。昨日杜華夫人早已帶在身邊。因爲賽雪兒央他代請醫生。又不可說破。只得帶回去。特借送錢題目。紹介這位醫生來。免得男爵夫人疑心罷了。那朋友故意在無意中脫出口來說道。此番下鄉。特爲看一個病人。恰巧杜華先生托我捎這筆錢。順道到此。賽雪兒聽到這裡。順着口。便將母親怎樣患病。自己怎生擔憂的話。都與醫生說明。男爵夫人的病勢。既被賽雪兒說破。倒不好再裝不病。自己也明知身子太虛。只得將病原告訴了醫生。這醫生本是京城名手。看了一遍。並不說怎樣凶險。但將調養方法與男爵夫人說知。又道。若往海萊尼斯。或是比沙。地方游游山水。不消七八個月。這病就好了。賽雪兒心想出去玩玩。有何難處。以爲這個最好辦。催促他母親如法試試。男爵夫人道。別的都好辦。惟有出門的事最難辦。況且照着現下情形。決決辦不到了。賽雪兒很是詫異。倒說這件事那有辦不來的道理。男爵夫人設法。只得把無錢的話說明。賽雪兒越發不懂了。他長成十四歲年紀。從不曾懂得什麼叫窮。但知後園的花。自地上生。

出。就。會。開。花。開。完。花。就。此。一。謝。澆。着。水。那。梗。葉。就。鮮。明。受。着。日。光。那。花。蕊。就。開。放。人。與。草。木。豈。不。一。般。的。沾。得。上。天。兩。露。之。恩。焉。有。窮。富。的。說。數。男。爵。夫。人。今。日。第。一。次。告。訴。他。說。道。我。家。先。時。很。富。貴。如。今。永。不。會。再。有。那。樣。好。時。光。了。家。鄉。的。田。房。財。產。都。被。他。人。賣。盡。除。却。日。光。下。這。間。小。屋。一。無。長。物。即。便。這。間。小。屋。也。不。是。自。己。產。業。住。在。此。地。每。季。須。納。租。銀。只。要。一。年。不。付。就。怕。被。人。趕。出。尚。不。知。再。去。何。處。存。身。呢。賽。雪。兒。問。舊。時。用。到。今。日。的。錢。那。里。得。來。男。爵。夫。人。便。將。真。情。說。出。告。訴。他。那。是。老。夫。人。和。他。自。己。的。首。飾。不。久。也。要。變。賣。完。了。賽。雪。兒。道。人。家。都。靠。着。本。身。家。產。度。日。孩。兒。並。沒。有。絲。毫。產。業。怎。生。是。好。有。法。子。弄。些。兒。產。業。來。嗎。男。爵。夫。人。道。世。上。婦。人。的。命。運。全。靠。着。所。嫁。的。丈。夫。也。不。是。自。己。做。得。好。的。賽。雪。兒。於。是。想。起。母。親。教。他。和。杜。華。家。結。婚。的。話。來。便。跪。在。男。爵。夫。人。懷。裡。說。道。娘。吓。孩。兒。對。你。設。誓。你。把。我。嫁。與。愛。華。我。定。然。歡。喜。男。爵。夫。人。明。知。道。幾。句。話。賽。雪。兒。爲。了。愛。我。纔。肯。說。出。由。此。可。知。將。來。的。事。決。沒。有。阻。碍。的。了。且。說。這。不。幸。家。門。並。沒。有。別。樣。變。更。不。過。男。爵。夫。人。的。體。氣。一。日。瘦。似。一。日。幸。而。近。來。得。一。個。稍。好。消。息。心。裏。稍。覺。寬。舒。這。是。什。麼。個。消。息。呢。傳。說。拿。破。崙。要。把。皇。位。讓。還。法。國。皇。族。的。話。愈。有。希。望。了。因。爲。拿。破。崙。做。了。大。總。憲。後。已。把。革。命。黨。剿。除。盡。絕。分。明。應。了。扶。法。滅。匪。的。話。那。有。不。讓。還。皇。位。的。道。理。又。說。魯。易。十。八。世。親。自。寫。信。去。問。過。拿。翁。拿。翁。回。信。上。並。沒。有。教。他。絕。望。的。話。真。是。千。真。萬。確。不。數。日。勞。治。公。爵。夫。人。寄。信。到。來。說。道。已。於。昨。日。回。到。倫。敦。明。早。便。來。探。望。男。爵。夫。人。男。爵。夫。人。和。賽。雪。兒。接。到。此。信。

很是歡喜。那老夫人更歡喜了。不久又好與故人相見。說說談談。如何快樂。他老人家也許久沒有說得來的人了。除却公夫人。他人又不彀身分。彀不上與他談話。況且借此機會也好。把杜華家卑賤的氣味。一掃而光。故此老夫人樂的心花怒放。遂把賽雪兒叫到房裏。教他休與公夫人說起和杜華家結婚的話。免得被公夫人耻笑。倒說這是你母親一時糊塗。特意說出這樣話氣我。其實決沒有這樣真事。老夫人又把男爵夫人叫來。也是一番叮囑。男爵夫人明知道公夫人是貴族中人。聽說此事。必然反對。自然一口應承。決不去提起那頭親事。老夫人一家人到了明日。都在書房裏恭候。直到下午二點鐘。小屋外停到一輛馬車。少頃便聞扣門鈴一響。不到數秒鐘。那女僕跑進來報道。公爵夫人和亨利子爵同來拜訪。說話未了。早見公夫人帶着一個後生。走進堂來。男爵夫人和他七八年不見面了。今日故舊重逢。互相偎抱。分外親熱。公夫人瞧見他故友容顏憔悴。很有說不出的感情。男爵夫人看出他意思。便低聲問道。你看我面色。不比從前了。是嗎。求你不必提起。怕賽雪兒知道。擔憂我們。就到後園去談罷。公夫人緊握住男爵夫人手。說道。你還與舊時一樣。想必身子很好。說着回頭瞧見老夫人穿着盛服。也在房中。公夫人上前去說了許多恭維的好話。後來又對賽雪兒笑道。我的美顏。賽雪兒你長成的更美。了我賀賀你。昨天杜華家的來候我。把你稱贊得和天仙一般美麗呢。賽雪兒走近公夫人前。公夫人在他額上親了一口。隨對男爵夫人道。我的男爵夫人。還有你我的侯爵夫人。容我介紹你們這位少年。這是我內

姪名喚亨利。不是我自已稱贊。像他這樣個美少年的確難尋。那後生舉止大方。並沒有幼稚拘束之氣。聽得公夫人贊他。便躬身自謙道。夫人們須知這位姑母待晚生。比親兒還好。不怪他誇說我好處了。男爵夫人和老夫人都與亨利躬身見禮。於是亨利回身與賽雪兒客氣了幾句。若論亨利這套謙虛的話。真也新鮮。足見公夫人並不過譽亨利。今年正是二十歲年紀。長的異常英俊。丰姿翩翩。素常把教習養在家下。故此毫無書房裏的書酸氣兒。於酬應之間。也是漂亮圓到令人敬愛。論到亨利近況。也是逃在外國的難民。並無一分資產。他母親早年病故。他父又被民黨推在殺人機器裏了。局上邊只有一個叔父。在高得羅經商生意。很發達。已弄得很大。家私却是膝下無兒。此人有件古怪皮氣。說他姪子若不學着一般的行業。休想將來承繼他一絲家產。看官請想像亨利這樣貴人。怎肯屈膝去學做齷齪商人。即便自己要去他族中。也不肯輕易允許。況且亨利所受那教育。又全與糖商加非商不同。舉止言談。都是貴人氣派。大樣。怎做得生意。公夫人對老夫人說起。不願教內姪人去商界的話。來老夫人順口又說了許多商人的醜態。男爵夫人和賽雪兒明知他老人家打鷄罵狗。分明是嘲笑杜華不便搭腔。只得隨和了。二三句。卽把話又開。男爵夫人捉着公夫人手。攥同去後花園談話去了。老夫人賽雪兒和亨利三人。仍在堂中。老夫人的眼睛。瞧不住的對亨利。瞧心想這位少年方是我賽雪兒天生的丈夫。呢比了。愛華這平民。真是天差地遠。便打定主意。候公夫人一出門。故意教外孫女把所畫所繡標本都取將出。

來那亨利雖說不懂婦人。家針。繡。功。夫。在。英。國。時。却。也。常。見。他。姑。母。臨。晚。繡。花。總。算。見。識。過。了。賽。雪。兒。取。出。一。本。水。色。畫。標。本。所。畫。那。花。卉。都。是。後。花。園。開。過。的。花。畫。得。十。分。精。妙。每。朵。花。兒。下。還。註。着。花。名。亨。利。細。玩。各。花。各。有。特。別。姿。態。那。姿。態。又。和。所。注。花。名。相。合。不。覺。拍。案。叫。奇。央。懇。賽。雪。兒。解。說。賽。雪。兒。把。簡。明。意。思。說。了。出。來。告。訴。他。如。何。終。日。在。花。園。散。悶。如。何。與。他。一。樣。甘。香。鮮。艷。的。花。做。成。良。友。如。何。漸。能。辨。別。各。花。性。情。知。道。玫。瑰。花。愁。樂。時。怎。生。形。狀。後。來。因。其。情。性。爲。之。各。題。芳。名。記。其。特。性。亨。利。聽。的。津。津。有。味。如。同。聽。什。麼。山。海。奇。聞。心。想。這。些。故。事。倒。像。一。種。歷。史。彷彿。種。種。往。事。如。在。目。前。若。是。別。的。女。郎。說。出。這。話。來。分。明。是。痴。子。舉。貨。獨。在。賽。雪。兒。口。裏。講。出。這。個。決。不。肯。說。他。痴。舉。倒。說。這。是。天。真。爛。慢。的。女。郎。正。在。自。訴。他。喜。怒。哀。怨。的。真。情。因。爲。賽。雪。兒。所。說。各。花。的。感。覺。純。乎。是。自。己。感。覺。中。得。來。後。來。講。到。一。段。玫。瑰。花。的。歷。史。說。得。異。常。悲。切。亨。利。聽。着。不。知。不。覺。竟。落。下。幾。點。情。淚。老。夫。人。見。他。外。孫。女。說。來。說。去。都。是。那。花。的。故。事。不。免。教。人。討。厭。瞧。不。起。我。賽。雪。兒。定。要。說。我。賽。雪。兒。是。傻。子。了。特。用。說。話。打。斷。想。教。外。孫。女。換。個。談。路。誰。知。亨。利。却。獨。愛。聽。花。的。故。事。並。不。是。老。夫。人。同。志。反。把。舊。話。勾。將。出。來。租。他。扳。談。花。事。倒。覺。心。曠。神。怡。眼。前。並。不。見。什。麼。人。跡。自。己。也。像。身。立。奇。花。異。卉。之。間。正。談。得。高。興。老。夫。人。又。談。起。音。樂。開。了。琴。匣。請。亨。利。彈。琴。亨。利。本。是。彈。琴。妙。手。想。央。請。賽。雪。兒。唱。一。段。歌。賽。雪。兒。不。等。請。求。竟。唱。出。一。段。曲。來。聲。音。清。脆。無。限。動。人。若。說。賽。雪。兒。的。歌。曲。也。與。畫。圖。一。般。都。有。很。深。的。感。慨。這。是。出。於。自。然。並。不。是。裝。點。出。來。

的亨利聽得有趣。夾他把自製歌兒彈上一闋。賽雪兒並不謙虛，把纖纖玉手，按上琴來，彈出一闋。杜選的異曲音韻，溫軟處如月夜，遠籟忽而萬籟全寂，忽而萬籟全寂，中如聞小溪滴水，又似夜深人靜，時聞得一鳥夜啼，其聲清脆，奧妙倫非。梅花雀，又非黃鶯兒，這是賽雪兒心中天生的一種奇鳥。其迴響如天使之福音，如愛河之水，浪亨利聽出了神一手支住額角，眼眶裏全是眼淚，也忘去拭乾了。回顧賽雪兒時，但見眼望天際，仰首高歌，眼眶裡抖抖的眼淚，也像葉上露珠。亨利把賽雪兒愛入心底，正要五體投地，當做聖像似的崇拜他，却見門口有個人影，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十二回 雪姑娘懷春驚惡夢 老太君賭氣拆良緣

話說亨利正要五體投地，把賽雪兒當做神仙，忽見門口有個人影，原來來的乃是公夫人和男爵夫人。他二人在後園談話已畢，回到房來。公夫人和老夫人說了幾句，便帶着亨利告辭。老夫人和男爵夫人各自回房安歇。這堂中只有賽雪兒一人，忽覺眼前景象大大的不同了。那景象究竟是何變法？賽雪兒自己也說不出來。咳，可惜那愛情的初度，已入這女孩子胸部，如同晨初第一線的陽光，把先前隱在黑暗中許多怪物一件件全顯在目前了。初起時覺得氣急胸悶，必須多弄些空氣來吸，吸纔好。隨即去到花園，當下那天氣將有風雨，他的花一朵朵都在莖上低着頭，似乎也嫌這空氣太重似的。若在昨天呢，賽雪兒必要去到花前，溫言撫慰。如今連他自己也有了心事，粉頸低垂，也像眼前將有什麼大風波呢。

在這小天地圓形道上走了二遍。又到涼亭裏坐下。心想聽那香樹叢中梅花雀的高歌。却似有一片白紗隔在他心思和目的之間。心思不能自主。覺得有一種懂不來的怪氣兜來。兜去。終在心裏亂纏。弄得脈息跳的分外急促。倒像發了熱病了。當時天上正發蟲蟲的一片雷聲。並落下幾滴黃豈大雨。點賽雪兒似乎眼瞎耳聾。並沒有聞得雷聲。也沒有風見雨點。他母親在窗內看着他吃了一驚。立刻喚他進來。誰知叫到第三聲。賽雪兒還沒有聽出他母親的聲音。男爵夫人叫到第四聲。賽雪兒方才聽得。悶沈沈回到堂中。瞧見那本畫冊尙在禱上。那琴匣也沒有關上。賽雪兒仍把畫本翻開。呆呆地看住方纔。亨利最着眼的幾篇圖畫。回念當下二人問答的趣味。再把身子坐近琴去。他手指不知不覺又彈起那闌奇調來。彈到岑寂的一段。比當時更悽涼了。正彈到末句琴韻。正唱到末句歌聲。賽雪兒忽覺肩上有有人一拍。回頭看時。却是他母親的手。他母親面色青白。帶着笑容。這笑容十分可怕。賽雪兒怕他要說起亨利不由的心驚肉跳。他原是初次受着驚恐。然而這一驚却把亨利二字驚的深入心底。總也拔不去了。從此眼前萬物沒一樣不與亨利有無限關係。即如泡影。夢幻。色聲香味。裏都有亨利的影子了。照賽雪兒的意思。他母親所說的話。句句都爲着亨利。其實却弄錯了。男爵夫人所說。乃是公夫人告訴他的實話。大概說魯易十八世沒有回國的機會。如今拿破崙勢力一天大似一天。看來決不肯犧牲了自己權利。把已得的江山拱手讓人。達德羅公主既不回去。公夫人自然也不能回國。由此看來。這一家人也須僑

居海外未必能回國了。這些個話沒一字與亨利有關。賽雪兒聽着倒像句句與亨利有關似的。其實這些個話句句都爲着愛華。怎見得呢？賽雪兒若大年紀難道不知他母親近況艱難又有病痛嗎？對他訴說政治上種種關係分明是教他知道外祖母和母親都不能回國與杜華家結婚的事更不可不辦了。可惜賽雪兒這耳進去那耳出去全沒有聽明。只把臉兒對着他母親。看着不知男爵夫人心中着急還是病勢加重那面色真變得可怖。那笑容真顯得可慘。想是已看出女兒心思了。賽雪兒忙把頭倒在母親肩上一頭哭一面心裏想道：是了是了。母親放心我嫁給愛華就是心裏這樣想時口裏却說不出一句話來不知怎地又把亨利的影子勾上心來却自呆呆地把亨利愛華做了比例。率兀自比較。可憐這杜華的兒子定要吃虧了他二人同是一樣年輕一般品貌有甚分別呢？誰知愛華雖是年屆弱冠仍帶着書酸氣味。膽子很小。見人常是羞答答不敢做聲。那亨利早已成了世界上時髦活潑的美少年學問也和愛華差不多。高下愛華却把所有學問留在胸裏並不外露。但知關於本身切用之學不知其他。若論亨利的學問却全露在外邊。望上去滿身都是材能。大凡賽雪兒所知只消提上一二句他沒有接不上口的那言詞舉止另有新鮮悅目的特性。故此愛華的美美得呆。亨利的美美得秀。總而言之。一個是凡夫俗子。一個是風流名士。況且下禮拜愛華隨他父親回來時。賽雪兒格外看出愛華缺點來了。你道怎地。那日老夫人忽然走來招呼杜華一家人也不知是偶然之巧也不知是特意出此。老夫人等杜華

夫人和男爵夫人入後園談話時。竟又弄成那日對待亨利的光景。命賽雪兒把畫本取來。賽雪兒在愛華面前。素不喜賣弄他本領。如今沒奈何。須要顯顯他畫法的奧妙了。愛華看了。倒也拍手叫好。却没有亨利這樣理會每篇所註花名。故此同是翻閱愛華。決不能使畫本增色。賽雪兒暗想。這個俗人。即便說破唇舌。終歸無濟。不犯着對他解說。況且從小兒知道他粗俗。何必再說。惜花情趣。受他笑話。呢說也可憐。那畫本一片。片經過愛華眼前。不過像幾張花紙。但知道畫的不壞。怎能也像亨利那樣觸景動情。細嚼這畫中意味。老夫人在傍把眼睛。緊着住這對男女。看出愛華和他外孫女談話帶些呆氣。却沒看出他不能理會。賽雪兒深意來。總之他外孫女不中意愛華。那是明白了。自復教外孫女本領。全顯他。看看等賽雪兒一合上畫本。便教彈起琴來。賽雪兒從沒在愛華面前。彈過琴。唱過歌。愛華每次來到。雖見過這張琴。也不會與賽雪兒提過一個琴字。賽雪兒素常若有人請他彈琴。決不推辭。今日却要推却了。無奈老夫人和愛華極力請求。爭不過二人。面子只好應允。他的琴歌和畫圖。同是一般精妙。愛華聽着。倒也喝彩可憐。他全不知音不過像小孩兒聽聽。鑼鼓罷咧。這樣看來。反不如不贊一辭。倒還感激。他一開口。倒教賽雪兒愈不能愛重了。老夫人不知深淺。逼着賽雪兒再彈三四天。前奏過的奇曲。此番賽雪兒真不允了。愛華順着老夫人。口氣勸了半天。終不如願。好在愛華本不愛音樂。不彈也罷。其實即便愛華盡心去聽。他賽雪兒決不肯再彈了。以為前次唱給亨利聽的曲子。若給愛華再聽。不但辱沒了曲子。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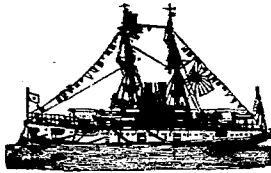
乎也。有些欺侮。亨利。幸虧。男爵。夫人。和。杜。華。夫人。正在。此時。走進。房。來。把。這。起。唱。歌。公。案。一。筆。勾。銷。賽。雪。兒。很。覺。欣。幸。心。想。我。外。祖。母。與。我。何。仇。何。苦。這。地。難。我。有。話。日。長。無。話。日。短。賽。雪。兒。近。來。神。思。恍。惚。的。現。象。更。甚。於。從。前。除。却。我。男。爵。夫。人。沒。個。知。道。男。爵。夫。人。候。杜。華。家。的。去。後。很。覺。困。倦。便。回。自。己。房。中。賽。雪。兒。隨。了。他。母。親。進。房。不。知。爲。了。何。事。他。母。親。常。把。眼。光。瞧。着。他。發。愁。賽。雪。兒。想。問。緣。由。開。了。二。三。次。嘴。唇。終。沒。有。問。出。話。來。男。爵。夫。人。只。自。靜。坐。不。話。臨。別。時。男。爵。夫。人。把。賽。雪。兒。緊。摟。住。摟。的。比。往。時。更。緊。並。在。額。上。親。嘴。時。深。深。的。歎。氣。賽。雪。兒。愁。慘。慘。慢。吞。吞。離。了。娘。房。去。到。自。己。房。裏。瞧。見。老。夫。人。的。女。婢。亞。巴。雪。早。在。房。中。等。候。說。老。夫。人。有。話。請。小。姐。就。去。那。老。夫。人。靠。在。床。上。看。書。他。老。人。家。今。年。已。是。六。十。歲。了。向。來。是。擺。慣。架。子。的。來。的。朋。友。多。半。是。貴。族。中。人。並。不。十。分。客。氣。老。夫。人。輕。易。不。肯。下。床。便。在。床。上。和。人。談。話。這。樣。躺。在。床。上。見。人。的。事。在。現。今。十。八。世。紀。可。算。得。奇。聞。了。然。而。人。家。見。他。有。了。年。紀。倒。也。不。見。怪。的。閒。文。少。叙。且。說。賽。雪。兒。進。得。老。夫。人。房。中。他。老。人。家。把。所。看。的。書。推。在。枕。邊。教。賽。雪。兒。坐。上。床。沿。賽。雪。兒。如。命。坐。好。問。道。祖。母。呼。喚。有。何。分。付。問。着。在。他。老。人。家。手。上。親。了。一。口。老。夫。人。那。雙。手。生。得。滾。壯。綿。軟。年。紀。雖。大。就。這。雙。手。上。還。可。想。見。當。年。麗。質。足。見。他。保。養。得。法。了。賽。雪。兒。道。祖。母。方。纔。亞。巴。雪。喚。我。倒。吃。了。一。嚇。只。怕。你。老。人。家。有。什。麼。病。痛。如。今。見。你。面。色。極。好。心。裏。可。以。安。樂。了。老。夫。人。道。我。兒。你。弄。錯。了。我。病。的。委。實。利。害。我。那。病。全。在。杜。華。家。身。上。一。見。他。們。便。覺。頭。痛。聽。他。們。說。話。時。這。頭。腦。漲。的。越。發。利。害。賽。

雪兒道是嗎。杜華先生倒是極好。人祖母你自己不是也念過他好處嗎。老夫人道不錯。他在公爵夫人家多年。我常聽公夫人贊他誠實。賽雪兒道。杜華夫人也不像平常婦人。倒很可愛的。老夫人道。正是英國婦人家皮色本來很白。那種矮小身材。長的頭髮。却比別國人好看些。然而這杜華夫人我兒你不知道嗎。他和他丈夫同類。也是公夫。家僕人。賽雪兒道。他是公夫人家管家。祖母他倒是個教習的身份。我們不該也當他僕役看待。老夫人道。這個自然。他夫婦二人身份稍有不同。你說他們的兒子呢。他們的兒子如何。賽雪兒羞答答問道。愛華嗎。老夫人道。是的。愛華如何。賽雪兒清清楚楚答道。祖母我說。愛華倒是個誠實君子。又直爽。又勤儉。又很有學問。老夫人不等他說完。接口道。孩子。那種學問只配他的材料。若比起亨利子爵來。連一絲都不及。這世上就怕趕不上他了。賽雪兒聽到此處。低着頭。羞得連眉毛也漲紅了。老夫人看得明白。催問道。你爲甚不答。賽雪兒道。教我怎生回答。老夫人道。你告訴。我照你心思。你看愛華比亨利怎樣。賽雪兒道。女孩兒家。怎好說人好醜。老夫人道。不妨事的。你把對於愛華的意思和我說。說賽雪兒道。若論愛華呢。老夫人道。我明白了。你不愛愛華。你却愛亨利。賽雪兒發急叫道。祖母。老夫人毫不顧諒。仍接口說道。你且說。愛亨利。賽雪兒羞得忙把面目藏在老夫人枕邊。叫道。呀呀。老夫人道。你做什麼。這個有什麼羞耻。你若愛愛華。自然可耻。你愛了亨利。並不可耻。他真是樣樣可愛。面貌何等秀雅。我敢說。直與他父親生得一模一樣。他父親。唐伯爵。可憐在馬圻地方被。

因陣亡。說到此處。老夫人深深歎息。賽雪兒道。祖母。你難道忘了。我母親將我許給愛華的意思嗎。你忘了……嗎。老夫人道。我可愛的賽雪兒。這是你母親沒見識。這幾年。因為運氣太壞。把他氣糊塗了。我們須要見機行事。不能放機會錯過。你母親教你嫁愛華。我兒。我告訴。你應該嫁與亨利。賽雪兒握着手。呆呆地望着老夫人。似覺不能變志。正在此時。忽聞男爵夫人房裏。那叫鈴亂響。賽雪兒聽了。大驚失色。連忙趕到他母親房內。瞧見男爵夫人。竟昏過去了。這是吐血太多的原故。賽雪兒此時把亨利和愛華都拋去。九霄雲外。一心全替他母親著急。連忙取聞鹽。放在母親鼻孔邊。那女僕又取凉水。在病人額上洒了幾滴。便將男爵夫人救醒。夫人一清醒。要把剛才吐滿血的那塊手巾藏去。不使他女兒看見。誰知賽雪兒一進房。早看見那塊血手巾。並拾來。握在手中了。男爵夫人瞧見那塊血手巾。尚在賽雪兒手裏。叫道。可憐啊。我兒。賽雪兒道。娘吓好了。好了。不妨事了。此時亞巴雪奉老夫人命。也來探問。夫人道。你回去告訴老夫人。這是一時不適。如今覺得舒泰了。請他不必擔憂。賽雪兒握着母親的手。一路親嘴。一路流淚。男爵夫人。惜過一陣。倒就好了。然而每吐一番血。自然傷損他許多元氣。這病勢越發危險。賽雪兒放心不下。便命女僕把小床搬來。立在他母親床邊。是夜即在娘房裡陪夜。纔知他母親整宵的咳嗽。弄得心驚肉跳。一些兒睡不著。更不知身受病痛的男爵夫人。怎生難受。賽雪兒聽他娘床上一有聲響。連忙起來。慰問心裡。著實擔憂。可憐那病人。又怕女兒發愁。特意裝做沒病的樣子。強把咳嗽勒住。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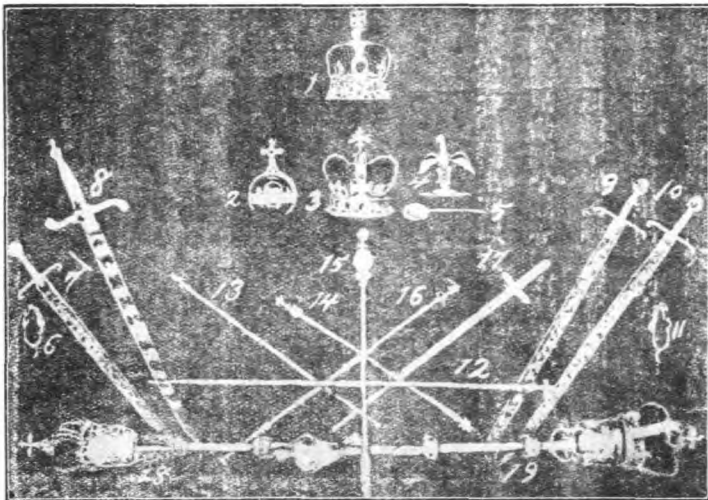
痛熬住不放一些聲響。此種苦楚更比有病難受。將近天明。病人疲極。睡熟。賽雪兒至此也是十分困苦。倒在小床。在睡熟了。誰知眼睛一閉。夢不由人。便覺身子進一座精緻花園。園中花鳥。眩目。奇香刺鼻。但看那奇花。吐艷。異鳥啼情。都在贊美上帝。忽然不知不覺自己。似倚在亨利肩上。將手摸去。却摸不到他。但境。奇花吐艷。異鳥啼情。都在贊美上帝。忽然不知不覺自己。似倚在亨利肩上。將手摸去。却摸不到他。但見亨利面無人色。目灼灼對他。看個不住。那眼光裡。含著無限愛情。賽雪兒於亨利瞳中。亦能瞧見自己的倩影。遂把手摸著自己的心。那心已經不跳了。於是耳中如聞一人低語道。你二人不是早已死了嗎。賽雪兒也覺自己不在人世。故此他眼光能透過物質。連樹蔭。遮沒的東西。都瞧得見了。看那花園的石牆。也像雲造的一般。眼前景物。竟沒一件不透光了。這園裡樹木亭榭。雖有人世上的形式。實只是無形無影的靈氣。看看都像水晶。摸摸並不觸手。忽見遠方來一婦人。白紗罩面容。酷似他母親。那婦人走的愈近。賽雪兒越看越是他娘。細看這婦人。却並不行。走像一個金身菩薩。身上所穿的也不是外套。却是一套冥衣。賽雪兒回首看看亨利。自己身上見所穿都是冥服。慢慢地他母親來的近了。賽雪兒也能瞧見他白紗罩內的容貌了。便叫道。呀。母親如今我三個人都死。倒很覺快樂。這幾句話。方完。忽聽有一陣慘楚的哭聲。賽雪兒頓吃了一驚。張眼看時。那哭聲未斷。見他母親直僵僵立在床頭。宛像大理石塑成的石像。面上純乎是死人了。賽雪兒還當他是夢。後來聽見他母親說話。方知已不是夢境。原來

男爵夫人比賽雪兒先醒。起身看看女兒。睡的安否。見他似爲惡夢所擾。正要喚醒他。時忽聽賽雪兒夢中說出那幾句話來。男爵夫人聽的傷心。故此飲泣。那陣悲聲。竟把賽雪兒驚醒了。男爵夫人道。孩兒。你心裏必是不快活了。你年紀這般輕。爲什麼想和我一塊兒死呀。賽雪兒道。母親病的這樣可憐。教孩兒怎能快活。方纔乃是做了舉夢。沒什麼意思。母親不必多疑。休要當真。男爵夫人道。兒吓。我的心思。只有上天知道。可惜你不能諒我。苦衷我總算竭力盡心。教你習慣著謙虛貞靜。因知你天生的性質。却慣於享福。不慣受苦。我教你一舉一動。都不染貴族習氣。我是另有深意。決不會害你。你將來自能明白。要知賽雪怎生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小說資料

●一葉書 蘇人某。生性佻健。少能文詞。其妻貌寢而善妬。時常防閑其夫。其夫益喜沾花惹柳。妻亦無如何也。一日某飲於某番菜館。遇一女生。不覺神往。歸後即書一四六文投之。書甚豔麗。書略不意彼女生受業於教會學堂。只識西文。不知漢字者。接書後。乃與其堂兄。堂兄亦不識漢字。乃復與其友。其友見而笑。乃携以與余。余藏其書。并記其事如上。(冷血日記之一)



此圖為英皇加冕式所用之王冠及王之特權上之寶物所以表其盛

- (1) 王冠
- (2) 寶珠
- (3) 聖愛特復特王冠
- (4) 聖齋盒
- (5) 聖齋匙
- (6) 聖齋拍車
- (7) 仁慈之劍
- (8) 治國之劍
- (9) 王法之劍
- (10) 教法之劍
- (11) 聖愛特復特拍車
- (12) 聖愛特復特王杖
- (13) 象牙笏
- (14) 皇后之笏
- (15) 帝王之笏
- (16) 鳩笏
- (17) 神贊之劍
- (18) 親衛官之鎗矛
- (19)



賽雪兒

(辨我)

(冷)

第十三回 賽雪兒心懷異志 女賢母身逝他鄉

話說男爵夫人說了這番話。賽雪兒答道。娘吓。你本想教我學你一樣的好人。孩兒那敢怪你。若把孩兒教成個刀巧浮華的女子。那纔能怨你呢。男爵夫人嘆着氣問道。如此說來。你愛他嗎。賽雪兒道。母親。孩兒愛不愛他。連自己也不知。照着方纔夢裏情景。孩兒和他一塊兒死去。倒比活着快樂。男爵夫人捧着。手眼望着天。似有說不盡的愁緒。說道。如今連我自己也沒法想。一切事只好聽諸天命了。原來男爵夫人服從宗教的心思最深。近十年來。他又事事預防。教賽雪兒不與外間交接。使他良心清白。不入邪途。自從杜華家提起了這頭親事。男爵夫人一意要把女兒嫁於愛華。方可安樂。故此屢把政治上關係。對女兒說知。可不使他高抬聲價。仍以貴冑自居。將來雖沒有十分榮耀。也不致落孫無依。早知老夫。人必。要從中阻撓。終沒有想到。賽雪兒也會反對的。如此看來。所有爲他預籌的計劃。也要變做一場空夢了。

且說賽雪兒未見亨利之前，並不會在愛華面前有過厭棄的舉止。素來又很聽他母親教誨，有幾次自己反提起這頭親來，安慰他母親，偏偏公夫人竟將亨利引到亨屯，也不知是命該如此，或是事出湊巧。老夫人又屢屢對他外孫女演說杜華家壞話，又與亨利熱心撮合。賽雪兒年幼無知，禁不住老夫人這般鼓動，倒似黑暗中有了光線，自然把一腔愛熱，全注到亨利身上了。這股情絲連睡夢中都不肯放鬆。難怪他夢中說出情不自禁的話來，被他母親聽見，若說亨利那邊自從與賽雪兒會面後，也弄得夢魂顛倒，心想這個小小鄉村，不想竟有一位十全十美的女郎，真算天下奇事。想他並不會進過學堂，但在娘手下學些文字，爲甚麼世上如許婦人，竟沒一個及到他的聰明，他的秀雅。你想這樣女子，怎不教人愛慕。亨利此時腦中早把賽雪兒攝了一張照片，將他言談舉止，深印腦中。一路上與他姑母談話，便把賽雪兒當作題目，終也說不完了。公夫人遂把麥雪梨男爵如何在八月十號盡忠，男爵夫人如何帶着老夫人和賽雪兒，隨了農夫比亞，乘車逃難，如何蒙杜華放過，方能安抵英國的話，說與亨利得知。亨利想起那段入情入畫古事，越發把賽雪兒當做了詩料，所以回到倫敦後，心旌搖蕩，並沒有別樣心思。只想再到亨屯村舍，並沒有別樣心願。但願與賽雪兒見上一面，偏巧那機會不久，就有真是天緣湊合後事，慢叙。且說男爵夫人既看出他女兒生了異心，不與已定親的愛華愛好，很受刺激，心裏愈覺爲難。那病體越發凶險了。老夫人並不知道他女兒病重的原因，便寫信請公夫人來，商議調治之法。賽雪兒却

寫信與杜華。請尋個醫士。並將自己怎樣害怕的話。又把他母親病重情形。一一寫明。到了明日早晨。公夫人家杜華家二輛馬車同時來到。公夫人與他姪子亨利同來。杜華夫人也帶着他兒子。若使只來公夫人姑姪二個。賽雪兒倒可避在房中。免得出來酬應。此番乃二家都到。亨利和愛華既不便走進病房。男爵夫人有病不能起床。老夫人又瞧不起杜華夫人。賽雪兒怎好不出來。酬應原來賽雪兒在窗口裏瞧見公夫人的馬車。本相躲在房裏。不敢再見亨利。徒亂人意。如今既沒有接待杜華家的人。只好出得堂來。瞧見外祖母在堂上。陪着亨利和愛華。亨利和愛華二個。彼此也相識了。雖然相識。但知我是公夫人。的。內。姪。你。是。杜。華。的。兒。子。並。沒。有。什。麼。交。誼。亨。利。乃。是。世。家。子。弟。比。起。愛。華。來。自。然。處。處。優。勝。如。今。愛。華。家。資。巨。萬。休。說。比。亨。利。這。破。落。鄉。紳。享。福。舒。坦。便。是。舊。主。母。公。夫。人。還。及。不。到。他。富。貴。哩。不。過。愛。華。終。沒。有。受。過。貴。族。的。教。育。無。論。你。怎。生。富。貴。立。在。亨。利。面。前。終。是。公。夫。人。舊。僕。的。兒。子。這。名。分。決。乎。逃。不。開。的。老。夫。人。在。傍。明。看。出。他。外。孫。女。也。有。這。般。意。思。特。意。將。他。心。愛。的。人。兒。捧。得。格。外。高。些。使。他。情。動。若。說。亨。利。動。人。的。地。方。並。不。專。在。學。問。出。身。便。是。說。話。的。聲。音。精。秀。的。眼。色。都。教。人。見。了。歡。喜。再。加。氣。宇。軒。昂。身。段。骨。格。沒。一。處。不。是。風。流。蕭。灑。男。子。見。了。他。都。想。和。他。親。近。休。說。女。子。了。愛。華。或。者。將。來。也。能。學。到。他。這。般。可。愛。然。而。亨。利。已。是。十。全。十。美。不。用。再。學。了。亨。利。姑。姪。二。個。雖。然。遭。了。難。到。底。是。名。門。望。族。各。國。多。聞。他。們。的。名。他。二。個。在。近。三。年。內。游。過。好。幾。處。皇。宮。多。得。外。庭。優。待。如。意。大。利。如。英。德。各。國。有。名。人。物。沒。

一個不知談起外國朝廷上大事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可憐愛華這孩子。聽在傍邊。做不得聲。他但知經營銀行。生發利息。除了承繼父業。並不管別的閒帳。那些外國故事。如何曉得。老夫人把驕傲神色推倒愛華。倒不是特意苛刻。這是社會上身份如此。決不是有意傲慢。他老人家這般驕傲。弄得愛華越發可憐。倒教賽雪兒把輕慢他的心思全乎消滅。反爲愛華哀憐了。後來越顯得愛華被他們賣弄得太可憐。賽雪兒竟不忍目覩假裝去看他母親。急忙逃進娘房。一進了病房。禁不住眼前又有個比較。公夫人坐在病人枕邊。杜華夫人却在腳邊。公夫人就手拉一把交椅坐上。杜華夫人却揀一只舊椅來坐。男爵夫人與二個談話時。那神氣同是一般親熱。然而杜華夫人終不敢直接和公夫人說話。那種拘束的樣子。終不能除脫。如此看來。這尊卑二字。顯然易見。賽雪兒怎肯捨尊就卑。又把哀憐愛華的觀念。一筆勾消。心想杜華夫人在社會上如此卑賤。愛華是他兒子。自然身上沒一處不卑賤了。漸漸賽雪兒愈不把愛華看重。雖沒有說出口來。心想同是一樣人。爲甚麼這可愛的質點。全生在亨利身上。不生得愛華的身上呢。那愛華時常赧顏窘迫。莫非自知出身低微。閒話多時。杜華夫人母子將次回去。賽雪兒把臉兒送給杜華夫人親。把手兒送給愛華握。杜華夫人雖是二層親。却不敢親他臉。只在眉毛上親了一口。愛華也不敢握他手。只自鞠躬告辭。杜華家和公夫人家陸續去後。所請的醫士也到了。瞧了病人。但教飲些定神藥水。說常飲此水。病就好了。賽雪兒仍想在他娘房裡看夜。又想起昨夜夢景。不覺羞紅滿。

面。男爵夫人怕女兒聽着他呻吟之聲也不許他看。夜裏賽雪兒只好回去自己房中安歇。眼前一靜。日間的事都兜上心來。回想亨利和愛華同來時的情狀。他二個怎樣分別。不知怎地。他心裏原有愛華那個幻像。顏色退淡。亨利那個幻像却越發顯得清楚。可知愛華在賽雪兒心中原有的地界。早被亨利佔據去了。賽雪兒現今正是滿懷憂慮。眼見得母親病重。外祖母又毫不關心。除却自己。再無別人關切。恐怕這病勢是不起得了。什麼自己的心不替母親擔憂。倒去想甚麼情人。豈不罪過。因此心上一兜。亨利時立刻停住。硬將心思向母親邊逼去。方把野心稍稍接住。大凡一個女子。心上愛了這男子。無論你心思怎地。硬按把別事來擋。他終有幾分鐘。拋不開。他眼睛偏不要見他心裏。却偏見他的影子。這便叫做情不自禁。賽雪兒自從那日起。整天的歇在娘房裏。除了吃飯。一刻也不離。常在男爵夫人床前服侍。那老夫人不時也來探望。因為愛惜女兒太甚。不忍見他病狀。倒說還是不常來的好。省得見了他。替他擔憂。那亨利倒是每天到的。每日與他姑母坐着馬車同來。有時他獨自騎了馬來。專誠問好。近日賽雪兒心裏担愁不暇。那有功夫出來。和亨利相見。雖然如此。每逢亨利來到時。他免不得須從玻璃窗內瞧他。一二眼。那愛華却被公事牽住。只有禮拜日得閒。然而每禮拜必來探問。自從二家提起這頭親事之後。杜華夫人讓他丈夫自己去辦理自己。並不會在男爵夫人前提過一字。反教男爵夫人見了他們有些難。以為情說不盡的抱歉。現今那杜華父子也不似從前常到亨屯了。只有杜華夫人獨來走動。當時男爵夫

人一天比一天衰弱。過了夏季。那肺部因爲時令變更。倒覺稍好。但是一到秋令。秋天那濕氣從地上。升那病勢。因此愈加凶險。看來這可畏的收局。即在目前了。賽雪兒至此。愁緒真到了極處。一心替他母親擔憂。別事全拋去腦後。雖見亨利常來探問。分明是與我有情。然而每次見了他。似乎不似先前那樣動情。賽雪兒雖然如此。他母親知道他女兒情性。卻看出並非不愛亨利。實爲自己病重之故。明知道賽雪兒愛亨利。不愛愛華。將來凶多吉少。然而只養他身。養不得他心。事既至此。也沒什麼法子。故此也反一句不提這親事。但把悲慘的眼光。瞞住他女兒。發愁有時。賽雪兒倒覺過意不去。心中大大不安。投在他母親懷裏。訴說情願嫁與愛華的話。安慰母親。畢竟無論他孝心。怎生重大。決不能心口相符。那是自己做主不來的事。自後男爵夫人氣力愈乏。每夜發寒發熱。骨瘦如柴。一合眼便有許多惡夢。這惡夢也是吸去生命的一種原力。男爵夫人病勢雖然沉重。心裏却很清爽。不但爲此。那病勢到了極凶險時。心裏倒像愈添了許多闊歷。那思想也比往時格外高超。凡此變相。教別人看了。或者會看出他將死的氣象。然而賽雪兒決不信他母親竟會死的這般快。男爵夫人自知死期相近。幸喜女兒不會看破。更不願說破。此話增他女兒愁懷。老夫人只道男爵夫人病的重些。尙不如賽雪兒那樣發愁。以爲病病就好。打甚麼大緊。男爵夫人原是皈依宗教。深信天道最公。今身既受如許磨難。死後定有應得的賞賜。心裏倒也心足。自己既知道將死。便將懺悔的事。委托了愛德威村一個愛爾蘭牧師。這牧師自從夫人病重。

常來探問。一日清晨。於牧師未到前數分鐘。賽雪兒坐在病人床沿上。男爵夫人拉住他手。把他拉近身來。撫慰道。我兒將來的事。不必預先擔憂。我體氣如何。你也看得出了。我一天不如一天。終有一刻。上帝要我去的時候。我須先將世上受的塵垢洗盡。方好見他。故此昨天告訴過一位牧師。請他今日帶着祝福的神甫同來。我兒演禮的時節。你不要走開。你跪在我床邊。一同祈禱。我聲音啞了時。你接上去念經。賽雪兒道。娘吓兒決不肯離你。你放心。便是一分一秒也捨不得走開。但願上天延長壽日。我母女終始不離。這纔是兒的僥倖。娘吓請牧師雖是要事。不能過幾天再做。這件可悲的典禮嗎。男爵夫人把賽雪兒抱在胸口。悲切切地笑道。兒吓。這是醫生交代的。故此纔預備這事。賽雪兒聽了此話。急得發抖。沒了主意。所有希望。至此全空。俄聞那牧師搖起法鈴。鈴聲傳入賽雪兒耳中。令人起一般悲哀苦味。忽見房門大開。二個唱聖詩的童子。手擎白燭。走進房來。後面這牧師捧着聖母像。慢慢地一路念經。當下老夫人面無人色。扶在女婢肩上也來行禮。裏間屋又來了許多窮苦教民。那些人都受過男爵夫人佈施。故此都來替夫人祈福。可見男爵夫人自己雖窮。不時還周濟窮人哩。當時鈴聲一響。病人舉手合掌。立在他近邊的人都跪在地上。這聖禮就此閉場。賽雪兒看着這個光景。心裏說不盡如何慘苦。可憐這苦孩子。雖把母親。鵝殼尚留世上。誰知男爵夫人的靈魂。早隨着天使翅膀。帶上天堂去了。男爵夫人聽着牧師等祈禱。自己端莊誠意。也隨着求神。可憐在演禮的時節。這病人竟昏過去。二次那癆熱一退。面上

毫無人色。宛若已死的一般。倘若此時脈息不動。人家定當他早已歸天了。只因脈息尚存。方知生氣尚還未盡。於是行了聖餐禮。禮畢。牧師與同人退場。賽雪兒聽那震警的鈴聲。漸漸遠了。病人也覺安靜了。許多忽然那病勢大有起色。賽雪兒

二隻眼睛永不曾離開娘面。握着一線希望。聽了娘話。仍去自己房裏安

歇。臨去時叮嚀女僕。如有不測。即忙報信。老夫人也說

要自己來陪病人。忙忙跑進娘房。只叫得苦。原來男爵夫人吐出許多血。竟昏過去了。女僕發急。又不敢離開病人。故此大

叫起來。賽雪兒聽得的叫聲。正是爲此。少頃男爵夫人醒來。正見賽雪兒跪在床邊。反滿面堆着笑容。心



過夜。男爵夫人嫌他年紀太大。受不得驚嚇。終沒有應許。他老人家只好回房。上半夜倒還太平。天光將明時。賽雪兒睡得正熟。忽聽有人叫喚。登時驚起。搶上一條裙子。圍在身上。急

忙忙跑進娘房。只叫得苦。原來男爵夫人吐出許多血。竟昏過去了。女僕發急。又不敢離開病人。故此大

想這一陣昏過。必不能再見我女兒了。怎麼倒還不。死。尚能與女兒厮見。自是欣幸。賽雪兒跪在床邊。握着將死的手。一面痛哭。一面祈神。哭得正傷心時。他母親眼望着天。一手攔在賽雪兒頭頂。雖不言語。分明自己將與這嬌兒永別。怎奈此女年幼。無知一切。都求上天保佑了。賽雪兒見他娘病勢愈凶。怎肯回去自己房裏安歇。深恐一離開娘。上帝定要乘間領他娘走。眼看着病人。只有這口氣了。說斷就斷。不能再定時刻。等等天光破曉。第一線陽光照入窗來。透過紗帳。病人教將窗扇打開。似乎這線陽光便是今生最後得見的光線。怎能輕易錯過。須要照上一照。纔能心足。這日正是仲秋。天氣風和日暖。不減春。天園中樹枝高出屋頂。綠葉之中已有幾片黃葉。也有古銅色。枯葉陣陣小風吹得葉子隨着旋風落地。男爵夫人從悲中帶着笑容。眼望着外邊落葉。回想自己靈魂不久也似樹葉一般。隨着天使呼吸而去。賽雪兒隨着他母親眼光看去。滿目淒涼。深恐母親傷感。要去關窗。男爵夫人道。讓我看野色。你看那葉子與樹枝分別何等容易。容兒啊。我但望靈魂與我軀殼分離時。也像這般沒甚麼痛楚。纔好。賽雪兒悲切問道。你覺得難受嗎。男爵夫人道。不難受。倒反比往時好了。自從病到如今。這第一日不覺痛苦。偷然不覺痛楚。轉機我或者尚不成就。死還有回生的希望呢。賽雪兒捏着最後的一線希望。叫道。娘吓。這定是吉祥之兆。想必上帝聽得孩兒祈禱。不忍我母女分離了。說着賽雪兒合掌跪地虔誠祈禱。男爵夫人却一言不發。只自搖頭。眼裏裏勒不住。眼淚撲喇喇掛下。腮邊賽雪兒問道。娘吓。你爲甚只自搖頭。難

道。上。帝。不。哀。憐。我。這。無。靠。的。孤。兒。嗎。娘。吓。上。帝。也。知。道。你。是。個。好。人。說。到。此。處。又。舉。手。合。掌。誠。心。求。拜。道。若。論。兒。的。心。再。沒。有。比。別。人。求。的。至。誠。了。上。帝。可。憐。兒。救。我。苦。娘。罷。賽。雪。兒。一。面。低。聲。祝。告。男。爵。夫。人。仍。是。十。分。悲。切。不。住。的。搖。頭。到。了。中。午。老。夫。人。也。來。探。望。他。女。兒。他。老。人。家。往。常。雖。是。大。意。見。他。女。兒。病。勢。輒。變。也。知。道。有。些。不。妙。心。想。做。聖。禮。的。前。一。日。我。還。不。甚。担。憂。怎。知。這。房。裏。死。人。就。在。目。前。呢。這。天。男。爵。夫。人。的。病。果。然。凶。險。一。日。上。昏。過。去。好。幾。次。自。己。倒。沒。甚。痛。苦。但。把。眼。睛。一。閉。面。色。變。成。了。青。白。罷。了。頭。二。次。昏。過。時。老。夫。人。也。在。場。嚇。得。大。聲。小。叫。硬。說。女。兒。已。死。大。哭。不。住。反。教。病。人。和。賽。雪。兒。看。着。難。過。夾。他。老。人。家。出。去。免。得。在。此。傷。心。幸。而。老。夫。人。不。須。深。勸。竟。回。房。安。歇。去。了。是。日。將。近。黃。昏。病。人。愈。覺。疲。乏。命。將。窗。門。打。開。因。爲。那。窗。關。了。一。天。却。也。氣。悶。向。窗。口。外。望。便。是。西。方。那。太。陽。正。在。下。落。賽。雪。兒。本。想。自。去。開。窗。吃。他。娘。握。住。手。叫。道。我。兒。休。要。離。我。賽。雪。兒。便。命。女。僕。開。了。窗。看。他。娘。時。面。色。灰。白。手。足。冰。涼。那。熱。氣。已。經。退。去。男。爵。夫。人。盡。力。爭。扎。回。過。頭。來。看。住。窗。外。殘。陽。當。下。有。一。只。黃。鶯。正。在。園。裡。嬌。啼。啼。聲。甘。脆。音。韻。攸。揚。如。魚。歌。晚。唱。男。爵。夫。人。把。女。兒。拉。近。身。邊。說。道。聽。了。聽。了。賽。雪。兒。把。額。角。靠。在。娘。胸。口。聽。得。娘。心。裡。突。突。跳。聲。漸。漸。鳥。啼。停。住。只。有。他。娘。胸。口。脈。脈。跳。聲。了。賽。雪。兒。細。心。靜。聽。方。知。那。黃。鶯。飛。去。百。步。之。外。嬌。啼。如。故。不。過。音。聲。遠。了。些。數。分。鐘。後。那。只。鳥。飛。去。更。遠。的。地。方。故。而。啼。聲。更。遠。只。有。病。人。聽。見。他。人。聽。不。見。了。少。頃。啼。聲。全。絕。男。爵。夫。人。那。脈。息。也。就。全。停。了。賽。雪。兒。直。嚇。得。瑟。瑟。的。抖。方。悟。這。黃。鶯。一。去。

我娘的靈魂便隨着鳥聲升天了。抬頭看他娘時，但見面色死白，四肢不動，口唇稍啓，眼睛半開。賽雪兒灣下身去時，男爵夫人，口裏發出極細的聲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別村舍徧灑情深淚 祭坟墓巧遇意中人

話說男爵夫人發出極細的聲來，說道：告別賽雪兒，便覺有一股熱氣噴來，臉上看他娘時，眼睛已閉身子稍稍震動，那隻壓住他女兒的手也抖子一抖，就此千古。賽雪兒至此方知那股吹來臉上的熱氣，便是他娘脫殼升天的真魂。那身子稍稍震動，分明是母女最後的握別，嗚呼哀哉！男爵夫人此時真個愁魂渺渺，歸天闕，恨氣飄飄，散太虛了。賽雪兒立刻去到花園，採幾枝鮮百合花，回上樓來，將鮮花插在他母手中，望過去，那男爵夫人尸身竟像白臘神像。賽雪兒一面叫人即去老夫人處報信，自己却跪在亡母床前，替死者祈禱，做書的不願再表那人慘景，並悲禮節單表。公夫人及杜華夫人聞此噩耗，都來吊唁，因為沒甚興致，公夫人並不把亨利帶來，杜華夫人也不帶愛華來，多蒙二人到了極意勸慰。教賽雪兒不可過於悲哀，壞却自己身子。當下杜華先生盡力帮忙，把男爵夫人安葬在本村教會墳場。這墳場也是男爵夫人生前指定的，葬事完畢，請牧師誦經超度。老夫人素來疼愛女兒，也是十分傷心，好在他老人家沒什麼長性，那傷心很容易容過去，傷過心又似沒事的一般了。杜華先生雖來竭力幫助，始終不曾提起那頭親事。賽雪兒十分感謝，喪事辦完，老夫人即與公夫人商量，擬即回國。他老人家早

思夜想。無非回國的念頭。無奈男爵夫人不曾依得。否則早已回國了。心想甚麼。叫做充公。雖或有些膠葛。那管理產業的律師。必有妙法。定能把充公田產弄回。不愁難過日子。遂把賽雪兒喚來。告訴他要回法國。賽雪兒聽着。不勝詫異。想不到竟會離此住慣的鄉村。心想這所村舍。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這花園。也是自小游慣了的。還有百合花。玫瑰花。還有我慈愛母親的那間臥房。這臥房。是我母親。嘆出末一口生氣的所在。並長睡的那塊。教會女場。怎捨得離去。難道我聽錯了話麼。連問老夫人二三遍。纔知道他說的。真要回國。却也沒奈何他。只好回到房中。細細思量。因為賽雪兒從沒有遇過這般逆事。以為與他分手的。不過這村庄。這小舍。這花園。這臥房。並母親的女場罷了。後來。又想到亨利和我。心心相印。怎忍離他。如此說來。此番離了英國。我這命。真算苦到萬分了。悲切切。先去花園裡看看光景。當下正是秋盡冬初。便是本年時光。最末次開顏時代。百家零落。都似與我永別。所餘春朝夏夕的顏色。盡皆失去。落葉遍地。也不見綠葉底裡嬌啼的鳥了。只有幾個麻雀。在無葉樹上跳躍。似乎也想尋個冬季避雪之所。賽雪兒覺得自己。也像近冬之雀。這村舍。本是藏身的綠葉。如今離却舊家。將來的棲枝。不知尚有何處。也不知這個美麗花園。落於誰手。那花樹鳥蝶。只有我賽雪兒。是他們知己。知道他們性情。如今知己。去便如失。却中心點。四周花木。那能再有靈氣。怎知將來不被變野兒。郎居住。折花撕葉。以為笑樂。或被俗子居此。那肯去體貼花意。休云憐惜。只怕他那股俗氣。已足薰壞我滿園花木了。回到法國。雖能覓另

覓新花。可不是我親手灌溉。常把笑顏慰我岑寂。常將香味薰我衣襟。的花兒。雖能斃另尋樹木。可不是。眼。看。我。在。他。蔭。子。下。長。大。的。樹。木。因。爲。法。國。的。花。木。素。不。與。賽。雪。兒。相。識。即。在。人。類。中。也。無。一。個。熟。人。豈。不。是。把。他。知。心。伴。侶。一。概。趕。開。和。身。入。無。人。絕。島。有。何。分。別。零。丁。孤。苦。何。等。淒。涼。故。此。只。這。游。慣。花。園。已。足。使。賽。雪。兒。有。無。窮。感。慨。然。後。離。了。花。園。來。到。母。親。在。這。里。亡。故。的。臥。房。不。免。又。觸。動。幾。多。記。念。那。臥。房。仍。與。男。爵。夫。人。生。時。無。異。一。切。物。件。連。地。位。都。不。會。更。改。賽。雪。兒。原。想。永。在。亨。屯。居。住。回。念。自。己。在。此。房。過。夜。時。種。種。往。事。猶。如。昨。日。可。惜。人。死。不。留。痕。跡。賽。雪。兒。漸。漸。想。入。了。魔。還。當。他。母。親。未。死。不。過。一。時。不。在。尙。有。回。來。的。日。子。賽。雪。兒。今。日。獨。自。一。個。關。在。他。亡。母。房。中。倒。添。了。一。番。經。驗。方。知。此。房。倒。是。個。解。愁。機。器。怎。見。得。呢。原。來。上。帝。創。出。愁。恨。來。教。人。嘗。嘗。苦。味。也。曾。創。出。解。愁。的。妙。法。解。愁。不。須。別。法。只。用。眼。淚。有。時。節。上。帝。毫。不。肯。顧。憐。由。你。怎。生。愁。悶。遍。教。眼。睛。成。了。枯。井。死。也。流。不。出。一。滴。眼。淚。來。害。你。氣。塞。胸。漲。到。了。後。來。事。情。已。過。往。往。把。過。去。的。事。兜。上。心。來。耳。中。偏。像。聽。得。已。死。親。人。的。聲。音。目。中。偏。像。看。見。故。人。的。容。貌。不。由。得。一。陣。心。酸。那。眼。淚。流。的。異。常。湧。躍。噎。住。在。喉。間。的。哭。聲。也。放。鬆。了。塞。住。胸。口。的。氣。都。變。了。淚。水。倒。也。不。塞。不。漲。了。故。此。愁。到。極。點。往。往。也。能。自。己。解。散。這。叫。做。以。愁。解。愁。賽。雪。兒。進。到。他。亡。母。臥。房。對。面。向。着。房。門。的。這。張。牀。便。是。他。母。親。在。上。死。的。那。個。聖。母。像。便。是。他。母。親。演。聖。餐。禮。時。親。過。嘴。的。放。在。窗。口。那。磁。瓶。裏。插。的。百。合。花。便。是。他。母。親。臨。終。捏。過。的。如。今。這。枝。百。合。花。也。像。他。母。親。一。般。憔悴。而。死。那。

衣架上掛的小網絡錢袋裏，尙存幾枚銀元。一個金錢，棹上二個杯子裏，放着一二只指環。杯子中間是個座鐘。這座鐘，曾替他母親，了許久病。如今也似停了脈息，不動彈了。這些遺物件，都能動人物在人亡之感。故此賽雪兒一到此房，眼淚自然汨汨而來。賽雪兒既得了這個祕訣，每到哭不出的時候，必要進來尋些眼淚。如今連這自來淚房，也須作別。然而這房中所留的沒一件不是紀念要品。若要離開，卽如離他母親的一般，可憐人死之後，只留得這些紀念。如今連紀念都要絕跡，怎教人不悲傷呢？老夫人是他尊長，決難違命。一切主權，只好隨他，卽便把外孫女引進了地獄，誰敢說一聲不字。賽雪兒終不忍由着這些紀念淹沒，便取了畫冊，把房內這牀並切物件，都描下樣來。再把房間的形式，也畫了下來。方到老夫人房中，稟明要到他母親墳前祭別，且說這教會墳場，並沒有碑亭石碣，竟像一塊荒田。數畝黃土人跡，毫無休說。沒有吊祭的活人，便是死人，也沒有什麼痕跡。這是教門規矩，不以代數紀號去表明種種物件，免去虛空糜費的意思。獨有男爵夫人的墳墓，曾經杜華和教主商定，有些情面。因此與衆不同。墳上却有黑十字架一個，十字架上刊着白字，寫的是麥雪黎男爵夫人之墓。這墳墓在大墳場的一角，卽在一簇碧綠冬青樹下，較之其餘荒塚，分外尊貴。倒像一幅畫圖。賽雪兒跪在墳前，先把櫻桃小口，親了墳脚的土，心想我賽雪兒孤苦窮酸，那有銀錢替我母親造個石碑，不如把花園裏最美的玫瑰，百合搬些來，種在墳邊。明春使我母親呼吸花香，我母親在天之靈，也像化了鮮花香，味如今說不得。

要和墳塲作別。隨即坐在草地上。也把那墳墓畫下圖樣。正畫着圖樣時。不知怎地。好幾日心中不見的。那個亨利。像忽然又來纏繞。不想許久。沒想着他。如今心裏這幻像。顯得分外清楚。猶如久別重逢。倍加親熱。倒反比從前關心一刻也離不開。原來這賽雪兒。心地猶如一塘池水。被風吹縐。如今風靜波平。仍是碧清如鏡。什麼都照出來了。說也奇怪。賽雪兒正在畫圖。忽覺心裏不但有了亨利影子。眼前也像真見有個亨利。立在他身後。又聽瑟瑟有聲。回頭看時。果見亨利立在他身後。賽雪兒見亨利突然出現。並不驚懼。反倒竊竊自慶。這是什麼緣故呢。看官勿疑。你我並不會遇着這樁巧事。倘若果然遇到。感覺中。自有一種奇妙的吸力。一點靈犀。便能見人所不見。心上人真要立在眼前。即便閉了眼睛。也會覺察不用肉眼去看。那心裏的眼睛。早已見他了。不知不覺。便會伸手去與心上人兒相握。這個也是至理。亨利這三日。既不能和他姑母同來。再也耐不住了。只好自己獨來。並不去拜訪老夫人。却一直跑到墳塲來。以爲賽雪兒愛他母親。最甚難免。常來哭祭。故此決意到來占卜命運。偏偏事有湊巧。真遇了賽雪兒。做書的寫到此處。很替愛華可惜。爲什麼這種便宜。偏教亨利沾去。竟想不着這種妙事。閒話慢表。且說賽雪兒心裏。雖有亨利。却從不敢把正眼睜他。如今竟伸出手來。好似見了自己親弟兄的一般。亨利緊緊握住他手。說道。可憐我。我真替你憂愁。恨不能和你哭做一堆。賽雪兒道。亨利先生。我很歡喜見你。亨利鞠躬道謝。賽雪兒接下去說道。真是我時常念你。想求你與我辦一件大事。亨利答道。謝天謝地。多謝。

姑娘。倘有所事。定當効力。依得。客氣。賽雪兒道。亨利先生。我們不久。動身。不知。幾時。再到。英國。恐怕。這世上。未必。再來了。說到此處。腮邊。便掛下。大滴。眼淚。來。強把。眼淚。收住。說道。亨利先生。我母。親墳墓。求你。照管。則個。亨利道。姑娘。放心。上帝。便是。我。亨利。證人。你這。墳墓。和我。自家。的一般。可敬。豈有。不盡心。看管。可惜。我也要。離開。英國。也怕。這世上。永不再。來了。賽雪兒。急問道。你也要。走嗎。亨利道。正是。賽雪兒道。不知。先生。要往。那里。去。亨利。漲紅。着臉。答道。我也去。我也去。法國。賽雪兒。沉吟道。你也。去。法國。嗎。當時。那副。眼睛。和亨利。一照。賽雪兒。自己的。臉也。漲得。緋紅。把手。弄着。裙摺。低頭。自語道。你也。去。法國。嗎。這六個。字。不打。緊。却把。賽雪兒。思想。全平。改變了。原來。這句。話。提醒。他。亨利。也。去。法國。那日子。不愁。難過。這個。從前。倒沒有。想到。從此。方悟。法國。是我。本國。這英國。乃是。暫居。的客地。我所。說的。也是。法語。那是我。母親。所操。的語言。又是。亨利。所操。的語言。住在。英國。無論。恁地。快樂。畢竟。是。異鄉。之客。那里。及得。本國。況且。母親。臨終。時。還把。客死。異鄉。當了。大憾。這句。話。倒像。替賽雪兒。掀開。大幕。提個。大醒。雖不敢。再問。亨利。別的話。兒心裏。已是。十分。歡喜。當下。天色。將暗。那女。僕。前來。催他。回去。故此。便對。亨利。鞠躬。告別。正要。走出。墳場。賽雪兒。回頭。斜睨。不知。賽雪兒。見了。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太君雨下離英國 雪孃燈裏遇才郎

話說賽雪兒正要走出墳場。回頭斜睨。瞧見亨利坐在方纔自己坐的原處。有一名僕人牽着二匹馬。在

門口侍候。想亨利既來，須在男爵夫人墓前拜祭一番，方能回去。不在話下。且表賽雪兒回到家中，見杜華先生已知外祖母坐在堂中。外祖母當下雖沒說什麼話。賽雪兒明知道杜華必是與外祖母送錢來的。攀談了幾句。杜華就此告別。臨去時還請老夫人路過倫敦。到他家裡住幾日玩玩。老夫人道：多謝盛情。公爵夫人早來請過老身，故此不得不往。公夫人府中一敘，此番匆匆回國，未便再來。驚動大概。我賽雪兒須在客寓裏借宿了。杜華也不便再說，只得躬身而去。賽雪兒明見杜華與外祖母作別時，面上很有些難受。那神色並不儼見。怪倒儼反替老夫人哀憐的意思。杜華去後，老夫人吩咐賽雪兒，把少不來的東西揀了幾件，其餘都托杜華先生代爲售去。他老人家決定這二日內就要動身。賽雪兒一聽此言，心如刀割，心想把我母親遺物出售，豈不犯了神聖如何，使得便對外祖母叨情，想把所有遺物悉數帶回法國。老夫人道：那些家具萬不能帶回法國，即便搬去，這馬車之費，還比家具價值多上好幾倍呢。這些話說得甚是在理。本來這些遺物若照感情上說，都是無價之寶，只要不講這點兒心意，那便值得帶走了。賽雪兒無論怎生分辨，老夫人終也不依。沒奈何，他只好罷休。但求把母親的衣服裝做二箱帶了回去。幾時思想他母親好把這遺服披在身上做個紀念。老夫人道：講到規矩，癆病死的衣服，恐怕傳染，照例都該焚化。你既有這番心意，胡亂揀幾件是了。賽雪兒悲切勉強裝做笑容，謝罷外祖母，走出了房來。剛走到廊下，老夫人又把他叫回，吩咐不教把他母親遺物夾在自己衣服箱裏。原來老夫人活

了六十歲年紀。還比他十六歲的外孫女怕死。賽雪兒隨口應承。忙把衣箱取到娘房裏。關上房門。靜悄悄獨自一個。也不要女僕幫忙。自將衣服裝好。這夜賽雪兒直在娘房裏守了一夜。把歡樂悲痛的感情都鉤上心來。直到半夜二點鐘。尚未睡覺。覺得十分疲倦。便去聖母像前跪下。誠心祝告。想求上帝放他母親的靈魂再來一見。以便緊緊抱住。和他哭別。祝告完畢。和衣倒在娘牀上。攤手攤脚的睡熟了。可惜上帝決不許活人見他至愛的幽靈。即使相見也是夢景。決非真相了。次日賽雪兒娘房裏起來。把聖母像請好。去到自己房中。將自小時候心愛的東西收在一處。還有最心愛的那冊畫本。將近黃昏。全都收拾好了。心想我賽雪兒在這所屋裏住了十二年。今日怎忍離別。淚汪汪再到花園爲末次分別。當時至下着大雨。向窗口望出去。但見園中荒涼。慘淡。樹葉都落光了。那花枝更是不堪憔悴。花朵淹在池傍。土溝裏。不由得心酸。淚落。嘆道。若在春日。晴和與我花友話別。或可少些愁悶。因爲尚有夏季好日子呢。如今正是冬初時候。萬象凋殘。竟如至友臨死。教人怎忍分離。故此分外悲痛。賽雪兒但等天氣一晴。定要再去他母親墳前再拜一次。不料那雨落個不住。不能毅出門。等到午後三點鐘。公夫人家馬夫趕着馬車來到。把衣箱什物搬上車去。此刻他二個真要動身了。老夫人雖在此間住了十二年。倒沒什麼感慨。休說這所宅子便是相識的活人。說分手也就分手。那有什麼掛念。故此他老人家動身時。非常得意。賽雪兒却渾身全是感慨。倒像發了癩。把手撫摩着家具一件件。家具都撫摩到了。一似離開亨屯。如在自

己身上割肉。不知流却多少眼淚。親手把宅門鎖好。鎖匙藏在貼心的袋裏。因爲這他過去的鑰匙。若論他將來時代的鑰匙。却握在上帝手中了。臨上車時。賽雪兒差不多哭得不省人事了。老夫人教人把外孫女扶上車去。但聽一聲轆轤。從此十二年的舊家。愈離愈遠。看看將到墳場門。賽雪兒命馬夫停住馬車。那雨下得很大。決不能下車。眼睜睜地看着鐵欄杆內那墳墓。隱約尙見小小十字架。並放上大冬青樹。老夫人道。這墳場教人看着好不痛楚。休要久停。便命馬夫快走。那馬車就此開行。賽雪兒悲叫道。娘吓孩兒。與你拜別。但願你永遠平安。說完此話。惛陣陣坐在車裏。將罩面黑紗拉下一路上沒有張開眼睛。那馬車趕到一家客寓前停住。這所客寓喚做佐治客店。店場上早有一輛馬車。一匹馬。在彼停着。豈知公夫人已和亨利先到此間。隨命亨利去姑佛詢法國郵船開行的時刻。亨利來信說道。明早就有船開。若乘此船往法。不可過於耽擱。還是早些動身的好。賽雪兒要去拜別杜華夫人。可惜杜華家住。在城內。來回至少須一點鐘功夫。老夫人不許他去。說道。有事寫個信去完了。賽雪兒以爲杜華夫人是我母親至友。怎好大模大樣寫信去話別。理該親自登門。才合規矩。現今又不好違背外祖母命令。沒奈何只好寫個信去。信中寫了許多告罪並種種感激的話。謝了杜華夫婦。又問了愛華。面面週到。說得十分婉曲。又把亨屯村宅的鑰匙封在信內。另與杜華先生寫一個條子。大概說將來若使有錢。定要把亨屯舊宅連所有家具一概購來。即便不住。在英國也要留在那邊做個幼時避難的紀念。可惜現今窮苦。

雖有此心。却無力量。又說奉外祖母命。請將家具費神變賣。賣得的錢。與他老人家送來。寫訖封好。央懇公夫人明天順便梢與他的舊僕。公夫人臨去。送了老夫人一袋銀錢。以作程儀。老夫人雖有鑽石售得的錢。那家具一時未必能賣出。這種錢很用得着。就此收受。心裏未必感激。公夫人恩德他老人家。原是貴人皮氣。那會和平。民一般兒識得人一些兒好處。便感激得要死要哭呢。且說賽雪兒等當下就要動身。向妬佛進發。賽雪兒心想去安慰杜華夫婦。並和愛華握別。不如此顯得他沒良心。怎奈力不從心。只得跪求亡故母親恕罪。拜罷。便移步扶着老夫人。走出客寓。上了馬車。和公夫人拉手而別。當此雨濕泥濘的晚上。賽雪兒離却英京。除了公夫人。又無別人送別。何等悽慘。漸漸從車窗外望。但覺路途生疏。空氣一新。便知離開英京遠了。那馬車行到一站。停車換馬。路程走得更加迅速。夜間九鐘點。居然安抵妬佛。馬車停在一所客寓場上。有二三枝火把。照在賽雪兒面上。賽雪兒自車輪震耳。長途疲倦。中睜眼看時。羞得滿面緋紅。忙把面罩拉下。蓋沒羞容。原來亨利早在此間恭候。賽雪兒張眼時。正與亨利眼光。對個對。照故而羞愧。亨利見他們馬車停住。懇懇過來。見禮親手。先把老夫人扶下馬車。再扶賽雪兒。時覺賽雪兒的手顫顫的抖。亨利倒不敢握緊他了。這里客寓中。都已預備好了。單等他們到來。所有應用東西。亨利都替他們早早辦妥。那郵船不到八點鐘。決不會開船。二個尚有數點鐘可在客寓安息。亨利告訴他們不必性急。等到開船。自有男僕招呼。況且那些行李。早已放在車上。只消人一跳上馬車。一刻功

夫便到了船上。有什麼事。只顧說來。我自會替你們代辦。囑咐完畢。躬身退出。賽雪兒進了客寓臥房。關上房門。想要睡一刻。免得明日到了船上困倦。爭奈身子雖覺困倦。眼睛始終閉不攏來。一閉了眼。便見亨利的幻像。兜來兜去。常來擾亂心思。如今尚有一事可疑。可惜沒問亨利。那句緊要說話。亨利但說也。回法國難道也是同船去麼。看官請想。便是這個悶葫蘆。足毀擾醒賽雪兒的睡魔了。但是雖則有擾清睡心裡。並不抱怨。因爲自從男爵夫人死後。能穀守護賽雪兒的。沒有別人。只有亨利一人。你看他們一來到了姑佛。便有僕人侍候。房間也有了。其餘如行李上船種種什事。都不用自己操心。那些事全沒有。囑托過他。難爲他。想得完備。可見亨利的用情。真是可感。除了亨利。還有誰能穀這樣呢。賽雪兒愈想。愈見得亨利真比別人有情。他若不愛我。時怎肯如此慇懃。分明是真愛我。愛的十分利害。看官聽說。一個女子知道有人如此愛他。心裡怎能不喜。其中滋味。自然愈甜。歡喜都不暇。那得睡熟。他看着天光。數着鐘點。不用人呼喚。早已起身。但等外邊推門。就好跨出脚去。先到外祖母床前。見他老人家正在床上。飲着菓哥茶。賽雪兒很想問他亨利。是否同船去。然而開了二三。次口。終不奸問出口。來只得仍舊閉口不提一字。離了外祖母房間。來到自己臥房。這里老夫人茶罷起身。叫亞巴雪梳頭打扮。頗費功夫。他老人家那個頭。最是難梳。千弄萬弄。不合貴族模範。不肯罷休。賽雪兒的臥房。却與老夫人房間隔着一間客屋。賽雪兒房間窗外。有一條馬路。路的盡頭。便是海口。沿海有一堆房屋。遮住。但見屋頂上露出幾枝。

船桅隨風搖擺。賽雪兒走近窗口，徧巧亨利正在窗外張望。一舉首，那眼光正和亨利眼光成條直線。賽雪兒心也亂了，漲紅着臉，呆呆地一手壓在自己心口，想教心不要如此猛跳。一手攀住窗欄杆，出神，忽聽亨利腳聲走進客屋裡來，在他臥房門口停了，腳原來亨利不敢直跑進賽雪兒臥房。賽雪兒又不好意思去客屋裡迎接彼此，只好呆等。等了十分鐘，亨利忍不住按動叫人鈴，女僕出來問話，亨利道：「告訴老夫人，那郵船不消半點鐘就要開船，趕緊動身罷。」賽雪兒聽着發了急，顧不得冒昧連忙出來答道：「我預備好了，待我告訴外祖母去說你等了許久了。」說罷躬身急向老夫人房間走去。進房時見他老人家也裝扮完畢，只候得五分鐘，便見賽雪兒在老夫人身後出來。彼此問了早安，亨利親來扶了老夫人。賽雪兒跟在亨利身後，再後面便是法國女婢亞巴雪。原來老夫人不忍棄他，也把他帶回法國了。賽雪兒看着亨利所穿衣服，又像常服，又像行裝，懂不來到底。亨利還是送他們上船，或者竟與他們同船回國。亨利明見賽雪兒眼光裏含着欲語不語的神情，他既不會問出口來，也不便自說，故此不提一字。四個到了海邊，跨下車來，碼頭上有一隻小船，在此侍候。四個上了小船，船家搖起槳，木啣啣而去。且說亨利剛纔扶賽雪兒跳上小船時，賽雪兒心頭一熱，那手抖的越發利害。亨利輕輕把他一捏，賽雪兒便覺眼前一陣迷霧，幾乎樂的惜過去了。心想亨利不但眉目含有愛情，便是方才一捏，明告訴我他必然愛我。難道我二人從此不能再見了嗎？賽雪兒心裏想時，正倚在一堆衣箱上，水手怕天氣有變，要把油布來

遮蓋行李。賽雪兒因此回頭。這一回頭，忽見一種觸目的東西，好似電光似的，在眼前一閃，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渡海峽重逢店主 游碼頭追吊沙灘

話說賽雪兒回頭，正瞧見一件觸目的東西，好似電光似的一閃，你道怎的？原來那行李堆中，有一隻皮箱，大書特書，亨利子爵法國巴黎的幾個字。賽雪兒至此胸中所有的疑竇，方纔盡釋，自然大可欣喜。暗暗嘆一口氣，藉舒胸襟。舉目時，恰與亨利眼光又復相對。賽雪兒的心事，全露到面上來了。故此亨利把眼光逼着他，似欲責備賽雪兒不該多此一疑的意思。少停搖着頭說道：「賽雪兒，你怎地倒疑起我來？我那肯離開你呀？當下他們的小船，正向海面搖去，海邊的氣候，自與內地不同，昨夜如此大雨，今日忽變得天朗氣清，倒是今年難得的好天氣，搭客也好，從容立在船板上，憑眺海景，多謝天公，女客既不用進窗避雨，成此機會，好教亨利與賽雪兒通個懇懇。賽雪兒的胸間，不似那般悶氣，覺得眼前景色，沒一樣不是悅目新鮮。回頭港口船桅如樹林之隨風擺動，彷彿猶記當年，眠在母親懷裏，打石壁上，下來前面是汪洋一片，白濛濛宛如一面大鏡子。那時賽雪兒不過三歲半，回味當時光景，雖不能記個清楚，迷迷霧霧，彷彿還有個影子。可憐他自小住於內地，如同陸上植物，在亨屯村舍十二年，所見的只是窗外一小方天地，至母親一死，心中說不盡滿腸愁懷。見今是第一次，能穀舒舒鬱郁，自然眼界。

一。新。妙。在。又。有。亨。利。在。傍。好。把。所。見。景。物。請。他。解。說。亨。利。有。問。必。對。說。的。異。樣。緻。細。倒。像。沒。一。件。不。知。道。的。賽。雪。兒。不。住。的。問。他。並。不。是。真。要。知。道。那。來。歷。其。實。愛。聽。亨。利。說。話。的。聲。音。要。他。多。說。幾。句。聽。着。賞。心。罷。了。賽。雪。兒。覺。得。這。新。鮮。樂。境。全。是。亨。利。導。出。來。的。那。隻。郵。船。便。是。他。過。去。未。來。的。隔。板。如。今。離。去。已。往。與。亨。利。同。登。彼。岸。何。等。僥。倖。這。天。氣。又。似。英。國。秋。令。這。般。流。麗。離。開。妬。佛。不。過。二。點。鐘。回。望。英。國。海。邊。已。如。一。片。雲。烟。那。法。國。海。岸。却。愈。顯。得。清。楚。少。頃。再。看。英。國。海。岸。時。竟。時。海。天。一。色。水。陸。難。分。了。賽。雪。兒。前。後。看。個。不。住。不。知。將。來。的。所。在。是。個。樂。境。或。是。苦。境。將。近。七。點。鐘。船。到。波。朗。尼。上。岸。時。天。已。大。黑。老。夫。人。尚。記。得。逃。難。時。住。過。的。那。另。客。店。雖。認。識。這。條。街。路。却。把。店。主。人。姓。氏。忘。記。這。條。街。舊。時。叫。做。巴。梨。路。後。來。改。了。甲。考。平。路。如。今。又。改。做。國。家。路。了。海。面。雖。沒。有。風。浪。老。夫。人。已。覺。疲。乏。亨。利。遂。把。二。個。先。送。去。客。店。自。己。却。來。照。料。行。李。下。船。賽。雪。兒。記。得。他。母。親。常。提。起。當。年。逃。難。的。故。事。也。很。掛。念。店。主。婦。安。白。朗。媽。媽。好。處。老。夫。人。是。貴。人。多。忘。事。賽。雪。兒。倒。還。想。得。起。店。主。婦。叫。做。安。白。朗。媽。媽。故。此。一。進。店。房。便。把。店。主。婦。請。來。談。話。來。的。也。叫。安。白。朗。看。他。年。記。並。不。像。母。親。紀。念。的。人。問。他。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本。店。主。人。安。白。朗。媽。媽。現。今。何。在。方。知。此。婦。便。是。老。主。人。長。媳。原。來。老。主。人。年。記。大。了。把。此。店。傳。與。他。兒。婦。掌。管。自。己。却。在。鄰。村。養。老。不。斷。常。到。店。中。走。走。賽。雪。兒。問。道。可。否。請。你。婆。婆。一。見。小。店。婦。回。說。容。易。容。易。隨。命。店。役。說。明。有。貴。客。要。他。斷。見。去。把。老。店。主。請。來。當。下。亨。利。也。回。到。客。店。說。道。那。些。行。李。須。俟。海。關。查。過。方。許。下。

船今晚弄不回來。只好明日再辦。故此明早決不能動身。最早也要後天才能起程。於是三個研究後天起程的方法。老夫人定要叫幾輛雙輪馬車。經過驛站大路。賽雪兒知道他外祖母沒有許多錢。不如格外算省。坐個驛車。好在客店主婦兼管驛車生意。應許老夫人代定二套新車。一套給老夫人獨坐。一套讓賽雪兒亞巴雪同坐。說是自用專車。走起來還比大馬車快呢。賽雪兒又教老夫人節省經費。老夫人只好受些委屈。將就允許。店主婦便去定好車位。亨利也去弄了一個地位。正在此時。老主人安白朗媽已經來到。問老夫人有何見教。賽雪兒舉目細看。確是他母親掛念之人。正要托開雙手。摟住。那老店主親。個響嘴。以表敬愛。並謝當年情義。老夫人做做眼色。賽雪兒只得住手。那老店主問道。夫人呼喚。有何見教。老夫人道。我的好媽媽。我便是魯喜堡候爵夫人。這位是我外孫女麥雪黎小姐。名喚賽雪兒的。便是。老店主聽了。似乎想不起來。老夫人看出神氣。便說道。如此說來。你記不得了。我們舊時曾在貴寓住過的。老店主道。夫人自然賞光過的。說也可笑。我看看面善。一時想不起時候來了。賽雪兒道。我的安白朗。好媽媽。這件事。你必然記得。有一天正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十一月間。黃昏時候。有個農人名喚比亞。領着僑裝。鄉婦的二個。婦人投住。貴寓。難道媽媽竟忘記了不成。老店主道。呀。果然不錯。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時記得有一位貴夫人。年紀很輕。他還帶着櫻桃似的一位小姑娘。生得不知多少美！一個安琪兒！一個小寶貝！賽雪兒道。住了。住了。我的媽媽。你再這樣說時。教我真不敢告訴你。那小寶

貝安琪兒是誰了。老店主問道。到底是誰呀。賽雪兒笑道。便是我。老店主叫道。唉！那是你嗎。好姑娘。者夫人兒。他二個說得親熱。嘆了一口長氣。老店主道。呀。姑娘。當年我見了你。真把你愛殺。如今越長得愛人兒。哩。賽雪兒伸出手來。和老店主相握。老店主舉目四顧。不見了男爵夫人。問道。那年你們不是三位嗎。賽雪兒低着頭。嘆一聲。可惜。老店主看出這女孩兒。面上忽現出傷心神色。心裏已有些明白。連忙改口道。是。啊。出門人最可憐。我多見他們。出去沒見他們。歸來好姑娘。你也要看破些。你們三位出門。倒有二位歸來也算好了。那位好夫人。必是上帝用着他。纔會教他升天。哩。賽雪兒道。好媽媽。不必再提這件慘事。一想起。教我氣。苦心痛。老店主回頭對老夫人道。老太太休要見罪。我提起這些話。不過表我記念罷了。老太太喚我前來。有何差遣。老夫人道。安白朗媽媽。並不是老身喚你。是我外孫女。麥雪黎小姐。喚着你。請你就便問他。老店主道。恁地時。小姐。請說。賽雪兒道。特請媽媽到來。非爲別事。好媽媽。吓。第一樣要從心底裏。謝你當年救我們的大恩。你那恩德。沒齒難忘。第二樣。還求你老人家。派人領我去。十二年。前我們下船的原處。說到此處。賽雪兒眼望着老夫人說道。我想。外祖母。定能許我老夫人道。自然許你。的。但是。安白朗媽媽。須要派一位精明人。同去纔好。我本想去。教亞巴雪。陪你早起。我又少不得他。這個想你也知道。的老店。主道。老太太放心。我自陪他去。我很情願陪着小姐同去。況且我是眼見你們動身的人。却比別人得知詳細。小姐有事問我。也好對他講說。亨利在傍聽着。也要同去。便對老夫人道。候爵夫

人。我也去你老人家許我陪着小姐同去麼。老夫人道：「你既愛看看野景，只管自去好。孩子，你們同去最好。說時，老夫人眼光看着老店主，意思裏說：『安白朗媽媽啊，我把他們交付與你，須要好好地照顧的。』」老店主會意，做個眼色，以安老夫人的心。商議既定，各自回房安歇不題。是夜，亨利和賽雪兒十分得意，直談到半夜十一點鐘，方纔分手。好在明早八點鐘就能相見，一宵的隔別，比了舊時容易打熬。原來他二個前在英國，七八日見不到一面，即便相見，面前又有監督，那裏比得如今。天天的見面，又沒人管住一對兒牽着手談心散步，若使還在英國，不但亨利不敢伸手來牽他，賽雪兒也決不敢伸手去拉着亨利。故此二人一牽手，那滋味越發甘芳有趣。到了次早六點鐘，亨利早已起身，不明白法國的鐘爲什麼比了英國格外走得遲慢，拿自己的錶對對，怨道：『我這錶向來很准，今天爲什麼也會走慢了。』賽雪兒這天也醒得很早，只自不敢問鐘點，心想時候還早哩。後來終久信不過，爬下牀來，張望了三遍。等到三遍張望時，早見亨利梳洗停當，不住把眼睛也在隔窗張看，似乎恨不能鑽過窗來，賽雪兒委實耐不住了。拉鈴喚店僕婦詢問時候，店僕婦回說：『還沒到六點鐘哩。』賽雪兒囑付道：『但候老店主安白朗媽媽來到，你立刻進來通報，休要耽誤。』時刻店僕婦答應自去。可恨安白朗這老嫗並不和亨利賽雪兒同志，不到時候，決不肯早來好容易打熬到八點鐘，安白朗媽媽居然來到。賽雪兒跨出房門時，亨利却已在客屋裏坐等。二個問安好，都說昨夜在這小客寓過夜，真有說不盡奇趣。從來也沒有這樣舒坦哩。正說時，

老店主已走進客屋。彼此見面。三個立刻動身。老店主想道。這小姐要看他十二年前上船的地方。不必再走舊時那條孟太烈路。當年只因比亞恐被人看見。走的却是小路。如今還是打國家路過去方便的。多。行。來。到。了。柵。口。便。轉。向。左。手。十。字。路。口。再。向。山。邊。進。發。賽。雪。兒。乃。是。鄉。下。姑。娘。沒。見。過。市。上。繁。華。因。此。見。了。道。傍。圍。牆。教。堂。覺。得。樣。樣。新。奇。悅。目。竟。似。纔。出。籠。的。鳥。素。來。拘。束。慣。了。忽。然。間。脫。却。羈。絆。說。不。盡。何等。自由。眼花。心。亂。意。中。有。個。目的。那。件。事。到。底。是。何。狀。況。連。自。己。也。不。知。但。知。尋。去。定。能。覓。到。那。目的。大。凡。這。些。思想。都。打。妬。佛。上。船。時。亨。利。把。手。輕輕。一。捏。上。捏。來。的。賽。雪。兒。的。心。自。從。被。他。這。一。捏。直。跳。到。如。今。照。照。鏡。子。面。上。終。是。通。紅。摸。摸。面。皮。終。是。滾。熱。那。個。心。熱。得。益。發。利害。纏。來。纏。去。都。是。亨。利。二。個。字。死。也。放。不。開。他。當。時。他。們。三。個。信。步。行。來。已。到。石。壁。邊。眼。前。便。是。大。海。論。到。洋。海。都。有。一。種。悲。暗。威。風。獨。有。這。地。中。海。却。與。別。個。海。洋。不。同。即。便。遇。上。大。風。也。沒。甚。可。怕。不。過。白。濛。濛。像。面。大。圓。鏡。子。賽。雪。兒。立。住。腳。面。對。這。大。海。既。驚。且。懼。想。起。了。死。想。起。了。上。帝。生。出。無。限。感。情。流。下。許。多。眼。淚。低。頭。下。望。却。是。當。年。眠。在。娘。懷。裏。大。風。夜。下。去。的。那。條。小。徑。這。條。小。徑。賽。雪。兒。自。己。認。得。不。等。安。白。朗。媽。媽。指。點。竟。自。走。下。去。了。那。山。路。很。窄。二。人。不。能。並。行。因。此。亨。利。緊。緊。跟。在。賽。雪。兒。身。後。萬。一。有。個。失。足。可。在。他。身。後。拉。住。安。白。朗。媽。媽。又。在。亨。利。後。邊。三。個。下。了。山。路。到。那。十。二。年。前。上。船。的。原。處。賽。雪。兒。回。思。往。事。仿。如。隔。雲。看。月。不。甚。清。楚。但。見。海。水。冲。灘。變。做。白。沫。泮。泮。聲。響。倒。像。海。龍。王。在。那。裏。呼。吸。那。浪。花。激。石。的。響。聲。也。與。從。前。心。裏。

記得的聲音相似故此呆呆地立了一秒鐘滿肚子全是思想回過臉來看着亨利亨利正與他並肩而立原來賽雪兒觸景生情愁緒又把心胸塞住萬不能不把亨利飽看以解深愁於是倚在亨利肩下沉吟道這海中多美！多大！多深！亨利並不回話光着頭手裏握着帽子倒像到了禮拜堂似的賽雪兒也覺他二人如在上帝面前結婚二個人呆呆地立在地中海邊約有半個



道時候不早了可以回去了怎奈這對有情人但願整天佇立在這裏那能想起什麼叫做時辰沒奈何只好復從小徑上歸來走不到十步停了足回顧海邊依依不捨又回去拾了些五彩奇紋的石子那些

時辰並沒有半句說話你靠着我們靠着彼此倚偎身子都攤軟無力了那種滋味說不出如何甘美大有海誓山盟今世上永不別離的神氣可憐好夢易醒安白朗媽媽在傍催

石子映着海水亮晶晶。倒像寶石。可惜光彩不長過了二小時都變做尋常的火山石了。回來客店時。老夫已經請了一位律師正在商議。想把充公的家產弄回來。那律師道。如今大憲變了皇帝的性質。拿破崙已在三個月前登了皇位。既換過朝代。本朝怎肯撫恤前朝的親貴。故此已充公的家產斷不能取回。除了化錢去買回。決沒有別的法門了。老夫人終不肯相信。律師只好告辭。自己去賽雪兒本不懂政治上這些情形。搭不了腔。老夫人嘆道。好端端法國子民。怎肯甘心去屈服在拿破崙手下。他乃是無名的炮兵。官芝麻大的小官。打得幾場勝仗。平了十一月十八號的亂子。也不算大功夫。法國人斷不肯做他百姓。故此這件。事決乎沒有老身萬不肯相信的。亨利聽着此話。只好隨聲附和。原來他父老都是先朝名將。立下多少功勞。倒落得子孫立身無地。那能令人不憤。亨利年紀雖輕。學過一身武藝。倒也崇拜英雄。心想並不是良心暗昧。既做了法國大臣。自當盡忠竭力。國亡與亡也是忠臣本分。理所當然。法國若沒有拿破崙出世。休說強盛。只怕今日的江山早成了他家天下。如今法國反比從前強盛。不能不歸功於拿破崙一人。我法人做了強國之民。已算得了大大的酬報。家產原有價錢榮耀。却是無價之寶。故此沒了家產。不算可惜。不說亨利暗自尋思。且說亨利整天與老夫人賽雪兒聚在一堆。談談說說。滋味無窮。老夫人請他也來三口兒一棹用飯。那飯菜自然格外美味。飯後賽雪兒再想走海邊一次。請他外祖母同去碼頭上走走。老夫人嫌得太遠。又懶於走路。坐住尚且吃力。焉肯出門。賽雪兒先將他老人家領來窗

口。指與他碼頭看。哄他道。走不上十二步。就到碼頭了。左說右說。到底教老夫人上了當。跟他同去。賽雲兒在前。亨利扶着老夫人在後。賽雲兒只顧向前走。老夫人走一步。怨一聲。只怨道路不平。到了海口。又嫌氣味不好。到了碼頭邊。又嫌海風太大。絮絮叨叨說個不休。原來他老人家替人做了些事。常要表出他功勞。又要人時刻念他好處。那種皮氣。賽雲兒也很知道。受不過埋怨。只得歸來。客店老夫人已覺力疲氣喘。立刻要去安歇。亨利沒法子。只得和賽雲兒分手。那客車明早六點鐘就要動身。故此明早又好相見。是日既有許多樂境。夜間睡得舒坦。不問可知。一宿無話。次早賽雲兒早把老夫人催醒。老夫人抱怨道。那有六點鐘。硬要人出門的道理。深恨賽雲兒不聽說話。否則自雇個大馬車。要停便停。要走便走。等十一二點鐘。吃了菓哥茶。去不遲。現今既經講定。只好動身。當下那些客車。決不肯隨和搭客。一到六點五分鐘。就此開車。都向巴黎進發。老夫人賽雲兒和亞巴雪三人坐在前一輛驛車。亨利坐在後一車。每到一站。亨利必從車上下來。探問女客們安否。初到第一第二站時。瞧見老夫人滿面怒容。訴說昨夜少睡的苦楚。到了第三站。看他老人家時。却在車裏睡得爛熟。後來客車行到亞倍維。搭客一個個下車。早饑。老夫人倒說。從昨夜直到如今。不曾閉過眼睛。哩。若認真沒有閉過眼睛的。倒是這一對情人。他們反沒什麼抱怨。你道甚的各人。他二人只自細嚼白日裏相見時的滋味。那裏就肯合隴眼睛呢。各人用完早飯。那客車又要開行。到了布威再停。讓客人下車午飯。亨利不等客車停輪。早已跳下車來。先把老

夫人的車門開了。扶他老人家下車。老夫人見他照顧得法。很是歡喜。亨利等他們吃飯時。服侍的分外懇懇。倒教老夫人過意不去。所以上車時。緊緊握了亨利的手。以表謝意。賽雪兒亦以一笑。酬之。將近黃昏。巴黎的燈光。遠遠地看得見了。賽雪兒知道那客車必在聖登尼埠經過。並且定在那關口柵欄前停車。這個關口。便是十二年前杜華救他們過關的所在。那時賽雪兒年紀雖小。彷彿還記得他們到過的那間屋子。故此客車一停。便稟明外祖母。要去十二年前死裏逃生的地方。看看老夫人想道。那是動人悲感的地方。去做甚。怎奈賽雪兒一定要去。只好允許。亨利先去關口。說明有個女客。要到那間屋裏參觀。這事沒甚麼難處。關員就此應允。老夫人不願下車。因此亨利伴着賽雪兒自去。一直走到那間屋內。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十七回 回故里頓改舊風光 慕功名交游新貴宦

話說亨利領着賽雪兒。到了十二年前杜華那公事房。但見屋中陳設之品。仍不減當年舊樣。仍是那張舊木棹。幾把草墊舊椅。棹前那只椅子。便是當年杜華坐的座位。賽雪兒觸景生情。想起杜華義氣。想起自己是愛華的未婚妻。這原是他母親許定的。可惜臨行時。並沒有見他一面。因此又想起母親的形容來。不覺眼淚盈眶。又要滾落來了。傍人都不知道他爲了何事。見這張舊棹。幾把舊椅。值得如此傷心。那知道這屋中物件。都是開他愁囊的舊鎖匙。少頃。那車夫到來呼喚。只好回上車去。客車就此開行。經過柵

欄向巴黎進發。可憐賽雪兒。又經過十二年。前眼看他動身的登尼埠。當年記得也會流過眼淚。如今是屋是人。非桑田滄海。將來賽雪兒再過此登尼埠。欄。更不知是何狀況。怎教人不悲傷呢。却說老夫人等到了巴黎。下車即投客寓。這客寓名喚巴黎店。亨利也在巴黎店住宿。老夫人在第一天上就想把充公的家產弄回。教人將法國專管財產的檢事官找來。誰知法國的財產檢事官。那個舊缺早已裁撤。目下並沒有此項人員了。沒奈何只得再請一位律師。商量辦法。那律師也與前在布郎尼所請的律師一般說法。可知老夫人離去巴黎。雖不過十二年。那情形已是大大不同。非但舊時熟人見面都不相識。即服飾語言也沒一樣不改變了。老夫人心。中以為巴黎還如舊時一樣。夢想不到竟會大大的改革。氣象繁華。成了從古未有的大城市了。歐洲各國都比不上這般發達。即就老夫人眼裏看去。也知道巴黎比從前氣概多了。有人告訴老夫人道。那民主政體。現今又變了。君主政體。大慮拿破崙就快升做皇帝了。上下人等。這幾天忙忙碌碌。都在運動門路。起先還怕民黨的反動。力尚未全消。又怕逃在外國的皇族。生出許多阻碍。如今連舊朝皇族都甘心降服。在大憲旗下。舊時的貴族命婦也來服從。這位新皇后那里還敢爭什麼權利。前朝的忠臣用不着獎勵。本沒有公理可說。委身事敵。那裏願得被人笑話。老夫人是風燭餘年。活不了許久。亨利却在青年後來的日子。正長眼見得新朝人物如此榮華。有幾位舊相識都升做大官了。因此倒很羨慕他們。老夫人每天所見坐在馬車裏經過的人。也有舊時相識過的。

看他們服飾用度。反比從前闊綽多了。漸漸亨利與他舊友通了往來。老夫人也與他老朋友重修舊好。因此亨利有了上進的志向。老夫人生了享福的希望。亨利的志向很高。老夫人的希望很切。一老一少都在功名富貴上着想。雖不會說出口來。心裏却想得火炭般熱。那裏想得到去和拿破崙朝復和。乃是。大背祖宗心志。大辱忠義門楣。可憐見賽雪兒所靠的。只有這一無進益的太君。這前程未定的情人。這二個。到底是貴族出身。若要弄些兒門徑。也還容易。功名心熱。把從前瞧不起的拿破崙也看重了。倒說拿破崙何嘗是無名小卒。他本是意大利舊家子弟。在一千三百三十年間。祖上還做過佛羅倫汀郡守。他祖父布拿扒侯爵也是有名貴族。在意大利貢歐亞史冊上。班班可考。還有康男太所著羅馬圍困記。上記載他家世很詳。此外尙有一莊鐵證。證明拿破崙定是英雄豪傑。怎見得呢。法國如許人才。爲甚的都肯袖手傍觀。偏教他立下這般大業。打退列國將軍。何論將來把江山讓不讓先朝皇族。這法國終算他保住了。聽說雖在大亂之中。拿破崙決沒有殺過皇族一絲一脈。休說殺害連方指也不會觸過皇族身上。故此老夫人和亨利愈想愈見得拿破崙是豪傑。反欽敬崇拜他了。只有賽雪兒心中却無服計及於此。自稱亨利見面以來。忽忽半載。二人傾心吐胆。愛戀愈緊。不暇算計將來。是何變局。但知我是你的人。你是我的心。裏明白不必宣揚。他二個第一次見面。心裏早設下個誓。今生今世永不分離。說話時也不分你我。竟把我們二字當做二人團合的代名辭。各人的私情慢表。且說老夫人自和政界貴人連

絡。亨利除了去到高得羅投親，並沒有別的希望。他叔叔在高得羅雖有萬貫家財，却和族人淘過氣，早說過自願做平民，決不願和貴族往來。子姪輩不想他產業便罷，若想承他家產時，必須去學做商人，休染貴族中惡習。亨利是他嫡親姪子，若去就他商業，那份大家私，隨手可得，怎奈貴賤有別，終有些遲疑。不，況且目下尙有二途可以去得：一途是從軍，一途是外交。這二樣都是國家事業，仍不失貴族風光。倒比改就商業體面些。至於賽雪兒不在貴族，倒無甚關係。婦女原靠着男子，結果只要亨利發達，自能享福。賽雪兒乃是忠良之後，豈能順服新朝？心裏原有寧死不爲二朝臣的宗旨，無奈固執已見，怕傷亨利愛情。亨利既有了功名心，也只好順他意思。老夫人知道他外孫女心裏有了些活動，便想法去宮裏替賽雪兒謀一席管理家務的職司。賽雪兒回他外祖母道：「孩兒很願從命，不過年紀太輕，又不懂國家大事，做錯了吃人笑話。故此有些害怕，讓我想定主意再說罷。」後來察知亨利也有此意，便歡歡喜喜把自己和外祖母的話全都告訴了他。亨利很盼望如此，立刻就去和幾位朋友相商。那天晚上，這對小兒女把所有希望與老夫人說知，決定亨利去投軍就武。賽雪兒却去都魯里侍候新皇后。亨利去後，賽雪兒照常來他外祖母前請安。他老人家早已睡在床上，見賽雪兒到來，牽了他手，笑嘻嘻看着他，說道：「兒啊，你這個前程比你母親教你的前程好些嗎？」賽雪兒嘆道：「我母親並沒有害我，只要愛華變了亨利，那也沒什麼可說了。」賽雪兒和老夫人敷衍了幾句，即便回房。一回到自己房裡，便嗚嗚咽咽痛哭了一

番。你道爲何。原來他視母親好比神聖。無論誰人都不許笑他。如今老夫人竟把話來耻笑。男爵夫人賽雪兒如何不哭。況且將來究竟如何。誰敢預料。亨利從軍雖是好事。外面是然榮耀。內中却有大險。當此時代。從軍尤險。功名雖易到手。却要把握性命去爭。來打一次仗。真不知死去多少軍人。賽雪兒素知亨利是個有血性的丈夫。只要志向一決。勇往直前。斷不肯屈志辱身。萬一亨利陣亡。此身更將誰托。這個也是意中之事。與其空享虛名。倒不如和亨利避居在掘門窮巷。終老在亨屯小村舍中快樂的多。所以對老夫人說道。若使愛華變了亨利。也算終身無憾的了。過了二日。亨利來時已穿一套很整潔的軍服。那是先峯隊官服。制方知道他做了副隊長職。司他初次從軍得受這樣大官。也算上司看重他了。賽雪兒也由老夫人的舊友薦進宮去。見了魯易夫人。把可慘家世詳訴一番。那夫人十分愛惜。允許賽雪兒必爲竭力帮忙。俟新皇后宮中佈置完備。定替他謀個優等職。司賽雪兒拜謝回來。和亨利說知詳細。但等徐施嬪皇后宣詔。就好進宮。於是兩人竟如天賜其便。都交到上好運了。各自喜歡無窮。忽聞市上傳說。湯亨公爵忽在溫爽尼濠上被人擊死。亨利想道。湯亨公爵乃是上好名將。只落得被人擊死。我這小小軍官。更不知有多少殺機。當日便上書乞退。賽雪兒並沒得知。忽然也想起自己是個忠良之女。怎好去新皇后處低頭。立刻寫上書呈稟知魯易夫人。道是年幼無知。不敢便授官裏職。司將來若有別項機緣。再來拜懇。竟把職司辭去。這二位少年彼此並不會商量。一句把好好機會一筆勾銷。是日晚間。各

把所做的事說了出來彼此不約而同是見他們愛情比功名富貴更寶貴了過了數日老夫人忽接杜華先生來書不覺大喜欲知那信中是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八回 慨身世終須混世 惜別離依舊分離

話說老夫人忽接杜華先生來書說是男爵夫人所遺家具已經如命出售所得價銀共計六千佛郎克請即查收其實那些家具新的時候只值五百佛郎克舊的那裏值得這許多老夫人和杜華講不得公道只自收受可見杜華先生出身雖賤那班最貴人還比不得他性情品格理閒話慢表且說亨利和賽雪兒既將功名拋却又須另覓棲枝老夫人雖出了許多計策都被兩小的口愛情給消鏦了他們都想許多事業沒一件不險沒一事可以做得回想都不如上次所就的軍官宮女最好然而已經告退也就沒法了後來亨利又想往投高得羅經商的叔父稍有指望於是決意要去改入商途若論商業世上只有一種一種是尋常開店小賣買立在招牌影兒下招徠主顧做上一半鏘不知費去多少口舌還有一種便是顯煥的航業把船隻交通世界雖不用小買賣家狡猾手段不免乘風破浪和天海相爭只要達彼岸停船掛旗便似得了勝仗還比坐在大營裏的皇帝榮耀的多此項商業最初只有推羅國人經營到了中代更有比薩真歐亞跟威尼西亞人都做起來如今十九世紀各大國都做這項生意也算得商業中霸土了然而飄洋過海性命上很危險比較起來危險還比那榮耀分數多故此亨利一提起要去

飄洋賽雪兒早起了。一陣寒懨爭奈。緬想來除却此道真沒有別路。沒奈何。亨利只好向高得羅走。一遭了。湊些兒盤費。到了高得羅。不愁他叔叔不歡喜。至少也。許補償他。二。三倍盤費。說甚麼。二。三倍。他叔叔本是千萬家財。一的大富翁。至少也。須替姪子想些法子。只消在他一千五百二十萬佛郎克資產上。占些小光。已很可觀了。既有了錢。或去冒險。再做些大生意。否則便把叔叔的光帶回法國也算得家道小康。回來。卽和賽雪兒成了親事。將老夫人賽雪兒都搬去幽靜鄉間去住。將來有了幾會。再去爭功立業。卽便沒甚機緣。也好與賽雪兒挑燈夜語。真個銷魂。亨利想到此處。把英雄氣概。全化做兒女心腸了。打定主意。準於十一月動身。如今只有三個月。可與賽雪兒相聚。照他兩小心思。這三個。須要長似三百年。纔好。心裏很不安寧。只得且把分手日期。不放在心上。得過且過。倒還安慰些。第一個月。遲遲過去。第二個月。嫌得日子短了。到了第三個月。那日子。竟像飛的一般。不信分手的日子。來得這般火。速。眼見得明天。便要分手了。眼見得。只餘幾個點鐘。可恨那鐘。毫不留情。愈走愈近。這傷心時候。愈逼愈緊。這對有情人。悲慘慘。眼睜裏。那水。硬要出來。怎奈亮晶晶的前程。好似浪紋似的。在眼前。直洗萬不能不去。只得面對面。牽着手。在眼淚和嘆氣中。譬想將來。久別重逢。那樂境。只往將來樂境上。着想。然而從此一別。海天相隔。前途凶吉。尙難逆料。又怎教人不悲從中來。當下老夫人倒沒什麼擔憂。他老人家的日子。一半過在床上一半過在裝扮和看書上。有甚閒功夫替他們担愁。賽雪兒並沒有別樣心思。但以亨利愛。

我爲樂眼見得亨利真愛我了。這滋味如何不美。亨利也和賽雪兒同一樣心思彼此當做天神似的看待。怎捨得分離。當下兩人到了第三個月末後的幾天。亨利將近要從潑拉毛動身時候。還苦沒有盤費。只因亨利前在英國動身時。朋友所助的路費早已在巴黎用完了。他朋友所助的錢。但數小本經營的資本。世上最可憐的。莫如靠着少數資財。去等候命運。若教品學兼優的。嗜此異味。越發難堪。回想舊時他二人多大家私。現今只要他十分之一也足敷終身受用。看看街上那般倚錦墊坐馬車的富家子弟。招搖過市。顧盼自榮。亨利和賽雪兒便暗暗自語道。我們也是大家子弟。身份學問。那一件比不上他。只消有他終年坐馬車浮費的錢。也很敷我們度日了。可憐我二人一日不見。如隔九秋。如今只爲弄幾個錢。硬逼我二人彼此分手。多則一年。少亦半載。這一年半載。欲見不能。愁腸誰訴。何等悽慘。爲甚的那般無知年少。兀自花天酒地。藥費無窮。把祖忠積蓄無端枉擲。毫沒一些愛惜的意思。爲甚偏是荒唐的人。偏有這般好運。我們循規蹈矩的。却偏遇這般壞苦運。可嘆衆人都把皇族爲誰遭難的事。全放在腦後。把前朝忠良碧血反當接引他們快樂的靈幡了。我們倒不如把眼睛閉緊。耳孔塞沒。不必再見這種世界了。亨利想到最不得意時。往往自悞道。我們雖然困苦到底。是忠臣之後。又不去新朝爲官。作宦間心。却比那般醉生夢死。貪祿忘恥的高貴得多。只可嘆除了去高得羅投親。別無生路。當年所受的教育。全是貴冑教育。都是虛空廢料。決不能靠他生活。沒奈何只好受些委屈挺身去營謀商業。但望賽雪兒不

爲勢利所污。我亨利倒沒有不肯做的事情。大凡人生在世。命運壞到極處時。往往如鋼網裏囚人。既無出路。只好有洞便鑽。前途是凶是吉。可顧不得了。可憐這對苦孩子。除了飄洋過海去高得羅投親。並無別路。但願江帆風順。游子早歸成就他。二個後日歡娛。是爲大幸。亨利動身的前幾天。一清早便起來。賽雪兒處相聚。以圖與賽雪兒多聚片刻。爭奈卽便寸步不離。也須有分手的一時。一愧已近黃昏。眼見得又少一天。二個暗地裏只叫得苦。眼睜睜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從悲切中硬做出笑容。心裏說不出萬分難受。賽雪兒道。亨利你幾時動身。亨利道。我不去了。不去了。若沒有比我心願更強的阻力。我是不能去了。賽雪兒道。如此說來。你常伴着我了。比方說。我便是比你心願更強的阻力。我捨不得離開你。你也不能去。亨利道。這樣時。我們倒沒有後日歡娛了。賽雪兒淚汪汪拉着亨利手。去到聖母像前。這聖母像便是賽雪兒從亨屯帶了來的。亨利明白了他意思。便在聖母像前盟誓道。我亨利在他老人家臨終時注目的聖母像前設誓。此番一定動身出門。後盡心竭力去謀他女兒終身幸福。所謀有成。立刻歸來。斷無異志。賽雪兒也盟誓道。我設誓靜心守候。亨利歸來。萬一亨利不回……亨利聽到此處。連忙把賽雪兒口掩住。不教再說。於是純用兄妹的愛情。二個卽在聖母像前親了個嘴。作爲盟誓的印証。也像証書上蓋印的一般。二個嘴唇把所盟的誓。合住。隨即去到老夫人房中。把經濟上種種惶恐。悉數說明。亨利定要問明老夫人尙餘多少銀錢。以便安排出門。後如何度日。老夫人起初還不肯實說。細想他二人

既這樣經心。自己又不耐煩管理。不如把所餘錢鈔。交付賽雪兒掌管。免得自己煩勞。遂將帳棹上鎖匙。交與賽雪兒。叫他自去查閱。那帳棹內只存八千五百佛郎克。老夫人所有資財。盡在此中了。這些錢用的節儉。還可敷過一年。好在亨利出門。多不過八個月。就好回來。二人看罷帳冊。倒也放心。亨利替他們想來。住在客寓。太嫌糜費。不如辦些應用家具。租二間小屋住去。可比客寓節省些。心想自己如也在巴黎。倒可隨時到來。帮着賽雪兒料理一切。如今既要出門。若不預將各事辦妥。出門後。怎能放心。故此催着老夫人從速搬家。老夫人並不把此事當做緊要。也不知道對有情人體貼的意思。吃不住他。二個左右催促。只能應允。次日一清早。亨利便去物色房子。尋到孝克路第五號房。甚為合意。即與客寓算清帳目。即日搬家。整忙了一日。把東西搬完。統共費了五百餘佛郎克。賽雪兒那資財。又少了一段。只剩得八千佛郎克了。時光迅速。明日便是亨利動身的日期。當夜亨利問賽雪兒道。我出門後。你將何物遺棄。賽雪兒微笑道。替我自己繡一件結婚的繡袍。亨利便替賽雪兒買了一疋上好印度紗。給新娘做個袍料。賽雪兒當着亨利面開繡。第一朵花兒算算繡到末。一朵花兒。亨利想必回來了。當着他面再繡。繡末一朵花兒。二個直說到半夜三點餘鐘。方纔分手。這是最後的一夜了。一時甚難分手。只因時候已晚。不得已灑淚而別。明早八點鐘。二人又聚在一處。真可謂一刻千金了。亨利自從盟誓之後。時刻掛記着要動身。今日可真動身了。已先在布耶尼郵船上定好艙位。準定下午五點鐘就要登程。臨別時怎樣悽慘。做

書的不願再描寫了。這部書寫的都是情，並不是記甚麼事。怎肯再把渺茫的事傷他。二個清白欲烈的愁懷。那時不過是眼淚。希望設誓。和情熱久長的親嘴。除此四樣。沒有別事。賽雪兒自從他母親死後。這是第一件傷心事。可憐時辰。毫不放鬆。走的跑馬一般快。二個時時回過頭去。瞧瞧鐘點。即刻回過臉來。面對面。只自呆看。照他們心思。今日多聚了一刻。即便將來少活幾年。也很願意。怎奈只有一小時就要分離了。眼見得那時辰。鐘走到四點三刻。一刻。四點五十分。——五十五分。二個同跪在聖母像前。親了個嘴。亨利急忙爭脫了手。向門外飛跑。賽雪兒發出最可悲的哭聲。亨利聽了。那雙腳竟似棉花做的一般。只好回來。再說末句兒情話。再滴末一滴眼淚。再看末一個響嘴。亨利連忙把賽雪兒推開。飛奔而去。賽雪兒倚在門口。把眼光全注他身上。看亨利下了樓梯。急忙奔回窗口。又看亨利上了馬車。但見那馬車漸走漸遠。亨利打馬車窗口灣出頭來。脫下帽子。向賽雪兒不住的招手。幸虧前面有一輛大車擋住去路。那馬車在河奴路轉角上停了。一刻。賽雪兒擎起手巾。灣出窗口。很命將手巾蕩漾。當時天色漸黑。亨利但見賽雪兒窗口有個人影。還在那裏把手巾漾個不住。那馬車轉入河奴路時。天也黑了。人影也不見了。亨利倒在車裏。流淚不已。從此他和賽雪兒二人中間。如被滾滾的大西洋隔絕。不能再見一面了。賽雪兒見亨利馬車一轉入河奴路。不見了影跡。哭得昏過了一陣。靠在椅子上。呆呆地像一尊偶像。十分鐘後。忽聽門上有人扣門。要知來者果是誰人。且看下文分曉。

(未完)



卷

賽雪兒

(毋我)

(浴)

第十九回

全忠義遠道經商

訴離情長箋寫恨

話說賽雪兒不見了亨利形跡。靠在椅子上。惜過一陣。忽聽門鈴大響。想是亨利不捨得離別。又復回來。便急急自去開門。原來來的並非亨利。却是一個信差。手裏拿着一封書信。賽雪兒一瞧。就認出是亨利親筆。滿心歡喜。立刻寫了回書。給於信差。自己連忙跑回房裏。抖抖地開了信封。滿心歡喜。發出半哭半笑的聲來。念那書信。原來男女鍾情。若到了極處。腦裏便長成不可拔的根蒂。謂之情根。那情根。但結二樣果兒。一樣是歡。一樣却是悲。賽雪兒自和亨利一別。那情根長的越發深固。從悲中轉出喜來。因此成了半哭半笑。那信上說道。吾愛賽雪兒。我纔到停車場。郵車將要開車。打日記冊上。撕下紙來。此時我腳還踏在馬車。隨上寫此數行。以表愛戀。賽雪兒。我愛你的心。生人心裏向來沒有這般深的。你是我萬物之主。我地上的妻。天上的神。仙我。我那歡樂都打你那裏得來。我愛你。我真愛你。車要開了。餘情一言難盡。賽雪兒。拿着這封信。讀了幾遍。便跪在聖母像前。禱謝上着。心想亨利如此愛我。都是上帝所保佑的。

兒

婿

怎好。不謝這天，晚上賽雪兒開工，繡起袍來，盼着早早繡完了。亨利也好早些兒歸來，連忙把書冊翻開，揀那最美花朵，描將下來。這些花朵，全是他舊時伴侶，把他們繡在袍上，將來也好同享歡娛。倒是他不忘舊好的一片真心。賽雪兒一面繡花，一面還把亨利那封信偷閱讀。當夜把袍樣打好，手握亨利的信，貼在自己胸口上。床安睡，明日醒來，回想方纔滋味，始知和他說話的，並非是亨利真身，却是一場春夢。隨即取出亨利那封真跡信來，略解想思，不知恁地，那日子分外的長，天氣分外的悶。賽雪兒和亨利相聚了五個月，今天却是第一天，不曾見面，想來現今亨利走的不遠，取一張地圖來，舖在繡花架上，描想他此時此刻到了何處，那個軀殼，在這裏，繡花那靈魂兒，却早隨亨利同行了。不像老夫人，雖也很愛重亨利，亨利去後，並不記念，因為亨利在時，常和賽雪兒廝聚，一堆不常到，老夫人處，故此多一個不見得寂寞。少一個不見得清冷。賽雪兒這裏却大不同了。亨利一去，覺得處處沒商量，又沒個能破他岑寂世界。上除了亨利沒個可訴衷曲的靈魂，沉把心事壓在肚裏，悶到不開交時，便想起他亡故母親，暢暢快快，一陣大哭，或是想起上帝來，誠誠心心，求一陣。幸喜第二日早上九點鐘，那信差又來送信。賽雪兒見是亨利真筆，不等信差分揀，竟去夾手，搶來，那股急切的神情，惹得信差都笑起來了。這是亨利第二封書信，信上說道：我現在亞培維停車片刻，到這客寓裏用飯。衆人都嫌飯菜不好，在那裏咒罵，我却沒功夫口裏吃着飯，手裏寫這信來寄你。我歡的便是往時和你同棹早餐的那間屋，坐在

舊時你坐的老地方。不但這坐位。連這張椅。從前也是你坐的。我經過的路。也是前次我二人回國時。走過的原路。還記得驛站。停車下車。去問你的老地方。哩。故此眼光。觸處沒一刻不記念。你可惜不能。數有。你這般可愛人兒。在我身邊了。同車的。倒有二人。我眼睛不會對他們。瞧過也不會和他說話。暗暗地。却和你談心。耳底真像聽得你回答。想我臨動身時。把你影響都帶來了。正是你那聲音。還留在我耳裏。不會散走。可知我的聲音也。還留在你耳裏。如何。知道你既恁地進我心坎。焉有我就不鑽進你心裏。之理。明日九點鐘。你可接到此信。你接到此信時。我已到波耶尼了。請你閉上眼睛。細想波耶尼海邊。景緻。那是我二人往時。並立灘上。共聽澎湃濤聲。深爲嘆息的所在了。我心裏恁樣念你。連我自己也說不出。但知你是我體質裏一種原質。我這身子爲了你。纔生在世上的。我心脈每一跳動。這跳聲裏沒有別樣聲音。只有賽雪兒三個字。迴響。賽雪兒我二人愛情的深淺。只在這別離。況味裏。辨別我離你愈遠。回家的日子。反愈近了。我到波耶尼。將有幾分鐘。停留到時候。再寫信來。你可節愁。珍重你心愛的亨利書。賽雪兒拿着這封信。愈讀愈有了滋味。想不出爲甚緣故。一遍遍終念他。不厭原來一人心裏若是愛上了人。便是哭臉也當他標緻。他情人的筆墨。一定連字都香了。何況明說念生愛他呢。可知賽雪兒不但自己時刻記掛着亨利。亨利也在那裏時刻想他。這女孩子屈指數着鐘點。但望亨利第三封信來。倒像連性命都掛在波耶尼。這封信上了賽雪兒看完了。信又去繡那件袍。那件袍照着賽雪兒所定的式子。

須要七八個月纔得繡完。不如加工趕繡。心裏非常着急。老夫人倒是照常舒服。坦蕩蕩。雖則不可過的日子就在眼前。他老人家還說現成話兒。沒甚麼心事。明日賽雪兒五更天就醒。瞧那鐘只有五點合眼。又睡。稍聽得一些聲響。連忙張開了眼。細聽。直到九點鐘。那封信果然寄到了。信上說。我的親愛賽雪兒。我現今到了波郎尼所居的。就是你前次住過的那間。臥房。倒像和你仍住在一處。我到了客店。把安白朗媽媽請來。和他談你那些好處。我二人雖則分離。仍教看不見的情絲。始終拉住。舉眼向你。往時所立的地方。瞧去。閉眼細想。越想。像你。我的妻。現今我或去英國。或到外國。行蹤未定。我這身子。雖然離國。我那心。却和我安琪兒朝夕相伴。你真是我安琪兒。你形容。常在我眼前動蕩。我並不用眼來看你。只用心去瞧你。爲甚。我的眼睛。時刻望着天。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想必你是天國來的人。這天便是你從前的舊家。將來的安樂窩了。現有船家報道。三點鐘後。有隻郵船開去英國。我須去海邊預定艙位。同是這邊。前次你見我不見。後來你我都見。如今却我見你不見了。我和你分手所分的。只有這雙手。其餘都不曾分散。現今須到海邊去走一遭。只好回來時再寫了。賽雪兒。我又打海邊回來。收拾了行李。就要動身。方纔看了那海邊景。緻真也賞心悅目。胸襟大暢。倒像化做鳥上了天。這樣一比。人在海面上。不過像一粒小米。我寧在海邊上終身遊覽。真不願再入紅塵了。這是我二人往時並立的地方。海邊上彷彿還有你。足印。我見了。足印。這棵心。隨着潮水一塊兒升漲。竟又到你那裏去了。以後決不敢把你再當凡人。

了。我愛你的心。倒像春花。愛日光。夏海。愛穹蒼。也像地球。愛上帝的一般。唉！賽雪兒。上帝恕我不敬。天神的罪孽。到了此刻。我恨他。逼我二人分離。如此殘忍。那怕甚麼罪孽。便教我立刻就死。還不怕他哩。我合的天性。我因此知道死。也有化合。上帝創生。不創死。死是化合的一種。機關。只化肉身。不化靈魂。聖書云。基督不死。就是這個意思。故此。我二人雖至於死。也不能數分離了。賽雪兒。一樣沒有化生。化

後。會有期不須告別。我今生萬一不和你相見。來世必有相見之期。今天我為甚發出這般思想。究竟是愁悶。或是牢騷。連我自己也不知。現今這船快開了。再會再會。我寫完此信。便教安白朗。媽媽親自寄去。



賽雪兒。上帝恕我不敬。天神的罪孽。到了此刻。我恨他。逼我二人分離。如此殘忍。那怕甚麼罪孽。便教我立刻就死。還不怕他哩。我合的天性。我因此知道死。也有化合。上帝創生。不創死。死是化合的一種。機關。只化肉身。不化靈魂。聖書云。基督不死。就是這個意思。故此。我二人雖至於死。也不能數分離了。賽雪兒。

這信到後過了八天亨利又寄一封信來那信上寫的是賽雪兒你是我護心寶鏡也海風芳甘像你呼
吸星光閃明像你目光清風拂面如觸芳唇星光閃目似卿凝睇眼前氣象如此發達倒教我好些害怕
凡事起首容易後來必難我很願和仇人廝殺和阻刀相抗天哪我未達目的之先能教我如此快意
難道不能穀始相助成就我二人後日的歡娛嗎我想到了英國必不見我姑母公夫人果然果然公
夫人和我族人都不在倫敦了他們即在英國自顧也不周那能穀助我不見倒也罷了如今我只靠一
位至誠克實的老朋友你道是誰這人也很有愛重他就是那位杜華好先生賽雪兒你知道我的近況
和你不相上下也是一雙空手兩袖清風此番出門不免要借些盤費只賴先人名譽担保借錢此外並
無別法因知道杜華先生心地慈祥有求必應靠得住的只有他一人故此初自法國起程我早有了這
番主意然而賽雪兒要知天下助人的法子盈千累百出於心願與情面所迫迥不相同杜華先生却以
至誠待我真也難得我竟把心事都對他說破說你好生愛我我二人怎樣爲難全靠他一人幫助我的
話還沒有說完杜華夫人就對他丈夫言道我說過幾十遍常說亨利先生和賽雪兒姑娘好生愛戀你
却不信如今怎樣賽雪兒你知道嗎我二人尚不敢公然愛好他們却早知道我二人彼此相愛你道奇
也不奇於是杜華先生灑淚走到我面前說道亨利先生賽雪兒是女中貴人你很難該愛他敬他使他
歡樂我本意要他做我兒婦可惜身份不對不敢強求說到此處杜華淚汪汪握着我的手領我去他書房

裏商量正事商定一項不需資本的生意倒也是商場裏妙法我常聽人說要借數千佛郎克資財必須
安人担保過折很多頗不容易如今杜華先生但取信紙一片寫道我紹介亨利子爵於斯密斯公司諸
公請即以五萬佛郎克貸值交亨利君親收該款請記鄙人帳上可也杜華先生簽完了字就將信片與
我當日我就去該公司見了經理說明想辦什貨運去高得羅銷售他問要辦何種什貨我道我是初入
商界諸事隔膜請就便和杜華先生一商他們應允明日定來商辦我隨即回到杜華君府上想去亨屯
看你舊宅便問杜華先生這所宅子新主人是誰賽雪兒你由此可知杜華先生這番心意了你道新主
人是誰却是杜華本人賽雪兒他愛你母女全出乎至誠故此把你舊宅家具一概買來做他聖人和安
琪兒的紀念你明白否他說你母親是他聖人你是他安琪兒哩杜華先生本想和我同去亨屯他夫人
道亨利先生自去亨屯倒好盡他這番心意你若同去反把他心思擾亂還是不去爲妙杜華先生因此
不和我同去只把鎖匙交與了我據說那邊除了舊時你家僕婦沒有別人便是杜華家的人也不會去
過那個僕婦現由杜華夫人僱用專教他看管你舊時天國的次日天光初明我便起身不消一個時辰
竟到了亨屯回想初次和我姑母到此那時的況味和此刻大不相同賽雪兒你可不要見怪從前我不
曾見過你面連你姓名都不知誰知見了你却是這般心醉終也離不開了從此我把你那所住宅當做
了聖廟把你那臥房當做了神堂我實告訴你賽雪兒從來我走近這所宅子決不會這樣動過情纒到

門前不知不覺。我就想和你石塔親嘴。把鎖匙探進你家門眼。我這手瑟瑟作抖。連鎖匙都拿不穩了。方要進門。這雙膝也是作怪。自然竟屈了。下去推上了門。進了廂廊。先到你花園裏看時。園裏花無瓣。樹無葉。你離此。雖不過十月。竟是萬象凋殘。滿園悽楚。教我不忍多瞧。後來走到涼亭裏坐。在先時。你坐的那張椅上。見你往時的伴侶。在那無葉樹枝上。往來飛躍。嬌啼如昨。賽雪兒。這是你往時見過的雀躍。往時聽過的鳥啼。我靜坐亭中。耳聽鳥語。眼看着你。緊閉的窗櫺。深望玻璃後。再有你嬌嫩龐兒出現。因爲一切東西都不曾動過。還與你動身時一樣。於是。我上了樓梯。去到你母親房裏。先在從前懸掛聖母像地方。拜了幾拜。又到你臥房門口。推開半扇房門。賽雪兒。你放心。這間房是我神聖。豈能穀胡亂進。只有門口。看了一看。隨後離了這所寶庫。再去最神聖的地方。你明白嗎。我所說的。便是你母親墳場。這一個墳地。也和你花園臥房。彷彿與我。都有說不盡的感情。若在春天。倒有些香花作伴。如今那些花。莖也枯了。葉也落了。我看着這些枯謝花枝。還認得是你園中種氣。因此。拾了幾只玫瑰葉。一撮葵花瓣。這二種。在冬天。謝世最遲。將來封在信裏。附寄於你。我不敢不說這些葉上。我早把嘴唇親過。想你接到手裏。也要放在唇邊。親幾個嘴。我這次。不知不覺。竟費了五六點鐘。今夜約在杜華家商議生意。我此刻。不得不與你母親的墳墓拜別了。回到杜華宅裏。時辰鐘正敲八下。斯密斯公司中人。很有信實。都已到來。他們多知我叔父大名。說是近世紀最大富翁。我們當夜把事情議妥。碼頭上。有一只雙桅船。泊在那裏。但

等裝貨。那船主也是公司裏熟人。斯密斯公司已把五萬佛郎克買妥貨物。我親愛的賽雪兒。我這船明日就開。忘了。忘了。沒告訴。你這船名喚愛娜。培倒利。賽雪兒。一樣好的名字。明日開船時。我當以此信親付郵筒。請暫別。上午十一點鐘。續接書道。賽雪兒。我今晨準備着動身。很是忙碌。幸喜此番出門。事和你都有關係。好教我片刻不能忘。你今日秋光清麗。杜華先生父子都來送我。杜華夫人也托他丈夫問好。我昨日在他家裏探知一件要事。知道愛華對他未婚妻。只有兄妹感情。並無夫妻情分。只因杜華君夫婦。不會得你離婚。實信又不敢負你母親美意。愛華雖則自有情人。被你那頭親事牽住。不好另訂婚姻。等到昨日纔知你一心愛我。這事我昨天信裏早寫明了。從此愛華倒好和他心上人自由婚配。沒人牽制。好生歡喜。他決不會恨你了。至十二點鐘。又接來書於愛娜。培船次寫着道。可愛的賽雪兒。須知道如今我不得不和你分別了。杜華先生父子曠了公事。特到船上送我。這片好心教我怎捨得離他們。這隻桅船。果是上好好船。客艙寬闊。造得極其講究。船主是英國愛爾蘭人名喚約翰狄肯斯。請我在第五號客房安歇。這房號又和你住宅門牌一樣真也。湊巧。可惜我不能再寫了。起錨聲。轆轤耳。再寫却沒處投寄了。後會有期。賽雪兒。暫和你告別。照我意思。這告別二個字。倒比後會來得切。我把你托付上帝。只把你交在上帝手裏。告別。告別。我們這次出門。大有吉兆。船上人都說此番定做得好。生意。賽雪兒。我一定要鼓足勇氣。前去經商。然而我心眼裏只有你的影像。猶如幻燈。要忘終也。忘不去。這股勇氣。又怎能

不。教。你。奪。去。呢。賽。雪。兒。我。和。你。分。手。真。是。天。下。至。慘。的。慘。事。初。在。波。耶。尼。不。過。離。開。法。境。現。由。倫。敦。起。程。也。不。過。離。去。歐。洲。身。子。離。開。我。這。顆。心。却。始。終。不。會。離。你。賽。雪。兒。你。是。我。安。琪。兒。你。是。我。寵。愛。告。別。告。別。你。可。替。我。祈。福。我。那。福。澤。全。在。你。祈。禱。聲。中。此。時。此。刻。真。不。能。再。寫。了。杜。華。先。生。父。子。已。經。下。了。艙。板。我。這。船。早。已。開。行。因。爲。沒。寫。完。信。硬。留。他。們。父。子。等。在。船。上。如。今。不。能。再。留。了。賽。雪。兒。我。愛。你。告。別。賽。雪。兒。告。別。告。別。你。至。愛。的。亨。利。書。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二十回 遇便船海上捎書 交好運信中報喜

賽。雪。兒。看。那。信。上。日。子。知。是。前。四。天。所。發。料。想。亨。利。離。去。英。法。海。岸。差。不。多。已。是。二。日。他。接。到。此。信。怎。樣。感。慨。也。就。可。想。而。知。亨。利。往。謁。他。舊。時。住。宅。及。亡。母。墳。場。如。何。不。把。他。種。種。悲。歡。的。舊。事。全。勾。了。起。來。亨。利。既。已。遠。行。不。知。他。何。時。歸。國。既。替。他。害。怕。又。替。他。希。望。現。時。亨。利。的。船。行。在。無。邊。大。海。裏。誰。知。他。吉。凶。禍。福。故。此。賽。雪。兒。看。完。了。信。連。忙。跪。在。塵。埃。替。亨。利。祝。福。那。信。裏。所。提。亨。利。求。助。於。杜。華。並。杜。華。怎。樣。愛。他。的。話。又。把。賽。雪。兒。提。醒。心。想。自。己。原。是。愛。華。的。未。婚。妻。這。是。母。親。所。許。祝。愛。華。對。我。無。情。我。不。把。這。頭。親。事。退。去。愛。華。怎。能。毀。另。與。他。人。訂。親。豈。不。像。債。戶。見。了。帳。條。無。論。如。何。不。願。意。也。不。能。毀。走。開。這。種。况。味。教。人。怎。生。消。受。我。賽。雪。兒。不。但。辜。負。了。杜。華。好。意。反。害。了。愛。華。終。身。故。此。連。忙。走。到。書。棹。邊。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寄。給。杜。華。夫。人。把。一。切。心。事。說。破。並。母。女。怎。樣。感。恩。的。話。語。說。得。非。常。懇。切。原。來。賽。雪。兒。心。眼。

爽直人家待他好處沒有不知的。寫完了信，又去做他那件繡袍，聊以分憂。聊解寂寞。老夫人那邊，倒是照常過日。上午在床上看些小說，或教亞巴雪念給他聽。除了吃飯時候，見不到老夫人一面。故此這外祖母和外孫女二人，雖則住在一處，却像中間有條大洋，把他們隔絕的一般。一個全乎是精神，一個全乎是形式。這一個事事經心，那一個耳朶當了眼睛。賽雪兒嫌亞巴雪不受他約束，便去尋了一個老婦。此婦名喚多寶，即住在本處頂上一層樓上。每日下來，幫賽雪兒做些粗茶淡飯，倒也慇懃。老夫人却與他舊時的朋友不常往來了。偶然他貴友來到這所下等住屋，請他老人家到他們家裏走走。有時也有特派馬車來接他去的。然而老夫人雖則窮了，還是昂昂然不肯俯就。近三十年來，愈活愈懶，體子倒養得滾壯些微。一勞動便覺厭煩。故此每天足不出臥房一步。賽雪兒也自在房裏過日，可憐一無知己的人。或是低頭默想，或是指點地圖，猜拳那隻開去。新世界衝風冒險的商船，現時到了某處。某處料想至少再等三個月，纔能穀接到亨利書信。雖然這樣，外面若有扣門的聲音，不免有些驚慌。繡花針也拿不穩了。誰知扣門的人並不關亨利事情，方纔嘆一口氣，再去繡花。要繡這件袍兒，真要神奇的。耐心異樣的克苦。這件袍並不單是錦繡，却是特別的格式。雖是顏色全白，很像新娘結婚的禮服，也像死人冥服。那花朵却似活的一般，繡得十分可愛。每一朵花都要勾起賽雪兒幼年的舊事。他繡着這幾朵薄命花兒，想起這些花，在英國日光下何等嬌妍。如今焉在只留得這些個影兒看了。這影兒都像與賽雪兒

哭訴離愁。一般教他怎生的不悲。却說賽雪兒一日正在繡花。忽聽門鈴大響。明知那信差又來了。因爲那個信差來得熟了。賽雪兒也能辨別他拉鈴的聲音。聽了此聲。賽雪兒吃了一嚇。抖抖自去開門。果見信差交過一封信來。信面上却是亨利眞筆。賽雪兒轉驚爲喜。又見信封上蓋着哈佛來的郵印。他心裏又是一驚。難道出了甚麼變故嗎。亨利出門迄今還不到二個禮拜。怎樣又在哈佛寄信。他難道又回了法國嗎。賽雪兒手握書信。顫顫作抖。又不敢拆開。就看見信差仍在門口等候。便將郵資付訖。連忙回房。那信差歡喜而去。不在話下。賽雪兒拆信看時。上面寫着書於海面四字。方知亨利乘便作書寄來。並無別故。那信上說道。我親愛的賽雪兒。你在家祈禱。眞能使我漸入佳境。出於意外。竟會弄到這個機會。寄信來告訴我。說我好。生愛你。我真愛你。今朝我船上望風的水手。看見遠方來一只船。船主和衆人都上甲板觀看。數分鐘後。果見對面有只商船。徐徐行來。上面掛着遭難旗號。賽雪兒請你不必担憂。並不是天氣有變。也沒有別的災殃。可愛的賽雪兒。上帝決不能把你好心埋沒。決不肯教這船遭了難。弄得沒人替我稍書。這是紐約來的一號商船。開往哈佛。路上走了有三個禮拜。雖則風平浪靜。不會到法國。却把船上淡水飲完。故此掛出災旗。好在別船上借水。我船主教把十二桶鮮水運去接濟。那商船放個舢板來接水。我順便寫這信來。教水手帶去法國。寄你賽雪兒。我早夜沒有一刻忘你。你那影像常在我身傍。我四圍我心裏。你知我現是個怎生個思想。我見這一只船一往比得失。一去哈佛。這二船相離不

過百步。譬如我也下舢板。渡去法國船上。不消二禮拜。黃昏就好和你相聚。豈非快事。然而這件事只能空想。不敢實行。我二人早晚自有相見之期。何必如此性急。把我們將來的事。全乎弄壞呢。咳。上帝既這樣偉大。爲甚的不教我別有良圖。何必定要我二人分手。我真有些信他。不過賽雪兒。我只須聽你的話。將來必能毅成功。你知道嗎。我雖則離你很遠。這股愛你的熱心。已足成事。而有餘。你很有助我成功的力量哩。說到此刻的命運。教我好生害怕。賽雪兒。我們已離開陸地。二人俱向天邊進發。我說出這樣不祥的話來。你休要怪我。大凡人生在世。絕少生成的歡娛樂境之中。往往暗藏禍患。所以天下沒有十全至美的快活人。你知我怎樣度日嗎。賽雪兒。我終日寫信寄你。將來你看了。一厚冊日記。看我每日每時。每刻所記那些心事。自知道我這心一刻也不會離你。這船上夜間不許點燈。每日將夜時。我便上甲板。眼看着海邊落日。手指數着天上。一顆顆閃出的星斗。我看了這些星光。教我感覺傷心。愈見得上帝可愛。愈見得我二人可憐。我想上帝既能教星星世界在空中運動。如此煩勞。都能忍受。他又有這許多能力。怎的偏不肯替敬他的人。想想法子。難道創造世界的。就不是這位上帝嗎。爲甚的他毫不體諒人情呢。我二人如此困苦。上帝豈有不知之理。難道由着我們。恣殺他一聲。也不問嗎。咳。我今知道了。譬如主人有萬頃良田。雖然遭了風雹所傷的。不過萬千之一。尤如九牛一毛。與田主何傷。他怎能數管得許多。畝。難怪他不理我們了。上帝啊。上帝。你聽見嗎。你竟忍這般心硬。教我哀求不應。偏不肯把我交還我心。

愛的賽雪兒也該可憐他盈盈秋水望眼將穿哩我賽雪兒吓今天我爲甚發了野想本想寫信來安慰你如何反鉤起種種悲切的思想眞所謂不情之極恕罪恕罪我現在船上交得一位新朋友此人也和一個女子情好這女子據說住在格靈武遜地方可憐這小子每夜仰天長嘆我探知他心事原來租我二人却是同病後來漸漸和他相識纔對我訴說他情人錦梅的事我也和他談起你我相愛的情狀正所謂英雄總有千斛淚不遇知音不放鬆賽雪兒你不可怪我從此又有可以談你芳名的人了若教不知音的聽了定說道吓這是粗俗水手怎好和他談這個情字誰知海水不可以斗量情人不可以毛相無論貴如天子賤至乞丐用情都是一樣那裡分甚麼貴賤高低我每夜和他談心的人是個美貌少年名喚娜摩在愛娜培充當航工我教你也知道他名字你可牢牢記住祈禱時也替娜摩祝福但願他和錦梅團圓快樂我對娜摩說道賽雪兒定會替你祝告是的賽雪兒他祝禱最靈賽雪兒這舢板現時裝完了水就要回他原船我不能再寫了順便交與該船水手許我船到哈佛必去代寄告別賽雪兒若使天氣晴好我二十五日後好到高得羅了現和你幾千遍告別賽雪兒我愛你再者你祈禱時勿忘娜摩和錦梅名字看官請聽諸君見了此信也知賽雪兒必將大動感情這封信來得眞是想不到賽雪兒流着感激的眼淚跪在聖母像前立刻祈禱不但替亨利祝福便是娜摩錦梅也做了他祈禱辭了然後再去繡他的袍比先前做得格外努力那日子一天天過得很快賽雪兒覺得十分寂寞那裡想得到竟有

這封信來倒像接到亨利第一封信時一般歡喜。心想這個機會倒也少有。亨利說得不錯。若不是命運湊巧。那裡寄得到這封信來呢。再說法國政界上當時又出了一件大事。你道甚麼。那共和主義又變成了君主國了。拿破崙登了九五歐洲列強眼睜睜地望着他。不敢不認那種新朝氣象。蓬蓬勃勃。很是發達。一班新朝人物都是紅噴噴。既富且貴。還有那些漂亮的新人物。經過賽雪兒窗外。大半仍是前朝的舊族。如今降在拿破崙麾下。氣昂昂的都變了大人。賽雪兒看着暗地裏嘆道。我亨利纔應該如此。我也應該這樣。我們爲甚麼有路不去走。偏去這樣呆守呢。後又想到王子被殺。皇族的血尙留在溫遜溝壑之中。如此一想。氣也平了。又嘆道。良心決不可泯滅。我們雖則困苦。倒不愧爲忠良之後。閒話休絮。且說賽雪兒在第二個月裏。過得尙還不知不覺。到了第三個月。很有些耐不住了。過了一禮拜。又過了四天。那日子一天比一天的長了。等到第五天早晨。門鈴又響。果然亨利的信來到。信上寫道。親愛的賽雪兒。我二人命運自始至終尙稱順遂。我一路破浪驚風。現已安抵高羅了。我叔父見我做了商業。好生歡喜。這位可愛老翁見我合了他的心意。直說要把所有家財歸我一人承繼。賽雪兒我叔父真是大大富翁。然而好事多磨。定要我在這裡住過二月方許回來。我嫌得日子太長。有心不要他家。產情願早些歸來。和你相見。真不願糜費這許多日子。爭奈愛娜培船主也說那些貨物。至少要一個月纔能賣完。再裝新貨。沒奈何只好忍耐。你想我這二月留在比得夫。怎生難受。豈不像坐監的一般嗎。好在明日卽有便船。可

將游客音信慰我所愛的賽雪兒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我和你怎樣相愛，都已告訴了叔父。叔父嫌你不是商家的女兒，起初很不歡喜。責我不該與你相好。後來我把你好處都對叔父說，知我道。叔父既慈地痛愛姪兒，將來兒婦定能敦孝順老。人家的叔父道，那女孩既是忠良之後，人品必然端正。你這般愛他，娶了來，倒也很好。賽雪兒我告訴你罷。吾叔父雖是商人，究竟還是貴族出身，言談舉止，勉強裝做商人，不免仍是貴人模樣。賽雪兒這裏海邊的景緻極佳，若使你也來到此地，我二人同看那無邊大海，我們的思想又要落入澎湃的浪濤聲裏去了。我二人共看這清麗天光，真像羽化雲游何等賞心。可惜你不會見過。此間海景，賽雪兒此地那些花木菓品，都不會與你有一面因緣。忽一日我見一棵高大玫瑰樹，心裏不禁狂喜看了。這棵花我迷迷糊糊想起你亭屯的舊宅，那個花園還有我家墳墓這些紀念，都是天公送我的重禮。頃刻之間，我又似走過一千八百海里大洋身在你涼亭裏和你並坐，說不盡萬種溫存。又有你那此百合花、玫瑰花、紫蘿蘭、鬱金香兒、葵、四圍相伴，香氣襲人。碧草地上還有那活潑金亮的黃鶯、花班的雀鳥往來飛舞，爭食你手散的穀粒。賽雪兒我還不知甚麼東西把我迷住。今天心裏很覺歡喜，很有希望。這裏的景緻無處不佳，人和草木並皆佳妙。我所有疑懼消了，一半。素日胸間氣悶，今天也覺寬鬆。我寫了這許多話，還不會訴說怎樣愛你。賽雪兒多說怕你討厭，只能把我見聞思想寫將出來代表口舌。想你定能見許。吾叔父此刻又來，教我同去參觀莊稼，我不肯去。叔父道將來這都是我

兒。產。業。怎。能。不。去。親。自。過。目。沒。奈。何。只。好。同。去。走。一。遭。了。賽。雪。兒。請。想。我。暫。時。作。別。賽。雪。兒。若。使。你。也。到。高。得。羅。居。住。你。想。我。們。有。甚。麼。主。意。我。們。定。要。造。一。所。村。舍。造。一。個。花。園。把。你。所。有。花。種。帶。來。播。種。如。此。一。辦。於。謹。遵。叔。命。中。仍。像。住。在。亨。屯。的。一。般。我。日。間。無。事。只。自。想。像。間。營。造。這。空。中。樓。閣。但。願。上。天。保。佑。使。我。今。日。的。夢。他。日。變。成。真。事。纔。好。哩。賽。雪。兒。我。如。今。獨。居。獨。宿。並。不。見。得。清。冷。夢。裏。却。和。你。同。行。同。止。同。笑。同。談。倒。像。仍。在。法。國。的。一。般。我。有。時。情。不。自。禁。想。迷。了。心。道。你。真。在。身。邊。便。伸。出。手。去。和。你。握。手。誰。知。此。刻。的。你。忽。變。了。煙。霧。泡。影。倩。影。條。滅。我。寄。你。這。封。信。後。那。只。船。一。開。就。怕。月。內。或。六。個。禮。拜。內。沒。有。船。開。因。爲。現。時。來。此。的。船。隻。很。少。至。少。須。俟。二。個。月。後。方。有。船。來。賽。雪。兒。你。想。想。將。來。我。再。見。法。國。海。岸。再。見。巴。黎。再。到。亨。克。路。再。上。五。層。的。樓。梯。再。拉。你。門。鈴。再。跪。在。你。面。前。此。情。此。景。那。能。不。教。我。樂。極。發。狂。告。別。賽。雪。兒。以。後。我。定。要。如。此。寫。來。決。不。再。教。你。看。了。傷。心。是。呀。那。些。話。說。過。幾。百。遍。了。多。說。原。也。無。味。告。別。賽。雪。兒。我。不。必。問。你。怎。樣。念。我。但。問。我。自。己。怎。生。念。你。那。就。可。想。而。知。告。別。賽。雪。兒。你。可。早。夜。祈。禱。盼。我。回。國。我。此。番。能。否。回。來。全。靠。你。祈。禱。的。誠。心。我。今。日。這。樣。快。樂。心。裏。倒。有。些。害。怕。只。怕。樂。的。太。過。分。了。賽。雪。兒。我。此。刻。頭。上。有。一。片。很。美。麗。的。金。色。祥。雲。晶。光。奪。目。好。像。天。女。鸞。車。如。今。這。朵。雲。正。向。法。蘭。西。徐。徐。撐。去。噫。看。呀。那。朵。雲。漸。漸。開。展。形。狀。像。鷹。張。了。翅。膀。呀。撐。得。更。快。了。雲。吓。雲。你。撐。過。賽。雪。兒。頭。上。時。請。你。告。訴。他。道。亨。利。時。刻。念。你。這。般。寫。去。怎。樣。收。場。然。而。若。要。散。心。決。不。能。不。和。你。寫。信。借。著。這。枝。筆。倒。

好。消。我。愁。懷。將。來。我。若。有。回。國。的。日。子。賽。雪。兒。你。見。了。我。這。樣。長。的。書。信。猶。如。我。盼。你。一。字。一。音。的。長。街。佛。相。同。告。別。告。別。賽。雪。兒。告。別。你。至。愛。的。亨。利。書。賽。雪。兒。看。了。這。樣。長。的。信。還。嫌。他。太。短。一。遍。遍。看。個。不。休。後。來。竟。似。讀。熟。了。的。書。字。字。都。能。數。背。誦。他。坐。在。繡。花。架。前。手。裏。繡。花。口。裏。不。住。的。低。聲。背。着。他。情。人。字。句。有。時。忘。了。一。二。句。便。把。原。信。取。將。出。來。仿。着。亨。利。筆。跡。抄。寫。幾。遍。非。至。一。字。不。漏。不。肯。罷。休。那。件。袍。做。得。也。有。了。眉。目。了。四。圍。花。邊。繡。的。精。妙。絕。倫。自。裙。帶。直。到。胸。口。却。是。花。朶。分。枝。有。幾。朶。朶。向。胸。口。繞。到。手。腕。有。幾。朶。繡。在。袖。口。其。餘。尚。沒。有。繡。齊。這。件。袍。總。算。做。完。了。一。半。其。餘。再。繡。三。四。個。月。就。好。完。工。算。來。亨。利。回。來。這。件。袍。正。好。繡。完。偏。巧。老。夫。人。忽。然。問。起。亨。利。消。息。他。老。人。家。以。前。雖。是。主。張。這。頭。婚。事。但。是。他。那。主。意。不。過。要。與。愛。華。反。對。不。願。教。外。孫。女。去。做。銀。行。家。媳。婦。並。沒。有。別。的。緣。故。也。不。是。和。亨。利。有。甚。麼。交。情。故。此。問。起。亨。利。消。息。來。好。似。問。閒。人。的。一。般。沒。甚。麼。了。不。得。賽。雪。兒。知。道。這。個。十。禮。拜。內。高。得。羅。未。必。有。甚。麼。船。來。一。天。天。照。常。過。去。耐。性。子。但。等。約。定。的。時。期。再。盼。望。他。如。今。一。愧。又。有。二。個。月。了。怎。麼。還。沒。有。信。來。心。裏。有。些。耐。不。住。了。後。來。又。接。到。一。信。這。封。信。却。是。非。常。可。喜。你。道。信。上。怎。樣。寫。法。那。信。寫。着。道。親。愛。賽。雪。兒。我。來。了。我。來。了。寄。信。的。船。比。愛。娜。培。先。開。八。日。愛。娜。培。本。來。行。駛。最。速。或。者。這。封。信。沒。寄。到。我。的。人。可。先。到。了。你。知。道。嗎。賽。雪。兒。我。來。了。我。發。了。大。財。來。了。此。番。的。生。意。除。將。五。萬。佛。郎。克。送。還。杜。華。先。生。又。賺。了。五。萬。佛。郎。克。餘。利。吾。叔。父。又。把。六。十。萬。佛。郎。克。送。我。三。十。萬。做。資。本。三。十。萬。送。我。二。人。

結婚的賀禮我統共有六十五萬佛郎克換成鈔票謹藏在身邊。養雪兒吓你知道我此刻怎樣歡喜我差不多真要狂了。我問船主道：愛娜培到底幾時開船？他說：天氣若無更變，三月十八號準定開船。萬一天氣不晴，遲幾日也說不定。却喜近日天朗氣清，我想決不致更改日子。這是千真萬確，我又好和我最愛的安琪兒、最愛的養雪兒彼此見面，千萬萬確我往時的恐懼都是萬沒有，事情上天保佑，竟賜我這樣好運，還把那股好運帶回法國。從此永遠享福無盡無窮，可見上帝真可愛，真慈悲，教我感激的五體投地。然而若沒有你這片真誠，早夕祈禱，那裡能感動天意？故此一半也是你的功勞。養雪兒，我從前苦惱時有個同伴，如今歡喜時也有個同伴，你記得那個航工嗎？娜摩真可憐，他不像我們，須要幾千佛郎克纔穀度日，他只消有了幾百個佛郎克足穀，一生安樂。我若把三千佛郎克送他，你想他豈不要樂得發狂嗎？我真把三千佛郎克送了他，借着你的名字，說是養雪兒送他的，他回去便好娶他的錦梅，將來生下兒子，第一個若是男，定叫他亨利，第一個若是女，定叫他養雪兒，以表不忘。由此可知此刻的娜摩也像發財回家的亨利一般快樂了。噯，只有八天，怎樣快嗎？但等八天，我這身子邊想你不能再近你，也像坐轎騎馬，雖不用自己行動，自有牽你近我身來的動力，猶如小孩食乳，既在母懷，不愁沒得乳食。如今有了日子，即便在船上，就攔十天，八日也很情願。養雪兒，我原不敢寄這信來，萬一遲到一二禮拜，或者一月二月，豈不教你盼的我苦，然而決不會這樣遲慢的。果然這樣時，我只好不來。

單等。你來就我了。總之坐着船身子不動。竟會到了法國。我就你和你。就我豈不是一樣道理嗎。天海長途。自己不能。毀縮短。即便心焦。也是無濟。我寫這信來。自己又不。會縮地。倒教。你盼望。我好。生焦急。真是不情。爭奈。我情。不自禁。又怎能。不告訴。你這個。好消息。因此。竟然。狂叫。起來。我來了。我真來了。只有八日。賽雪兒。你可。盼着我。近你。身盼我。可愛的。賽雪兒。我來了。就好。近你。身。近你。脚。賽雪兒。我忒愛你。你可對我。說道。亨利。我盼得。你緊愛得。你甚。你真來了。嗎。賽雪兒。告別。但候。八日。即能。相見。後會有期。賽雪兒。後會有期。你盼着我。罷。我來了。來了。賽雪兒。我真來了。賽雪兒。看了。此信。這一喜。非同。小可。立刻。跪在。聖母。像前。拜謝。上蒼。祝告了。許多。吉祥話。便去。老夫人。前送。好信。要知。亨利。是否。歸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盼才郎金盡途窮 繡婚袍淚乾腸斷

話說賽雪兒去到老夫人房裏報喜信時。老夫人正在那裏看一部艷情小說。書中情趣。比他外孫女這消息好聽。然而也不能不說幾句吉祥話。賀賀他。便在他外孫女額上親了個嘴。說道。好孩子。你現在可明白了。可憐。你母親。沒見識。竟把你許給愛華。還算我老眼不曾花。孩子們。休要忘了。我好處。這都是我一手作成。你們的賽雪兒。告別回房。心裏很覺難過。想來。這件事。分明是違背母親意旨。便去聖母像前。謝了上帝。又望空拜了四拜。求他亡故的母親。恕罪。然後把那封信看了。又看看罷。再去。做那件繡袍。看官。你想。賽雪兒。這件繡袍。原算定。亨利。回家的日子。慢慢地繡他。如今。只剩八日。亨利。就要到了。那

件袍如何趕得及。不知事。隨心轉。賽雪兒得了喜信。心裏何等快樂。繡起袍來。自然非常高興。針底下那花朵活潑潑地跳將出來。連花也帶着笑容。正如春光復照。一朵朵花兒都得了春氣。開的分外快了。這件袍當初他過那苦日子。如今却要同享榮華。休繡袍人。但看這件含笑袍兒。便知賽雪兒心中說不盡。怎生愉快。正是亨利信上說得不錯。賽雪兒嫌那鐘點太長久了。鐘點雖長。說不得。終須捱過黃昏。一到白天。就變做黑夜。夜間睡不穩。一聽門外馬車聲。登時驚醒。心想亨利信上不說愛娜培行得很快。也許比信先到。然也不可太盼望。或者正如亨利預料。遲幾天也是有的。至少再多候七八天。不可太形性急。忽又轉念道。我這樣盼他。豈不要發了狂嗎。倒是不盼他的好。賽雪兒口裏雖說不盼他。怎奈那個心決不肯如此聽得樓下稍有響聲。便去樓梯口觀望。聽得窗外有了馬車聲。便去窗口裏張望。第二天也是這樣過了。第三天。第四天。直到第八天。却弄得坐立不安。心想。今天他必來了。眼睛瞧着窗外發急。從下午二點鐘。直等到天黑。不會離過窗口。眼睛緊釘住阿奴路轉角上。一見車影。想道。這一輛必是亨利的馬車。了心裏突突亂跳。回想送亨利馬車轉入阿奴路去。彷彿是昨日的事。可知光陰迅速。非如意料。賽雪兒每晚也與亨利夢中跋涉。如今却好和他真人相會了。看看天色又要黑將下來。幸虧天氣晴煖。賽雪兒全夜的立在窗口。直到明日紅日初升。覺得四肢無力。眼酸心漲。眠上床去。時真要哭了。那能睡熟耳裏好似時刻聽見門鈴響。時刻從睡夢裏驚醒。坐這一天。真是心如火灼。眼如刀割。心想如

此。心。急。豈。不。把。身。子。急。壞。倒。教。亨。利。見。了。傷。心。只。好。竭。力。譬。想。譬。如。這。二。只。船。決。不。能。走。得。一。刻。都。不。差。愛。娜。培。難。道。不。會。遲。一。天。開。嗎。或。者。天。氣。不。好。耽。擱。上。十。天。半。月。也。是。有。的。這。三。天。不。必。防。他。了。然。而。不。盼。他。這。個。三。天。又。如。何。熬。過。只。好。又。把。繡。袍。取。出。在。四。角。加。繡。四。朵。新。花。三。天。易。過。一。恍。四。天。五。天。直。到。七。天。加。繡。的。花。完。了。不。妨。再。加。上。幾。朵。一。恍。又。是。二。禮。拜。怎。麼。還。不。見。亨。利。回。來。賽。雪。兒。此。刻。不。但。心。焦。心。裏。頭。着。實。耽。了。驚。甚。麼。恐。慌。都。有。眼。前。真。像。見。了。翻。銀。雪。浪。的。滾。滾。大。洋。並。颶。風。暴。的。雨。種。種。怪。象。心。想。愛。娜。培。到。底。怎。樣。亨。利。到。底。怎。樣。了。這。幾。天。賽。雪。兒。竟。像。上。了。大。刑。那。心。磨。拆。的。委。實。難。受。到。了。夜。間。那。白。日。種。種。恐。慌。又。變。了。很。可。怕。的。夢。驚。醒。過。來。細。細。描。摹。越。想。越。怕。全。夜。沒。一。刻。安。睡。不。是。夢。見。他。亡。故。的。母。親。便。是。夢。見。亨。利。遭。了。不。測。往。往。從。夢。裏。哭。醒。回。來。哭。聲。還。沒。有。停。止。一。個。多。月。了。爲。甚。麼。亨。利。還。不。來。呢。若。要。散。心。只。好。再。繡。那。件。袍。子。決。意。再。添。上。幾。朵。小。花。繡。在。花。朵。稍。希。的。地。方。誰。知。尚。有。一。件。難。事。你。道。甚。麼。那。老。夫。人。自。顧。不。暇。那。裏。會。算。計。度。日。的。法。門。賽。雪。兒。一。日。開。了。抽。斗。查。看。銀。錢。抽。斗。裏。只。剩。一。千。五。百。個。佛。郎。克。連。忙。去。到。老。夫。人。處。把。爲。難。的。事。告。訴。了。他。老。夫。人。道。不。妨。事。這。一。千。五。百。佛。郎。克。還。好。度。過。三。四。個。月。等。不。及。用。完。亨。利。難。道。不。回。來。嗎。賽。雪。兒。想。開。口。答。道。是。呀。但。是。他。萬。一。不。呢。這。幾。個。字。將。說。出。口。又。收。了。回。去。他。怎。敢。疑。到。這。個。上。若。要。真。有。了。山。高。水。低。不。但。天。意。太。酷。天。下。決。也。沒。有。這。般。苦。命。賽。雪。兒。聽。了。外。祖。母。這。幾。句。話。回。到。自。己。房。裏。倒。稍。稍。放。心。想。道。亨。利。怎。會。不。回。來。呢。

是了。因為耽擱的太久。教人放心不下。或者再遲數禮拜也說不定。況且亨利信上不是說過的嗎。愛娜倍也許不能就開。或者他已在途中到了。英國也許他已到了。法國這都是說不定的。不等這幾朵小花繡完。他定好回來了。賽雪兒於失望之中。氣爲之一壯。重去做那件繡袍。針線到處鮮花跳出一恍。又是三個月花已繡滿。這件袍真是美麗動人。有人見了都說這件袍活人穿着太美。只配獻給神像。穿去賽雪兒。又在大花縫裏嵌繡小花。一天正在繡花。忽見亞巴雪慌忙走來。倒教他嚇了一跳。忙問亞巴雪。夫人有甚麼變故嗎。亞巴雪道。謝天謝地。老夫人沒甚麼不好。小姐那抽斗裏的錢。却沒有了。我來請問小姐向何處取錢。賽雪兒聽了此話。頭額上如澆了一盆涼水。心想這個日子果然到了。便答道。不妨事。我去跟老夫人商議。一直就進了老夫人臥房。說道。祖母。我料着的事。今日果然來了。老夫人道。孩兒何事驚慌。賽雪兒道。我們的錢用完了。亨利尙不會回來。這個如何是好。老夫人道。哦！我道是甚麼不妨事的好孩子。亨利快來了。等他來了。再說。賽雪兒道。祖母的話。很。是。但是。一面等他。一面我們怎樣度日呢。老夫人把手篩匣尋來看。看一無所有。只有自己手上那隻長圓形的鑽石指環。嘆了一口氣道。咳！我原捨不得這個指環。然而沒奈何……賽雪兒不等他說完。便開口道。祖母。你只把鑽石賣了去。只要鑲上一棵金。豈不是一樣的戴嗎。老夫人嘆了三四聲氣。只好把指環脫下。交給賽雪兒。這女孩兒拿了一指環。不教一人知道。又不肯托人代賣。自己到寶石店去把鑽石賣了。八百佛郎。克又教店裏鑲上一

標金。豈靜悄悄。回來。連亞巴。雪。都不會知道。從此。賽雪兒。不但替亨利。担憂。眼前更有這件難事。心想。第一件。都是自強不來的。這第二件。須要預先。抵制。纔好。故此。第三日。再去。寶石店。取那。指環。時。隨手。帶上。幾篇。花樣。因見。那店。主人。爲人。厚道。賽雪兒。便把。花樣。與他。看去。問他。近處。可有。精於。描花。的女人。以便。求他。指教。那店。主連忙。把他。妻子。喚來。看了。花樣。店主。大爲。賞識。倒說。近時。沒見過。這樣。好花。情願。替。賽雪兒。攬些。描花。生意。不到。三日。居然。攬到了。大宗。生活。賽雪兒。每日。可賺。七八。佛郎。克工。資。這度。日。上。稍可。放心。又想起。亨利。來了。爲甚的。他。還不。來呢。一天。天。如此。耐去。終沒。有一些。兒消息。賽雪兒。心。胸裏。積滿了。愁恨。竟變成。呆呆。地。也不。哭。也不。笑。滿面。是陰。冷的神。氣。聽得。門鈴。響。也有。驚動的。時候。然而。一聽。鈴聲。知道。決不是。亨利。把半。拾的。身子。重復。坐下。只有。這件。袍。稍可。解。解他。悶。這件。袍。的空。地。都。教他。繾繾。滿。了一。恍。又是。三個月。到底。亨利。是凶。是吉。仍沒。有半。絲音。信。這三。個月。裏。把老。夫人。鑽石。錢。又用。完了。幸虧。賽雪兒。賺些。描花。工。資。敷衍。度日。每禮拜。他。把描。好的。花樣。送去。至少。也換。得四。五十。佛郎。克。回來。節。儉些。也很。費。用。度了。餘。下來。二。三。點鐘。工夫。還去。繡。他的。袍。因爲。這。袍。上。花。朵。都是。他。舊。時。件。侶。把。功夫。去。費在。袍。上。倒。像。和。老。朋友。共。聚。的。一。般。借。此。那。希。望。亨。利。回。來。的。心。也。不。致。消。滅。後。來。那。袍。上。最。小。的。孔。都。繡。到了。再。繡。決。沒。有。下。手。的。地方。這。件。結。婚。禮。服。竟。已。大。功。告。竣。一。天。賽。雪。兒。把。繡。袍。披。在。膝。上。悲。慘。慘。只。自。搖。頭。原。想。再。繡。上。幾。朵。小。花。誰。知。一。些。小。孔。都。尋。不。出了。正。在。此。時。忽。聽。門。鈴。大。響。賽。雪。

兒聽出是信差搖的鈴。三步并作一步。急忙趕下樓來迎出門去。果見從前常來的那個信差。手裏拿着一大封信。並不是亨利筆跡。却是個四方大官封蓋着。一顆官印。賽雪兒抖抖把信件接過。急得說不上話來。啞着聲音問道。這這是甚麼。信差道。小姐。我不知道。今天巡警總廳傳我們許多信差。問我們可知有一位姑娘名喚麥黎賽雪兒。我說往時倒曾到他家裏送過信。想必就是此人。這位姑娘住在阿奴路過去考克路第五號房。我說了這幾句話。巡警官把我話都記在一本書上。吩咐教我把此信送給你。小姐。這封信却是海軍衙門發付下來的。賽雪兒沉吟道。天啊。天這是甚麼意思。當下那信差轉身要走。說道。小姐。我想定是個好消息。賽雪兒搖頭道。我但盼一個人的好消息。可惜這不是他筆跡。信差開了門。要走。賽雪兒道。少待我付你信錢。信差道。多謝小姐。這是免費。官信不要郵資。說罷。自去。賽雪兒回到房裏。想要拆開這信時。滿肚子懷着鬼胎。又不敢就拆。後來把火漆印弄碎了。拔出一張紙來念道。

船主狄肯斯書於愛娜培船次。

今日即一千八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八號下午三點鐘。本船行經三十二度緯線。四十二度經線地方。船夥湯生正在船面巡查。據舵工娜摩慌忙報第五號官客亨利爵已經病故。同人與醫士維廉氏。隨同娜摩至第五號房。果見一人身死。視其面貌確係亨利爵。毫無疑義。據見證人娜摩

云。今日二點四十五分。享利子爵二臂一伸。氣絕而死。近前細視。果已氣絕。特來報告云云。後經同船搭客。曾與子爵治病之維廉醫士驗明。陳說如左。

余驗明。享利子爵。實因黃熱病致死。其病原已發於高得羅未動身之前三日。內病勢愈轉愈重。進步太速。醫藥無效。竟於今日下午二點四十五分鐘。在船病故。

同人等恐無憑證。謹將文件簽名蓋印。立此為據。

年 月 日 船主 狄肯斯 押

醫士 維廉 押

舵工 姆摩不識字特以 以代簽押

賽雪兒讀完此信。一聲大叫。仰跌地上。要知賽雪兒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得凶信急死老夫人 賣婚袍哭殺多姣女

話說賽雪兒一聲大叫。昏了過去。老夫人房裏聽得聲響。命他女僕前來看。是甚麼事情。那女僕亞巴雪連忙跑來。瞧見賽雪兒倒在地。上登時把他喚醒。老夫人不見亞巴雪回來。也就親自起來問話。老夫人進來時。賽雪兒已蘇醒過來。可憐那女孩兒傷心已極。便抱住了他外祖母。把剛才接到那封痛心絕望的公文。授給他外祖母看。這一張公文。分明是死。是永。是無情。是絕望。的照會。一看。那張紙。已是晦氣的。

樣子何必再去讀他文。無論他怎樣好人，一朝死去，甚麼叫做情人的恩愛，上帝的厚德，朋友的高誼，他都不問，只剩得冷凜凜陰逼逼一股子晦氣，所以接了親人凶信，連那封信也是晦氣色了。賽雪兒只自一遍又一遍的念道：咳死了，咳死了，死了！老夫人吃這一驚，非同小可，不但他外孫女終身無靠，便是他老人家也絕了後路。望只亨利升騰發達，攀着外孫女脚上也好。老來享福，以娛餘年，可憐他老人家聽了亨利回國的喜信，早打好了享福的算盤，而今已矣，亨利是死定了，鑽石是弄完了，資財掃地，鍋底朝天，除却一對活人，只剩二雙空手。他老人家尙不知道這三四個月用度都是賽雪兒指頭裏出產的那女僕亞巴雪倒有些兒知道，故此推說身子不好，要回家養病。已在老夫人面前說過二三，次想告退。老夫人留得緊，不好意思就丟賽雪兒，想不到他外祖母得知亨利凶信，竟爲如此發急，眼見他急壞了，顧不得自己傷心連忙把老夫人扶住，老夫人方纔原從床上一直跑來的，如今仍把他扶去床上，教他睡好。賽雪兒回來再看那公文，雖說亨利死了，心裏終有些信不過，要去打聽個實在。你道這公文豈不是實在憑據嗎？還去聽甚信息，原來活潑潑一個人忽然遭了橫禍，他親人決不肯就信，必要問個底細，即使明明知道他已死也須去探聽他致死的根苗，這是人之常情，不消細說。且說賽雪兒托亞巴雪小心看護着老夫人，自己戴上大帽，披上面紗，手拿凶信，下了樓梯，上了馬車，教馬夫直向海軍衙門進發。這凶信原有海軍衙門印章，要知消息，須到那邊去詢問。那馬車來到海軍衙門面前，賽雪兒下車。

將凶信交門上看過。問是誰人所給。門上說道：這是文案房發下來的。賽雪兒請人領到文案房。偏巧那書記官未來。只好立在那廂等候。過了一刻。書記官來了。說也奇怪。賽雪兒自從昏迷醒了之後。永不會流過一滴眼淚。賽雪兒問了書記官。那書記官答道：這張單子是愛娜培船從高得羅回來時。由潑拉毛夫寄來的。單外只有一張小條。寫的是：

一千八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八號。亨利子爵在愛娜培船上病故。現查英國無其親人。謹請法政府將此警信傳與麥雪黎賽雪兒姑娘。知悉。因子爵在船時。曾與舵工。姆摩談及。始知賽雪兒。即子爵未婚妻也。據姆摩云。麥雪黎賽雪兒。係法國居民。茲附呈子爵病故證單一。希請即查照。

賽雪兒聽着書記說話。似乎眼淚的水源枯了。淚水都向肚腸裏流去。浸得那心肝都要爆裂開來了。又問亨利那尸身。現在那裏。書記說道：照例船上死了客人。或水手。概不准把尸身帶回。拋在海裏。葬。就算完事。賽雪兒聽到此處。眼前一亮。宛像真見了滾滾大洋。自己倚在亨利肩。上在波耶尼海邊散步。那海水一波一波。只打他二人。腳上沖來。那書記問道：再有何事。問我賽雪兒。呆呆地立了一刻。也不聲響。回身謝了書記。走出衙門。此時纔明白亨利。死去了許久。我只自候他。那知道沒人知道。我住址。就擱到今天的。原來這件事。早已登過報紙。賽雪兒。永不會看報。焉能知道海軍衙門。查了許久。終尋不着。賽雪兒纔把郵差聚了。來逐個詢問。幸虧其中。有個信差。在十八個月以前。送過賽雪兒。姑娘。幾封書信。纔知

他住在考克路第五號房。賽雪兒回到家。中上了五層樓。梯正想拉鈴。瞧見門開。在那裏想是亞巴雪到了。鄰舍家去沒有關門。進了門口。一直就到老太太房裏。見他老人家頭靠着二個枕頭。睡熟在床上。不。便。驚。動。回。來。自。己。房。裏。走。到。書。棹。邊。把。所。有。他。寶。貝。翻。了。出。來。這。都。是。亨。利。寄。來。的。信。札。從。信。堆。裏。揀。出。他。波。耶。尼。寄。來。這。封。書。信。念。道。噫。海。濱。何。若。此。之。艷。麗。耶。令。我。心。胸。大。暢。如。羽。化。而。登。天。觀。乎。天。海。之。大。始。知。人。如。梯。米。造。化。無。邊。我。甯。居。前。此。二。人。並。立。之。海。邊。終。老。此。鄉。意。亦。良。得。於。此。海。邊。猶。能。見。卿。足。印。我。兒。卿。足。印。心。與。潮。流。以。俱。漲。此。心。遂。浮。至。粧。前。嗚。呼。賽。雪。兒。我。此。後。決。不。敢。再。以。凡。人。視。卿。我。之。愛。卿。如。春。花。之。愛。日。光。夏。海。之。愛。穹。蒼。亦。猶。地。球。之。敬。愛。上。帝。耳。噫。上。帝。恕。余。不。敬。天。神。之。罪。此。時。此。際。我。深。恨。迫。我。二。人。分。離。之。酷。運。死。且。不。顧。何。畏。他。哉。我。仰。觀。天。地。俯。察。萬。物。天。地。間。莫。不。有。團。合。之。特。性。如。香。與。香。雜。雲。與。雲。和。生。生。相。合。又。安。知。死。之。不。與。死。相。合。耶。餘。如。景。象。中。一。種。之。生。趣。無。量。世。一。種。之。界。限。極。樂。世。一。種。之。循。環。萬。類。皆。有。化。生。死。甯。能。不。化。生。乎。是。故。生。生。死。死。無。非。皆。化。合。之。機。關。能。化。肉。身。不。化。靈。魂。上。帝。創。生。不。創。死。聖。書。云。基。督。不。死。其。意。在。此。是。故。我。二。人。雖。至。於。死。離。不。分。離。賽。雪。兒。我。二。人。後。會。有。期。不。須。告。別。今。生。不。見。來。生。必。有。相。見。期。也。

賽雪兒念着這封信。沉吟道。是了。是了。可憐。亨利。你。說。得。不。錯。不。錯。不。錯。真。是。後。會。有。期。哩。正。在。此。時。忽。聽。外。廂。一。聲。大。叫。連。忙。走。出。外。廊。先。在。亞。巴。雪。房。門。上。扣。門。正。見。亞。巴。雪。面。皮。雪。白。一。言。不。發。迎。面。撞。出。

賽雪兒問道。甚麼事。叫喚亞巴雪。不做聲。賽雪兒連忙去到老夫人房裏。瞧見老夫人那個頭倒在枕邊。褥上一隻手掛落在床沿上。賽雪兒拉着他外祖母。手叫道。祖母！祖母！摸他老人家手時。已經冰冷。賽雪兒把老夫人的頭抱在枕上。枕好。撫摩了幾。次。連問不答。誰知老夫人冰冷不響。竟是一命嗚呼了。原來亞巴雪出去了一刻。回來。叫他不響。摸他冰冷。發起急來。故而大叫。一個人伴在此地。害怕。只好到他自己房裏。躲避。從前主人有錢。還好。驅驅人。如今。明知道窮。得和他差不多。了他人的閒帳。何必多管。不如自己清淨些罷。老夫人本是風燭餘年。亨利一死。眼見得命根都斷了。禁不住大憂大急。怎能不死。他老人家。決不知過日的難處。生平沒受過苦惱。這是第一次爲難。故此一急。便死死時。也不覺痛楚。倒也安逸。爭奈賽雪兒死了。情人正在傷心。如今又來這個大懊惱。真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了。賽雪兒跪在老夫人床前。祝告完畢。開發了亞巴雪工錢。把他辭去。隨將替他做飯的老實婦人。叫來商量。老夫入葬事。賽雪兒從來。雖沒有和鄰舍家。說過一句話。鄰舍人家。却沒個不愛他的。都說這位姑娘。生得真像天仙。下降十分可愛。故此知道他死了。外祖母不用相煩。一個個情願走來。幫襯。可憐賽雪兒所餘的錢。開發了亞巴雪工錢。已是分文不剩。如今安葬老夫人。那裡弄得到錢。除了這件繡袍。沒有第二樣變賣。只得開了。抽。取出那繡袍來。賽雪兒一見此袍。勒在心底裏。那些眼淚。滾浪似的。流個不住。幸虧如此。否則。他胸脯悶的。直要爆開來了。遂把繡袍攤在膝上。痛哭了一番。又把嘴去一朵。一朵。花上。親過一枝。

一葉沒有不親到的地方。一手舉起袍來仰天悲叫道：「亨利，亨利，叫罷，連忙披上面紗出門。自去他把這件繡袍送到顧繡店。店家滿口稱贊，都說這件袍若沒有二三年苦工，決乎繡不成。他然而一聽價錢，就知不是主客，不過送幾句好話罷了。這一天，賽雪兒東奔西走，在大巴黎城竟尋不出個主顧。第二天便是老夫人殯葬之期，賽雪兒仍是二手空空，只叫得苦。幸虧房主婦看不過情願取出錢來，叫衆鄰舍幫忙將老夫人抬去義地裏安葬，不在話下。到了第三天，賽雪兒又出去賣袍，撞了十幾個空。最後纔到花娘住宅裏，幸遇了那位王爵，被他傷心的模樣感動了，心巧在又要獻媚他，相好纔將此袍買去。王爵當日便把袍價付清。賽雪兒既有這三千佛郎克袍錢，將老夫人安葬的費用拜還了房主婦，說明明日早起就要出門。房主婦再三詢問，賽雪兒終不肯說出地方。到了明日，這女孩兒果然走得不知去向。鄰舍家都說這樣好姑娘將來決不落簿，休說還了房主婦這票大錢，即便不還能把銀錢去結識。這位姑娘也算得僥倖。賽雪兒去後，鄰舍家初二很說起他好處。後來一天一天冷淡下來，連賽雪兒三個字都聽不見了。正是：萬般富貴終成夢，蓋世功名都是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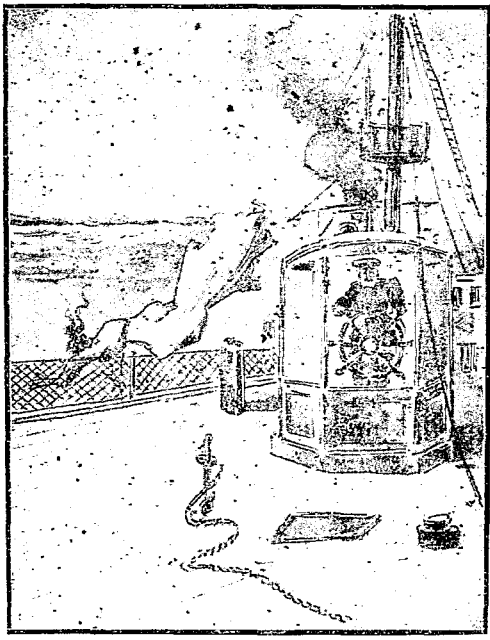
結尾

自從賽雪兒沒了影跡，三個月後，有隻商船趁着熱帶順風，正向安的爾進發。這商船並非別個，便是諸君所知的那艘愛娜塔。這愛娜塔離去英京約有二個禮拜，滿載英國貨，開往高得羅。正在下午五點鐘。

時。船面。巡查的。喊道。陸地！陸地！船上。水手。人等。都來。船面。觀看。那搭客。之中。有一位。女客。約在。十九。二十。歲。年紀。那女客。走近。舵工。身傍。時。舵工。恭敬。敬立。在一邊。脫下。帽來。對女客。行禮。女客道。我聽說。見了。陸地。是嗎。娜摩。舵工道。是啊。賽雪。兒。小姐。女客道。這是。甚麼。所在。舵工道。亞查。島。女客道。以後。說。到此處。忽然。停住。從。悲慘。裏。勉強。裝做。笑容。把。眼光。向。遠方。游覽。了。一遍。又。轉向。舵工。面前。問道。你。不。說。指。給我。亨利。先生。海葬。的。地方。嗎。舵工道。是了。小姐。到。時候。我。必。告訴。你。女客道。離。此。遠。嗎。舵工道。大約。四十。英里。女客道。如此。說。來。我們。四。點。鐘。就。好。到。了。舵工道。小姐。這。船。走。的。原。是。熟。路。一。些。也。不。會。走。錯。那個。地方。小子。記。得。清。清。楚。楚。小姐。放心。女客道。你。決。不。會。弄。錯。嗎。舵工道。呀。小姐。決。不。會。錯。的。那邊。正。是。第一。島。和。第二。島。交界。轉。角。的。地方。今。夜。又。有。好。月。亮。恁。樣。看。不。出。來。女客道。這。就。好。了。娜摩。你。好。好。看。住。在。未。到。那。裏。半。點。鐘。前。你。來。喚。我。舵工道。小姐。只。顧。放心。小子。須。來。喚。你。那。女客。低。了。頭。走。下。艙。去。進。了。他。第。五。號。艙。房。把。房。門。閉。上。不。到。一。點。鐘。聽。得。上。面。飯。鈴。響。客。人。都。去。飯。室。裏。用。夜。飯。獨。不。見。那。女。客。上。來。吃。飯。他。本。不。當。走。出。來。故。此。人。家。都。沒。有。留。神。只。有。船。主。知。道。叫。人。下。去。問。問。可。要。把。夜。飯。搬。進。房。去。吃。女客。回。說。不。用。當。下。那。隻。船。順。着。風。走。得。很。快。每。點。鐘。能。行。十。海。里。已。到。了。亞。查。島。客。人。吃。罷。夜。飯。都。上。船。面。來。呼。吸。空。氣。憑。眺。海。景。船。主。狄。肯。斯。正。在。甲。板。上。與。大。夥。湯。生。閒。談。舵工。娜摩。却。呆。呆。地。立。在。那。裏。船。主。和。湯。生。時。刻。把。眼。角。瞧。那。舵工。後。來。二。人。都。來。到。舵工。娜摩。面。前。立。定。船。主。道。娜摩。這。個。不。

就是他。娜摩道：你不問的是亨利先生常說起的婦人嗎？船主道：是啊。他不就是賽雪兒嗎？娜摩道：正是。他船主回頭對湯生道：湯生，你聽見嗎？我料想必是他果然的不錯。又問娜摩道：他去高得羅做甚麼？娜摩道：你原來不知亨利先生有個叔叔，他不是高得羅大富翁嗎？想是前去尋他叔叔哩。那船主和湯生便走開去閒談，不在話下。漸漸天色昏黑，水手送上茶來，請客人用茶，仍不見賽雪兒。又把茶送去他房裏。賽雪兒又說不用原來這裏。天光夜得很快，八點鐘已經全黑，到了九點鐘，甲板上客人都去艙裏安歇，只剩舵工和湯生二人。那隻船走的好似射箭一般的快，方到九點半鐘，一輪明月自亞查島後漸漸升高，照得地平線間那個海島碧清如畫。亨利海葬的地方將近來到，娜摩居然一諾千金，連忙叫賽雪兒上來。賽雪兒連忙走上甲板，但見換了一套純白衣裳，渾身雪白，面上罩着白紗，倒像新娘，娘結婚時裝束，顯得分外窈窕。賽雪兒拉了把椅子，坐在娜摩近邊。娜摩倒弄得懂不來，心想這套衣服換的却也奇怪。上來看看何必如此梳裝打扮？哦，是了，想必是追祭他情人，顯着恭敬罷了。賽雪兒問道：我們快到了。是嗎？娜摩道：是啊。小姐再歇半點鐘就到了。賽雪兒道：你認得准地方嗎？娜摩道：這個自然。那時小子同船主親自動手的。賽雪兒道：呀，娜摩，我終沒有問你亨利先生臨死到底是何神氣？今夜倒要問個明白。到底是怎樣死的呀？娜摩道：咳，說出來又怕得罪小姐，怕小姐恨我。賽雪兒道：娜摩，吓，譬方你錦梅遭了橫死，那死尸又離你很遠，你難道不要問他怎樣死的嗎？若有人把詳情說與你聽，你難道不感

激。那。個。人。嗎。姆。摩。道。小。姐。說。那。裏。話。來。真。要。這。樣。小。肯。叫。他。三。聲。老。子。那。有。不。感。激。的。道。理。賽。雪。兒。道。你。既。知。道。如。此。為。甚。的。不。說。豈。不。很。心。姆。摩。道。我。說。我。說。小。姐。讓。小。子。慢。慢。地。說。來。亨。利。先。生。這。樣。好。人。真。也。少。有。從。高。得。羅。動。身。就。送。我。三。千。佛。耶。克。怎。能。不。教。小。子。愛。煞。不。然。今。世。娶。不。成。我。心。愛。的。錦。梅。了。將。來。這。個。樂。處。都。是。亨。利。先。生。作。成。我。的。那。能。不。把。他。當。我。老。子。賽。雪。兒。聽。到。這。



上。竟。大。發。寒。熱。小。子。就。去。叫。了。替。工。好。自。己。伏。侍。他。可。憐。亨。利。先。生。熱。的。發。了。昏。然。而。他。還。認。得。我。小。姐。亨。利。先。生。並。沒。有。別。樣。心。思。一。心。一。意。的。想。念。你。口。裏。不。住。的。叫。着。你。小。姐。名。字。說。你。一。個。人。在。家。怎。生。

裏。嘆。道。可。憐。呀。亨。利。你。如。此。慷。慨。恚。樣。多。情。姆。摩。道。當。時。斯。密。斯。醫。生。說。道。亨。利。先。生。得。了。一。病。小。子。立。刻。夾。一。位。水。手。擋。了。舵。自。己。連。忙。去。看。他。他。說。心。裏。難。受。沒。甚。要。緊。誰。知。到。了。晚。

寂寞。怎樣可憐。賽雪兒聽到這裏。低聲叫道。天哪。天！念到第二個天字。那眼淚。噉噉地。淌下來。賽雪道。是的。他提起英國那所小房子。那個花園。波耶尼的海灘。還有結婚用的繡袍。說你做這件袍子。將來包你們二人。在一塊兒的。賽雪兒道。可惜呀。這些都是眞事。賽雪道。他那個病。小子一看就知道不妙。小姐你那裏知道。他害的却是黃熱病。小子見過許多人。犯了黃熱病。沒一個能醫治好。都是一半天就死的人家。又說這個病。最易傳染。沒人肯伏侍他。又說這是瘟病。染着了。就死。說得非常可怕。小子自己對自已說。道。賽雪呀。賽雪一個人要在危險中。纔見得交情。眞假這件事。你應該做的爲甚。不去做去呢。故此小子就對船主說。道。船主。快替我。尋個替工。我這個身子。如今沒工夫。把舵。須到亨利先生。床邊去。盡點兒心。終日終夜。伏侍他去。咳。先生如此病重。怎好沒個盡心伏侍的人呢。船主便命老水手替我把舵。一面對小子說。道。舵摩。你眞是好心。眼人。船主又對我說了許多利害。小姐啊。這黃熱病。最可怕。我怕我萬一染病死了。又沒個擋舵。熟手。很替我擔憂。我說！船主我們已過了熱帶。只要眼睛不瞎。小孩子也能。把舵。準包你太平。無事。安抵潑拉毛。夫。就是若使小子果然染病。身死。我那口袋裏。只有三千個佛郎。克這都是亨利先生送我的。請你把這筆錢。一半分給我。老娘一半。送給我。錦梅我死也瞑目了。船主道。好孩子。去罷。你既有這片好心上。帝定能保佑你。決不致染病。賽雪兒聽到這裏。仰天長嘆。賽雪道。那病勢。一刻比一刻凶險。小子並不會離開片刻。當下亨利先生已不省人事。連我也認不得了。時時喊道。

火！我呼吸的全是火爲甚的給我火吸又喊要水喝又叫你小姐名字賽雪兒賽雪兒叫個不住他說你二人原是恩愛夫妻爲甚硬把來拆散然而何論如何拆開你小姐必去跟他他的賽雪兒道賽雪兒說得不錯賽雪兒道所以那一夜猶如火燒小子時刻談起你小姐借來安慰他明見他認不得我了然而一提你小姐的名字亨利先生那身子便一震稍稍清楚問我要紙筆想是給你寫信小子順着他意思取了枝鉛筆給他見他纔寫賽雪兒三個字便推開紙筆喊道火！火！你又給我火吸嗎賽雪兒道那時他一定很難受賽雪兒道這件事真也說不清有人說病人失了思想力便不覺痛楚有知覺纔有痛苦這句話小子不很相信如此說來畜類那裏有甚麼思想打他爲甚的也會叫痛呢閒話休談那日晚上連我傍觀的也受不住何況他本人那醫生每點鐘必來看治替他放了些血又把芥末醬替他擦亨利先生只自搖頭那醫生雖則盡心爭奈犯了真病沒有方法小子愈看愈不像頭路心裏急得哭起來了後來熱氣一退那條性命也隨熱氣一塊兒退走了他熱得利害時常要下床說是要去迎接你等到亨利先生死後小子還撫着他手坐在他床邊哩咳！小姐你明白嗎亨利先生並不是很弱的人小子又並不是很強的身子恁地他就死呢賽雪兒道上帝啊上帝求你恕罪賽雪兒道他沒聽見又說道愈熱愈軟二三次忽然清醒過來我道他有了轉機誰知道了二點五十五分可憐我亨利先生那靈魂竟上了天堂了小姐我見他猶如見你他臨終時還坐起身來四下裏張看念着你名字剛念到賽雪兒

二個字就倒下死了。賽雪兒道：以後便怎樣。娣摩道：小姐你那裏得知船上講不得禮數。況且亨利先生又是傳染病，病死的人，小子把鏡子在他口上照了，一照他呼吸停了，便去告訴船主，完了，他真的死了。賽雪兒聽到此處，暗地裏叫苦道：天吓天，你可不能怨我。娣摩道：那船主說道：咳，娣摩，他既升了天，你來來我們先寫下一張憑據，好教他親人知道。你然後就去把小子道：船主我暫時告個假，我的公事尚沒有辦完呢。可憐那亨利先生，誰肯把他去縫在袋裏，我不去還有誰去。他原是很體面的客人，又不是個狗，那能毀隨便向海裏一拋呀。船主道：你說得有理。早些兒去辦罷。小子便點點頭，立刻動手。小姐吓船上客人誰能毀像我們一樣心腸，他們都怕染着瘟病，反盼望早些把死尸棄掉哩。這件事沒甚麼為難。不消一刻，小子把亨利先生來包好縫好，便去告訴船主。說亨利先生已經包在布袋裏。船主道：你在他腳上可曾放上炮碼。小子回說：放了。二個船主，二個我們待朋友，不可太簿。多放上一個打甚麼緊。船主道：咳，這樣罷。快叫水手們把尸身抬上甲板來。小姐水手們都怕染病，那肯抬他。小子親自把他抱上甲板，安放在一塊板上。那船主原是愛爾蘭教會中人，即在尸邊祝禱了。幾遍，便命小子把板一舉，將尸身滑入海裏。甚麼都不見了。賽雪兒道：好娣摩，多謝我們快到他海葬的所在了。娣摩道：是呀。小姐不消五分鐘，就好來到你。不見前面最近的島上，那棵大棕樹嗎。本船大桅和那大棕樹一線齊的地方，就是賽雪兒道：請問那尸身，可是這邊滑下去的。娣摩道：左邊左邊，立在這裏，看不見我們，却被大桅遮

沒。卽。在。船。梯。和。護。桅。索。的。中。間。賽。雪。兒。道。是。了。答。應。着。賽。雪。兒。連。忙。轉。向。大。桅。前。去。珊。摩。嘆。道。咳。！。這。位。姑。娘。真。可。憐。賽。雪。兒。道。珊。摩。到。了。實。在。地。方。你。須。要。告。訴。我。珊。摩。道。小。姐。放。心。珊。摩。灣。過。頭。來。看。時。見。賽。雪。兒。正。跪。在。甲。板。上。祈。禱。過。了。數。分。鐘。舵。工。那。雙。眼。睛。緊。看。住。海。島。上。這。棵。棕。樹。等。大。桅。和。棕。樹。走。到。一。條。線。上。便。喊。道。此。地。就。是。賽。雪。兒。應。聲。亨。利。我。來。也。但。聽。撲。咚。一。聲。水。響。那。巡。查。的。大。叫。道。跳。海。！。有。人。跳。下。海。了。當。下。這。愛。娜。培。行。的。如。射。箭。一。般。珊。摩。連。忙。繫。住。了。舵。追。上。來。看。時。只。見。船。後。水。下。白。濛。濛。地。打。幾。個。盤。旋。猶。如。一。片。烟。霧。愈。沈。愈。下。竟。影。跡。全。無。了。從。此。滿。腹。情。腸。隨。水。冷。一。丸。淡。月。照。江。寒。（完）

校△正△ 本篇開首西文 *La Robe de Noas* 又 *Cecile* 西字錯排 *La Pobe de Noas* 及 *Cez* 特此校正



目價畫圖術美種各局書正有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韓昇雪霽圖幅。元王叔明青下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幅。元吳仲圭墨竹幅。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幅。明董香光山水幅。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幅。王麓臺仿大痴山水幅。王石谷仿荆浩山水幅。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二。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雨峯妻方白蓮夫人畫社開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希壽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橫幅。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捲圖卷。明仇十洲山水雲捲圖卷。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谷畫冊之三四。御題南田畫冊第四第五。湯雨生桐陰書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如秋林蕙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漁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揮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栢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尚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畫馬。郎世賢畫虎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統扇圖。王廉州雲密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擬退思巖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雨峯畫蘭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畫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文衡山山水軸。明仇十洲蓑衣圖。王煙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畫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揚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館深松仙圖。查一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畫花沈。南嶽秋棠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鐘馗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幅。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藕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政七孺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風圖。王石谷盧鴻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目價畫圖種各印精局書正有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鷓鴣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峰萬木圖。董蔗林水仙圖。壽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放性小照天香滿院圖。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鰲圖。王廉州松潤泉聲圖。王石谷鳥子鶴王漢傑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倕殘臘分粥。羅兩峰飲篋圖。錢叔美仙壑蝶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第十一集 每冊二元五角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長分三幅。惲南田做惠崇花塢夕陽卷分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分二幅。黃應龍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分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分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分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

中國名畫第十二集 每冊一元五角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蔻圖。明王元度畫牡丹菊。明金本清太僕畫雙鉤竹石圖。明張二山水。明藍田叔雲壑秋高圖。惲南田做宋人畫鸚鵡。王石谷畫冊之十一。王麓臺晴峯巒翠圖。石濤上人山水大軸。石溪上人山水大軸。黃輿瓢東坡得硯圖。黃尊古歲寒圖。金陵明梅花。梅遠公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鐵生枋王叔明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畫扇。

中國名畫第十三集 每冊二元五角

宋人畫鴉鵝秋菊宮扇。元人畫嬰戲圖。顧見龍仕女停琴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明松溪高隱圖。惲南田畫菊圖。王石谷畫子美詩意。石谷冊之十二。王麓臺畫虞山圖。楊子昂山水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石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畫靈巖高捲圖。

中國名畫第十四集 每冊二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宋人畫玉筆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卷。趙仲穆畫馬橫幅文衡山筆墨山水卷。唐六如山居圖卷。吳墨井雨散煙橫圖卷上。吳墨井雨散煙橫圖卷下。王烟客做大狗筆意長卷第一。王烟客做。大狗筆意長卷第二。王石谷籀山壽雪圖。五彩珂羅版印惲南田做子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虛雁圍屏十二軸上。邊壽民畫虛雁圍屏十二軸下。楊子昂畫百禽圖精品卷一。楊子昂畫百禽圖精品卷二。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卷。戴文節節賞湖春景圖卷。顧西樵摹亭送別圖卷。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中國名畫第十五集 一名(名開實繪) 每冊洋一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陳永女士工筆花卉卷一。黃皆令女士山水立軸。徐湘蘋夫人渡海觀音像。冒巢民短人金曉珠花鳥立軸。冒巢民短人蔡女簪荷花為蕊。范雪儀女士木蘭從軍圖。范雪儀女士張敞畫眉圖。馬湘蘭畫蘭竹石。韻香女士蘭竹石。隨園女弟子廖縉雲女士設色花蝶冊一二三四。明韓媛絲綉寫生冊一二。五彩珂羅版印吳香翰女士牡丹中國名畫集全一分共十集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 精製名畫外集已出五十種 可任
木匣十種用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 人最
佳購者連匣實洋念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册 開水畫香光生平
得意之作共十八頁 平開藏本全册價一
元二角
- 第二冊 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
角 郵費五分
- 第三冊 王山水合册 南田墨筆山水四
合為一册 誠精妙之品 現為陶齋尚書所藏
定價一元
-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
叔平相國題誌共為一册 定價六角
-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册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最
佳之作 每册定價七角
- 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程德恭觀
定價八角
- 第七冊 御賜竹壚山房王孟端畫
卷 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壚山房者 高宗
寶也 合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册 陶齋尚書
君及董香光十人之軸 擇選佳品 裝為一册
一元
-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 文
徵明書羅漢贊 文
- 外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 極精之
作 平開藏本定價一元五角
- 外冊 四王惲吳山水合册
許應客一頁 廣州一頁 石谷二頁 處台四南
田三頁 墨井一頁 皆極精之作 願鶴逸觀察
藏八角
- 外冊 金冬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冬心
之超逸字之可愛 題句之有味 均稱得未曾
有 共十二頁 一册定價八角
- 外冊 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此册十
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名家 誠為石谷
生平合作 此册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 陶齋
尚書所藏之册 端稱雙璧 發明眼人 當自知之
後 有吳榮光題誌一頁 辛仿臨部郎藏 茲用
河羅版精印 以供同好 每册定價一元五角
- 外冊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
為增
華民觀察所藏 極工秀之能事 最便於臨學
共印成一册 定價六角
- 外冊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岫遠
○大孫子 ○趙左 ○張子羽 ○蔣南田 秋聲圖
○賜 ○王忘菴 ○王宸 ○王虛舟 定價一元
- 外冊 錢叔美山水人物册 此册精
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 全册十二頁 樊奕山
方伯藏 定價一元二角
- 外冊 羅兩峯畫册 此册為兩峰精意之
作 樊奕山方伯藏 每
頁有伯題詠 方于上 端稱三絕也 每册十
定價一元
- 外冊 王廉州山水册 此册為王氏家
失者 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 畫乃仿宋元各
家 初為六幅 後復增仿倪一幀 又自題兩幅
共九頁 誠為廉州得意之筆 也 定價八角
- 外冊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此
為著名劇迹 屢見著錄 經火焚缺 少許 有程
孟陽沈峯程清溪王遂心錢茶山諸誌 誠至
寶也 陶齋尚書藏 定價大洋五角
- 外冊 明代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
蔡觀察藏 浩伯每册定價八角
- 外冊 國朝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
蔡伯浩觀察藏 每册定價一元
- 外冊 扇面第三集 定價一元
- 外冊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定價八角
- 外冊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
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册
定價一元
- 外冊 戴醇士山水花卉册
定價大洋八角

錄目聯楹畫圖術美種各印精局書正有

大畫片類

五彩珂羅版印

○五彩大中堂五種

沈南蘋柳陰鸚鵡圖 沈南蘋鴛鴦鸚鵡
 呂世燾翠兒戲鸚鵡圖 吳墨井村莊歸棹圖
 唐六如翠鴉高樹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五彩小中堂五種

戴醇士深山讀易圖立幅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王小梅美人立幅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唐六如寒林新雁圖 每幅大洋一元

珂羅一號中堂大畫片十五種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大幅 南田鮑菊圖
 高其佩鐘馗像 沈翠蘋柳陰鸚鵡圖
 沈南蘋五倫圖 慈蔭太后硃筆葡萄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王叔明香下隱居圖
 蘇東坡畫竹墨寶 石濤溪山釣艇圖
 王石谷松雲垂綸圖 董香光山水大幅
 丁南羽瀟湘漁酒圖 仇十州墨筆人物大幅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每張八角 綾綾一元三角

珂羅二號條幅畫片六種

湯樂民桐蔭懸環圖 王小梅人比黃花瘦仕女條幅
 王小明柳陰鸚鵡仕女條幅 彩色黃華道人花卉
 顧西眉仕女條幅四張共一元二角
 輝南田竹石古柏小軸 順治御筆畫遠浮渡江圖
 每張大洋五角 綾綾一元

珂羅三號大畫片十三種

版印 王叔明香下隱居圖大幅 王石谷仿天游生山水大幅
 王石谷竹林樓鶴圖大幅 王石谷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大幅
 王石谷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大幅 御題仇十洲畫臘梅水仙大幅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大幅 仇十洲彈箏優美人大幅
 王石谷平坡山澗圖大幅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大幅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大幅 郎世燾墨戲圖大幅
 王烟客擬峯一筆意山水大幅 每張大洋三角
 今上宣統皇帝二尺餘大幅御容

楹聯類

新法印宣紙大楹聯五種

用特別新法印出與石印不同比真蹟無絲毫之異計先出
 劉石菴七言一 又八言一
 左宗棠七言一 張廉卿八言一
 翁覃溪六言對一 每對大洋一元

石印書屏掛小楹聯十一種

選擇名人最精之聯繪成三尺 張得天七言一
 王夢樓七言一 李春湖七言一
 翁覃溪七言一 陳玉方七言一
 劉石菴七言一 戴醇士七言一
 鐵梅卷畫與夫人七言一 顧南雅七言一
 陳勾山七言一 梁山舟七言一

楹聯第一輯

楹聯第二輯

每對定價大洋兩角已識者加綴工洋四角
 共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定價大洋四角

5.44

賽書完